

# 貞孃屠虎

武俠小說

鄭證因著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技擊長篇小說

貞  
孃  
屠  
虎  
記

鄭證因著  
吳志學校

技擊長篇小說  
貞 孃 屠 虎 記

目 次

鄭 證 因 著 吳 志 學 校

第一章 武師女誤嫁中山郎……………一

第二章 入岐途家庭伏慘禍……………二六

第三章 屠耐貞殺女全血胤……………五〇

第四章 老鏢頭夜探五丈嶺……………七四

第五章 賄禁卒犯獄救惡婦……………九五

第六章 刺淫賊貞魂歸離恨……………一一五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5 6471B

技擊長  
篇小說

# 貞孃屠虎記

鄭證因著  
吳志學校

## 第一章 武師女誤嫁中山郎

陝西關中道，五丈嶺西，沂水之陰，大散關以北，中郎驛。這個驛站是入甘肅的要道，這一帶山勢起伏，林深菁密，道路紛岐，關中道所屬的地方，以這一帶地方最爲險惡，也正是草野豪強，出沒之區。更兼這一帶，離着邊境已近，地方官吏職守所在，各有界限，更促成了不法之徒，假遁逃之地。在這一帶因爲山路太多，行旅很是艱難，可是奔大散關也算一個官站驛路。

這一帶出了一個綠林的豪強，他們標榜叫關中五弟兄，作些個沒本錢的生涯，更懷着不軌之心，暗中成了一個有團結的組織。手下漸漸聚集了不少亡命之徒，做些殺人越禍不法的勾當，更假造出來許多煽惑愚民，引誘人入伙的方法，他們的黨徒居然也散佈在各處，這五弟兄個首領，名叫子震，本是一個破落戶出身，自幼也練過一身功夫，爲了狡詐多謀，耳軟多疑，他竟勾結了幾個強梁不法之徒，養成了勢力，盤踞五丈嶺中，巢穴隱祕，官家也屢次緝捕他，這五丈嶺也是太白山脈，綿亘數百里遠，山勢險峻，官軍來

了，他們立時遠竄，隱匿在深山野谷中，道路熟，官家是不能常常的把這五丈嶺完全封鎖了，趕到官家一撤走，他們仍然出現。

這關中五弟兄的首領子震，絕不像俗傳的綠林，在什麼地方開山立案，毫無顧忌的，自己給官家按上了目標，他所盤踞的地方，是時時移動。這班匪人信息尤其靈通，關中道所有聚司保衛地方的官軍，只要一有什麼舉動，差不多他這裏全得着消息，立時把巢穴遷移，可是官家對於他們十分注意，雖則是一個小股的匪衆，可是他們行爲舉動，不僅於是劫掠搶奪，常常用這部下到處作出兇殺報復的情形，因爲他到處隱匿收錄黨徒，不全是同在他一處作這盜匪的生涯，有的依然是良民百姓，散居在各地，暗中的做了他們劫掠盜竊的眼線，他們有時這五弟兄到各處去，就用他本黨的黨徒，所住的地方，作爲他的落腳處，這尤其是他們最容易逃避官家耳目的方法。這關中五弟兄作惡的情形，已被陝西省督府所聞，屢次的用嚴厲的公事，指令有職守的官弁，撲滅他們，以靖地方，而安良善。只是公事任憑怎樣緊，地方官吏無論怎樣設法剿捕。只是這五弟兄始終未曾落網。不過經過官府這麼嚴厲對付，他們鋒芒稍微的斂跡一點，地方稍微安靜些，官站驛道上也不常出事，那知他的黨徒中竟在這時在中郎驛演出一幕兇殺的慘劇。

這中郎驛驛鎮很大，足有三千餘戶居民商舖，這一條長街上，就有三四家大店，做買賣的十分興隆

，因爲這中郎驛再趕下一站，就是大散關，所以從東來的商販客旅，必須趕到這一站，下一站才可以用一天的工夫渡過大散關，所以這中郎驛，是一個商旅聚集之所。地方一大，人一多，良莠不齊，宵小混跡，這就是難免的事了。在中郎驛驛鎮的北後街，緊靠驛鎮的邊上，名叫七孔橋，這七孔橋一帶，也正是離開驛鎮的地方，有一道河流，和一個地名叫枯樹屯的村莊相對着，由枯樹屯到中郎驛來，必須借着這七孔橋才能進驛鎮，在這七孔橋南邊，有一戶人家，他這所房子四無居鄰，房屋的年代也很久了，有的已經磚土剝落，牆頭半塌，全沒有人收拾，可見這所房子中的主人，是一個已經家勢衰微，走向窮困的道路的人家。從他牆頭望見院落內那棵古槐，也可斷定這所房子最少也在百年以上。

這宅中住着的人，姓蔣名鵬飛，他家裏在從前可以說是一個安善良民。父親蔣守義，是一個專跑甘肅一帶的行商，做了幾十年的買賣，受了一輩子的風霜之苦，人是又老實又拘緊，只是時運不濟，又被他拘緊老實所誤，空受了一輩子勞累奔波，到老來依然沒留下什麼，在這中郎驛，已經住了兩三代，只有幾十畝田地，不過將够養贍家小的。只生了蔣鵬飛這一個兒子，母親陳氏，也是一個老實人，蔣守義終年在外邊經商，對於蔣鵬飛自然沒功夫管束教訓，他家中雖然不是什麼富厚的人家，但是住在這鎮人，也算是豐衣足食，一個少年的人，平常都說是樹大自直，這個話實在靠不住，那得本質多好的，才會順序的長起來

，不常的資質，沒有好好的培養，極容易墮落下去。蔣鵬飛到十七八歲上，漸漸的被本鎮的一班無賴的少年引誘，日趨下流，呼朋引友，賭博嫖娼，無所不爲，母親陳氏，那麼懦弱無能的婦人，怎麼能管他，他家中還有兩個妹妹比較能料理事，大妹妹慧珠，二妹慧娥，全看出哥哥日趨下流，實在危險，只自己是一個做姑娘的，有許多話難以出口跟母親說，母親是既溺愛又老實，那裏能管束得了，蔣鵬飛是沒讀過，他父親蔣守義回來時，把他薦到中郎驛的一家買賣舖去學生意，他也沒幹到三天和人家吵起來，辭事不作，仍然渡着他的放浪生活，他慧珠妹妹看到這種情形，在萬分無法之時，託了一家，是蔣守義的朋友，把他送到驛南殷家集，舖把武場的萬勝長拳樂道強那裏，叫他練習武術，這種事正合少年人的脾胃，他慧珠妹妹更暗中託咐他這父執，教這位教武的老師，加緊管束他，索性連家也不叫他回，住在師父那裏，這次慧珠姑娘的主意倒是不差，他倒很高興的學起武來，趕到他父親蔣守義作買賣回來時，慧珠姑娘背着母親，把哥哥的情形告訴了父親，姑娘更示意父親，早早的給哥哥娶一房妻室，一來可以收束他的野心，二來也可以幫助母親料理家務。蔣守義把這件事倒是罣在心上，這次出去到長安得就隔許多日子，也是事情巧，無意中和一班經商的朋友談起家事，朋友們聽在耳中，也替他留了意。他們這跑長路的客人，和鏢行是最接近的，長安萬勝鏢局，鏢頭是八卦刀屠金榜，人是很慷慨，也好交朋友，和蔣守義也是好多年的交往

，很替蔣守義走過幾次鏢，這位屠鏢頭，最喜歡蔣守義的誠實規矩，他認爲是作買賣中最不容易多得的人物。只要蔣守義和同夥的客人到了長安辦貨，不論用得着鏢局用不着，那鏢頭屠金榜必把蔣守義請到鏢局裏去，住上個三天兩日，方肯讓蔣守義等走。

這次又和其餘的人住在他鏢局裏，在談話中朋友們提起蔣掌櫃這麼大的年歲，一個兒子，兩個姑娘，三椿大事，他是一椿未曾辦了，難爲他這麼大的年歲，整年的在外邊，受盡了辛苦，你說這種事也難說，他自己不能常在家，兒女的終身大事，誰來替他主張呢？這班人不過是說閒話。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這位萬勝鏢局的鏢頭屠金榜，竟動了心，他女兒屠耐貞，已經二十一歲了，因爲找不着合適的人家，所以尙未出嫁，老鏢頭也深以這件事發愁，女兒長的相貌十分俊秀，屠老鏢頭更親自教過她六七年的功夫，拳脚器械，雖然沒有多深的功夫，可全拿的起來，不過屠老鏢頭，對於鏢局這種行當，自己全作膩了，整年在刀尖上滾，露的起臉，現不起眼，不禁碰，不禁磕，只要一失脚，立刻是一敗塗地。

所以對於這種買賣自己灰了心，女兒也不願意再找這一行的主兒嫁出去，兇險太多，成名露臉，發財致富，能够保全一輩子英名的，又有幾人，如今聽到蔣守義的兒子，年歲正好，門戶也相當，自己更因爲憂慮重這位蔣掌櫃的爲人，很願意跟他結這門子親，可是這就是練武的疎忽的地方，你既是很慎重爲女兒選



擇終身，蔣守義任憑怎樣好，他的兒子究竟品行像貌如何？你是一點也不知道，那能這般冒昧去作，他竟和蔣守義的同事，把自己的意思說了，這樣的事，還不是一報即合，一說就成，沒費什麼事，就把這門親事定了，所以看起來，任憑怎樣誠實的人，他對於兒不成器的情形，絕不肯當着外人吐露個字，這種情形，是人之常情，倒也不能責怪蔣守義。

親事說定，沒隔半年，蔣守義就把屠鏢頭的女兒屠耐貞娶過門來，這屠耐貞雖是一個保鏢的女兒，性情極聰明，人也能幹，只因爲母親早已去世，屠鏢頭可稱得起是一個武頭，粗豪成性，自己在聽到這門親事時，就有些懷疑，但是在那種封建時代，不論甚麼家庭完全是一種專制的手段，對付子女，舊禮教又嚴，做姑娘的少差一點的話，不是母女，是不肯出口的，又是父女，自己尤其不敢多說一字，就這樣含糊糊的嫁與蔣鵬飛，將她娶過門。

蔣鵬飛不去習武了，燕爾新婚，屠耐貞尙看不出什麼來，日子一久，這蔣鵬飛劣根性已經養成，故態復萌，漸漸在外面又胡鬧起來了。屠耐貞守着這位軟弱無能的婆婆，兩個小姑子，雖然還明白大體，姑嫂間尙還沒有什麼說不過去的，可是這個家裏，真能支撐家務，支持門戶的，簡直是沒有人，頗有些自生自滅的情形，屠耐貞看着着急，但是有婆婆在頭裏，自己一切的事，那好過分的搶頭，對於蔣鵬飛尤其是沒

有法子管束他，一個溺愛不明的母親，他父親又不在家，家中又沒有多少產業，屠耐貞是一點希望也沒有，只盼着公爹回來，勸他不要再出去，好好在家裏整頓整頓這家裏事，往後還許過下去，不然的話，這點家業，那能够由他隨意的揮霍？屠耐貞在這種情形下，只有自嘆命薄！

這年趕到冬天，蔣守義從甘肅蘭州賣完了貨回來。這次這位老人家回來，倒是合了兒媳屠耐貞之意，不再走了，可見他再想走也不行了，本來蔣守義已是有了年歲的人，多半生全是奔走風塵中，俗語說的一點不假：「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他終年在外漂泊着，受盡「饑飽勞碌」，身體雖然是健壯，但是人一過了五十，任憑從外邊看來，怎樣強健，也是假的，氣血全往衰敗上走了。

這蔣守義這麼些年在外邊跑，身體是無形中就吃了很大的虧，這次從蘭州回來，因為路上遇着了天氣，那時路上交通不便，凡是邊遠之地，客商行旅，全得按着驛站走，才可以有食宿的地方，住店吃飯也方便，如果你把道路走的一出了規矩，或是遇見了天氣，趕不對站，就要受了極大的苦子。蔣守義這次從蘭州回來，一路中倒是有同行的客人，互相的照應，這次的買賣又不好，僅是沒蝕去本，算計起來，只是够來回的挑費，蔣守義心情未免很懊喪，又趕上了天氣，錯過了宿頭，多走了半夜的路，他們僱的是脚程，因為行李和那邊帶來的東西多，人得多吃些辛苦，有的地方就得跟着走，蔣守義就得多走些路，天又冷，

直到二更後才找着一個小村子，尋到一個小戶人家，求人家寄宿，好在走遠路的，自己全帶着食物乾糧，水，酒，就全是預防遇着意外。他們投宿後，蔣守義和他同行的客人，全是心情十分頹喪，未免就借酒消愁，蔣守義多喝了幾杯，醉臥在人家土炕上，房子又冷，夜間竟受了極大的風寒，第二天這兩腿不能行動，行同癱瘓，這一來可把這蔣守義急死，這個小村落中沒處找醫生，沒處找藥去，同行的客人，都因為他這般年歲，怕他出了意外的危險，大家商量之下，還得趕緊走，趕到了大地方，請醫生給他一診脈，只是醫生對他這病是沒法下手，告訴他同行的人，他這種情形，與性命無妨，不過他這兩條腿是完全癱瘓了，用好針法治療，還得好好的調養，也不是一兩個月能治好了的，知道他們全是出門在外的客人，這醫生還算不錯，勸他們早早的回家，趕上大冷的天，住在店中十分不便，萬一再加上別的病，那可就不敢保了。同行的客人，全因為和蔣守義都是多年的朋友了，遂一在路上小心照應，僱了長趟子的車，把他送到陝西省，關中道，中郎驛，他的家中，這一來他到了家中，雖然有妻子兒女服侍他，倒也想法子給他治療，空化費了許多錢財，依然沒有起色。直到轉年春天，天氣漸漸的暖了，他才稍微的能動轉一些。可是依然自己不能走，仗着有兩個女兒盡心的服侍他，就算是保着他這條老命，可是這一來，他家中的生計漸漸的越發難了，他不能出去做生意，兒子蔣鵬飛也是那樣不成器，自從他學了幾年武功，會些拳脚棍棒，越發助

得他性情比先前暴戾，這位屠耐貞心裏可苦死了，盼到公爹回來，竟落到這樣結果，婆母近一年來，也越發的糊塗了，不能料理一切，這兩個小姑子雖然全很精神，但是她們不願意担着把持家事的名聲，一切事全不管，這一來把千斤的重担子，完全放在了兒媳婦屠耐貞的肩頭上。

屠耐貞既遇上這種不長進的丈夫，家中的日月又是一天比一天的糟起來，沒有多少積蓄，父親從外邊病回來，倒是手中還有些錢，因為他不能出去做買賣了，資本原就有限，連給他治病，再加上蔣鵬飛在外邊揮霍，沒有一年的功夫，把這老頭子的血本，完全化盡。家中雖還有幾十畝地，但是又趕上收成不好，家中的生計，漸漸的艱難起來。屠耐貞把父親屠金榜所給他出嫁的一點私蓄，完全也填到這個無底洞裏，屠耐貞遇到這種情形，有苦說不出，有時老父屠金榜掛念女兒，那麼遠的路，趕了來看望女兒，屠耐貞恐怕傷了老父的心，家中的情形，不敢和老父談一字，連蔣鵬飛的行爲，也不肯告訴他，不過這樣，他自己可是苦死了！生了一個女兒名叫鳳霞，這女孩子聰慧可愛，屠耐貞在萬分愁苦之下，這個家中的事不敢想，也沒法子想，只有一切拋開，拿着愛女暫解愁懷。

但是這種光陰過下來，屠耐貞的心算傷透了，未來的希望。實在是茫茫，最大的痛心，就是丈夫蔣鵬飛無法挽救，任憑你怎樣勸解，也是置若罔聞，惟獨遇到這種丈夫，明白的妻子，因為是終身的依靠，那

肯不盡力勸勉他，希望他苦海回航，走歸正路，可是遇到他甘心下流，執迷不悟，那麼若是明白的妻子，反倒不能勸他了，你若儘自和他說那些大義綱常的話，他倒對你越發厭惡，感情日疏，弄到成了冤家對頭，反把你看作眼釘肉刺，屠耐貞深明這種意思，日子長了，倒不甚管他的事，不過暗中十分注意他。

愛女鳳霞七歲那年屠耐貞又懷了孕，產生一子，正在八月中秋，取名叫桂兒，可是這蔣鵬飛自得了這個兒子以後，似乎對於妻子身上比較以前那種漠不關心的情形好了許多，對於家中日月，日漸艱難的情形，也十分注意起來，屠耐貞暗中慶幸，自己在心想，莫非桂兒這孩子從一落生帶來了福份，他這個不成器的爹爹，莫非要回心轉意，痛改前非？俗語說「敗子回頭金不換」，他從此要是務了正，重整家業，是不為難的，自己現在就是再多吃些苦，也是高興的，所以這屠耐貞自從嫁到蔣家，就沒有像此時心情上這麼痛快過，可是他現在就在所處的境地，也難到極點，家中的浮財是沒有了，自己的私蓄更被丈夫花淨，八十畝田地，又是連着兩年的荒旱，這一家人也是六七日，請想教屠耐貞如何維持下去，這種四路進攻，屠耐貞就算是一個能幹女子，可是「巧婦難為無米炊」，到了這種地步，也叫她束手無策，正在水盡山窮的地步，有一天蔣鵬飛從外面回來，他已經出去了四五天的功夫，他一進門，屠耐貞就看到他臉上的神色十分高興，滿臉的笑容，到裏面他父母的屋中轉了一週，跟着出來，回到屋中。屠耐貞心中十分懷疑，也跟了進

來，因為從來沒看見過他回到自己家中，有這麼高高興興過。趕到他坐下後，屠耐貞問他這幾天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你這樣扔下家連問都不問？

蔣鵬飛却把面色一整說道：「我守在家中有什麼用？我也是這麼高的一個漢子，看着父母妻子全要挨餓。我有什麼臉面活在世上，我出去想辦法去了，還算運氣不錯，也許是我們桂兒的福分大，竟遇見了好朋友，給我找了一點事作，我練了這幾年功夫，還沒白練，現在用上了，給人家押運貨物，道路並不遠，只離過大散關去就算交差了事，這種事情打着燈籠沒處找去。說着從腰中掏出一包銀兩，放在桌上，向屠耐貞道：「往後你不用愁了，這總够你母子吃喝的。」

屠耐貞道：「你這不成了保暗鏢麼？這可比明鏢危險得多，你可得留神，怎麼這短短的路就賺這些錢來，這倒好，你岳父吃了一輩子鏢行，你這個姑爺竟也投進這一道，我倒是很高興的，這倒是從正道上幹事業，你告訴了老人家了麼？」蔣鵬飛道：「我還沒和父親說呢，我幹着這種正當的事，可是你要一跟他說，又要惹出他一片仁義道德的話來，我聽得全嫌頭疼，回頭你告訴他們吧。」屠耐貞雖然聽着他丈夫所說的話不是作人的道理，只是在這時倒不好打他的高興，因為他長了三十多歲，只有敗家，不行正道，他就沒往家中拿回一串錢來，好容易盼得他也知道去作事業，瞻養妻子，何必因為幾句閒話再把他惹腦呢

！，歡歡喜喜過了一宵，第二日蔣鵬飛又早早的出去，屠耐貞癡心妄想，丈夫能够立起志氣，走向正途，那又知道，他竟從泥潭中墜入深淵，再難提拔，他害了自己，害了全家，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作墓中人！

慧珠和慧娥這姐兒兩個，對於哥哥突然改變了性格不大放心，不想一個人會變化得這麼快，因為家中的日月這樣的不好，哥哥本身並沒受到多大的委曲，他例來是只顧自己，不管別人，一個人吃飽了，一管子不管，他一個去找樂，不管一家子受苦，這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了，這些年的行爲，就是這樣。他要是受到艱難痛苦，還可以說他是回心轉意，家裏的日月情形不好，一個月裏頭他並沒有過問一句，突然間這麼改變了，在人情上實有些講不下去的地方。慧珠慧娥怎麼想這種情形也覺得不對，但是他姐倆個只有暗地裏猜測。對於父母面前，不肯提，對於嫂嫂面前，也是不肯說出疑心的話。嫂嫂容易有了幾分指望，自己一旁說這種話，豈不教他灰心。

可是這次蔣鵬飛去了十四天的功夫，在一天傍晚的時候，從外面回來，依然是高高興興，他並且不是一個人回來的，還帶着兩個朋友，來到家中，他這家中到現在並沒有用人，什麼事都得自己操作。

屠耐貞盼到丈夫回來，見他帶了朋友來，作妻子的那好不給丈夫作個臉面，只好出來照應一切，論那

種年間，一個良家的少婦，對於丈夫外邊結交的朋友，不是多年的至交，輕易不肯出來相見。這屠耐貞他出身是一個武師之女，任憑怎樣，總有些粗豪放的地方，再加他這丈夫蔣鵬飛，從一進門就告訴他：「我這兩位朋友，就是和我同手共事的人，我的事情，也是他們盡力挑撥我的。一位姓鄧，一位姓杜，他們這二位全是很好的功夫，一身的本領，我這半瓶子醋的能爲，還不全仗着人家嗎？咱得好好的款待人家，別叫我落了包含。更把屠耐貞領出去，和他這兩位朋友引見了。姓鄧的單名一個倫字，這位姓杜的名叫飛龍。」

屠耐貞一看這兩人的神情，像貌，那姓鄧的兇眉惡目，語言粗暴，看着他那種像貌，全教人心驚，那杜飛龍，像貌比較着倒是和善，可是頗露出陰險難鬥的情形，屠耐貞對於他們雖然有這種不避內外的情形，自己處處拘着禮，多一眼不看，多一句不說，但却忙了蔣鵬飛，買酒，肉，連兩個妹妹，全叫出來，幫助他嫂嫂款待來人，他們直鬧到二更過後，這兩人才告辭而去。

蔣鵬飛對這兩人，頗現出十分巴結，十分小心，在屠耐貞眼中看那種情形，心中十分不快，心想着丈夫說是跟人家合夥押運貨物，保護客商，這種事是冠冕堂皇，是好漢作的。就是人家誠心叫我找飯吃，你也是憑本領賺錢，怎麼竟這麼低三下四，既是這樣，你完全可以不必往家中招攬，作妻子的是願意看着丈夫



立志向上，你能夠揚眉吐氣，妻子跟着臉上有光，你這種在人家手裏，低首下心的情形，叫妻子跟着難堪，丈夫有權妻子貴，你一個堂堂男子漢，難道不懂嗎？屠耐貞心裏難過，又整忙了這麼半夜，依然是苦在心裏，笑在面上，在蔣鵬飛面前不露一點神色，強顏歡笑，陪着他回到房中安息，向他試探着問在外邊的情形，這豈倫，和這個杜飛龍究竟是怎麼一種情形，那知蔣鵬飛所答的，十分支吾，頗有些前言不合後語，屢次的用話岔開，不願意提他的事。不過他却是有安慰着屠耐貞，叫屠耐貞不用問外邊的事，只叫他安心的照管家裏，反正憑他一人在外邊去好歹的混去，怎樣也叫你們全家溫飽，不至於再有凍餒之虞。

屠耐貞越是聽到他這樣的講法，越起疑心，可是越想盤問，越問不出究竟來，這一來夫妻間又存了隔膜。蔣鵬飛還是不常在家裏住，這日第二天起來，給屠耐貞留下度日的錢，又匆匆走去。這一來屠耐貞想到眼前的情形，真是一桶冷水，從頭澆到底。心似死灰，這疑心一起，她是越想越不對。無論任何人也是一樣，甚麼事不往壞處想，就是有不合理可疑的地方，他只好往好處去推測，處處的原諒，處處的爲別人想。自己處處也覺得坦然，疑心一起，立刻把所有的事想起，屠耐貞在屋中，自己是越想越傷心，越想越可怕，丈夫素日的行爲，已經是不堪救藥，自己總想着是終身的依靠，存着萬分的希望。可是現在細想他的情形，和他所說的話，大約他這次不定在外又勾結了什麼，我們母子定是命裏該當，非要斷送他手內不

可，自己父親是好幾十年的鏢頭，雖則自己在家中是個作女兒的，爹爹是一個正直人，外邊的雜亂情形，輕易不肯和自己講，可是自己也隨着爹爹練了好幾年的功夫，一個人三句話離不開本行，這是習慣成自然，爹爹在教授自己武功時，講着講着武術，未免就想起江湖上的一切，自己見的不多，聽的可很是不少江湖上是險詐百出，惡作的多是層出不窮，雖然說人不可以貌相，但是大概也能看的出來，他帶到家中的兩個人，鄺倫和杜飛龍，恐非善類，他若是再墮落下去，失身匪人，那不僅是他本身一生的性命斷送，恐怕還有滅門之禍呢，屠耐貞越感覺得這事是千真萬確，越想前路茫茫，鳳霞桂兒，全這麼點的年歲，公公婆婆全是有今朝沒明日的人，慧珠慧娥姐妹兩個，全這麼大的歲數，還沒有人家，丈夫在外邊作出犯法的事，作出欺天滅理的事來，他一人毀下去，那是自作孽不可活，只是這千斤的重担放在我的肩上，叫我怎樣担呢？爹爹你可把我害苦了，屠耐貞想到眼前的情形，和眼前的事，真有橫刀自吻的心，但是他不能這麼作，兒女牽纏，老爹爹尚在，那能容自己死呢，何況八卦刀屠金榜的女兒，也不能就這麼沒有一點志氣，我倒要看看他，真能把父母妻子同胞的妹妹全這樣的毀到底，屠耐貞想是這麼想，但是傷心已然到了極度，淚是不住的流，女兒鳳霞現在已經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姑娘，今年已經十歲了，十分聰慧，頗能了解屠耐貞的一切愁思，他平日隨着祖母去睡，昨晚他父親回來，也會在父親面前坐了很久，那蔣鵬飛任憑他怎樣

心性不正，自甘下流，可是他對於自己親生可愛的子女，骨肉之情，天倫之愛，他和那常人決不差樣的。所以對於妻室，倒有些貌合神離，對於兒女依然是十分疼愛，今早鳳霞姑娘從祖母屋出來，來到他母親屋中，見父親已走，娘坐在那裏，只是哭，她倚到屠耐貞的懷中，勸慰着，但是他不知道屠耐貞倒是因為什麼哭？可是大致明白，定是爲父親的事，鳳霞見母親仍是不住的哭，她跑出去，悄悄的找他兩個姑姑，叫他兩個姑姑來勸解他娘，慧珠慧娥也正整着一肚子話要和他嫂嫂說呢，見姪女進得屋來，眼角掛着淚，慧珠忙把他摟在懷中，給他擦着眼淚問：「鳳霞，爲什麼哭？敢是娘打你了嗎？」鳳霞抽抽搭搭說道：「姑姑！我沒教娘生氣，他沒打我，我娘坐在屋裏哭着不住，一定是跟父親生氣了，請姑姑勸勸去，一會兒桂兒醒了，又大鬧起來。」慧珠看了慧娥一眼，嘆息了一聲，遂把鳳霞姪女臉上的淚痕擦乾了，向慧娥說道：「我們乘這機會索性和嫂嫂說，我們再忍耐下去，難道說真等大禍臨頭嗎？」慧娥點點頭：她姐倆手挽着姪女一同來到屠耐貞屋中，見嫂嫂淚痕滿面，還在哭着呢，屠耐貞一見兩個妹妹進來，趕緊站起來，把臉上的淚擦去，招呼了聲道：「妹妹你們起來了，這定是鳳霞這孩子去告訴姑姑們，說我這裏難過呢？姑姑請坐下，其實我沒有什麼事，我是想起我老爹爹來，更想起來我死去的母親，一陣傷心起來，鳳霞她勸我，一個小孩子我不願意和他多說，這倒叫妹妹們担心了。」慧珠姑娘聽到嫂嫂這話，咳了一聲道：「

嫂嫂你不用說這沒用話了，家中的事，我們姐倆個還有什麼不明白，作姑娘的身分而已，不願多說多管，嫂嫂，你和我哥哥是百年的夫婦，現在你不能不說不能不管了！他不成材，不往上進，只會化，不會掙，因此一家人跟他挨餓，那倒沒有什麼，不過嫂嫂我們可不是給你填堵心恐怕將來還有一場大禍，我想嫂嫂你這麼明白的人，不會看不出來吧？昨天晚上他帶來全是什麼人？嫂嫂我們家中雖不是大官大戶，可是中郎驛已經住了數代，敢說是安分守己的人家，例來沒有爲非作惡不法之徒，我們不明白怎麼會出了這樣一個子弟，過去的情形，那還情有可原，現在他要是再作異外的事來，只要失腳下去，再挽回可難了，嫂嫂！你別人可不管你不管你自己嗎？你得想想辦法吧！」屠耐真被慧娥姑娘用話這一逼迫，已經拭乾了的淚又如泉湧似的流下來，慘然說道：「我怎麼看不出來，可是你叫我有什麼辦法？」慧娥心說道：「嫂嫂，現在顧不得許多，沒辦法，你也得想法子，你和他是夫婦，終身的倚靠，你得問出真性實話來，他倒是在外邊幹了些什麼？他拿到家中的錢是什麼錢？正當事業得來的，他來養活父母，養活妻子，養活他同胞的妹妹，這是他男子應該作的事，我們用不着承他的情，盛他的意，蔣家就是他這一個頂門立戶的人，我們兄妹之間，一向是沒有話可說，不逼迫到十分不得已之時，我們不願意問他，嫂嫂你可能太含忽了，他要吧我們一家全害了，我們死不甘心」。這位慧娥姑娘的話是說得斬鋼截鐵。屠耐真連連點頭，遂說道：

「妹妹說的極是，妹妹我是明白，我可忍耐着，我可決不糊塗，什麼事我都看的出來，可是我一個做女人的，過份的和他針鋒相對，那還怎麼過下去？現在我也顧不得許多，只有和他兒個起落了，等他回來，我定然問出他實情，咱們再想出對付的辦法，反正一家子的性命全放在他一人手裏，生死關頭，那還得許多，只好弄到那裏全算着吧！」

這時桂兒已然醒了，屠耐貞把他抱起來，放在身上哺乳，慧珠站起來說道：「嫂嫂，咱就這樣辦吧！你可不能要盡自傷心，這一家的千斤重担全在你的身上呢！只難過會有什麼用？父母的面前，千萬別露一字，叫他們知道了，一點事給你辦不到，反給你加了些麻煩」。屠耐貞點點頭，慧珠慧娥走出家去，把風霞也帶了走。

屠耐貞在兩個小姑子走後，自己坐在那暗自盤算將來的事，心裏真是愁腸百轉，自己籌想丈夫回來開他在外面的事，他給你說什麼不認賬，你又該如何？夫妻弄到彼此反目，這種天良喪盡，性情下流的人，你逼迫甚得了，他不過棄家一走，你又該如何？自己想到這種情形，倒不敢再往下打算將來的事了，只好暫顧目前，且站且走，臨到那時，遇到什麼辦什麼罷，想到這種情形，自己是只有一橫心，暫時看在兒女的份上，爲他們身上着想，無可如何，拋開一切，洗完了臉，照舊的出來料理家中的事，兩個小姑子慧珠

慧娥，也不再提這件事，全是打點起精神料理家中事。

這些日來，只有蔣守義這老夫婦，能全得着安心靜養，很喜歡兒子蔣鵬飛能够務正，能够從此改邪歸正，他怎麼也能够把自己老夫婦打點得入土，那知道這時兒媳和兩個女兒心裏已經苦死了！這一次蔣鵬飛又走出了十幾天，這次回家倒是他一個人來的，形色上頗顯出與往日不同，性情十分暴躁，語言也顯着格外粗魯，屠耐貞看着，格別的驚心，自己暗察看他的神色，似乎他心中有一件什麼事懸擱不下，屠耐貞也不敢問他，他從回到家，也不愛說話，只一頭躲在自己屋中，這次他可沒跟着走，在家中一連住了兩夜，有時候和他說些家常的瑣事，他高興時答誦你兩句，不高興時，一聲不響，屠耐貞每一提到他外面的事，蔣鵬飛立刻忿怒起來，聲色具厲，喝叱着不叫她多說多問，在頭兩次回家時，屠耐貞追問到他外邊作事的情形，他自己說得前言不搭後語時，自家用話遮飾，很帶出羞愧的情形，唯獨這次回來，他簡直不容你開口，不容你過問，屠耐貞稍一干涉及他的事，立時暴怒起來，呻叱着：「一個婦人，多管丈夫外面的事，太不是作婦道的規矩了。」他說出這話，就把這位屠耐貞難壞了，自己和小姑子慧珠慧娥已經說定了，無論如何在他這次回來，定要問他個水落石出，絕不能再含糊下去，可是事實上竟不容你那麼作，一個作女人的，遇到這種情形，十分難過，不是身臨其境，局外人看着，沒有不可說的事，沒有不能辦的事，不過臨

到自己本身，就有難言之痛，自己和他總是十幾年的夫婦了，任憑他怎樣不成人，總有夫妻之情，他雖則是不成器自甘下流，不求上進，但是以往他待自己的情形，並沒有十分薄倖的地方，臨到這時，認定他已經走上岐途，要把一生的事業完全葬送了，父母妻子也要被他牽累，任憑誰也是想着得破出死命去和他爭執一番，無論如何，也得問他個水落石出，但是自己沒拿着他真贓實犯，他這次的回來，又和往日不同，那兩次倒還能和他說話，唯獨這一回，從進門臉上就沒有一點笑容，自己已經有些提心弔胆，無論說什麼自己是一個婦道，上有公婆，下面有兩個妹妹，丈夫怎樣不好，也不能過份的作出強梁的舉動來，能容自己說話倒可以單刀直入，揀要緊的問他，可是這次始終不容自己開口，難道真就翻臉成仇不顧一切麼，事情輪到自己的身上，這種難處就難對人講了，屠耐真是苦在心中，兩天來，自己幾乎沒有臉面再見小妹妹慧珠慧娥了，到了第三天晚上，自己心想：我別忍着了，容易他這次在家中多呆了兩夜，我要再把他放走了，我這兩個小姑子面前，還有何顏答對，自己預備着到晚間不再管他急不急，怒不怒，只可硬着頭皮破斧沉舟把事情和他說開了，教他和自己有個交待，打定了主意，到了晚間，女兒鳳霞還是和他祖母去睡，自己把桂兒也打點得睡下了，預備和丈夫蔣鵬飛說這件事，誰知他今夜晚上情形更是格別，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起立不安，神情非常的浮躁，明露出有什麼事不能安心似的，屠耐真是欲言又止，這一天

色已經是越更以後，因為這是一種外鎮中郎驛，不是大城市，地方上情形大半和鄉鎮一樣，何況他們所住的地方，又是這中郎驛最僻靜的地方，七孔橋這一帶，原本就沒有多少人家，有個十幾戶全是誰也不靠着誰，雖是和驛鎮相隔着不過半箭地，差這麼短的一段路，就有城鄉之分，所以他們全是早早歇息，早早的睡覺，就在這時，外面忽然有人叫門，蔣鵬飛乍一聽見叫門的聲音，頗有些驚慌神色，神情上十分恐慌，屠耐貞看到他這種情形，自己終有些疼愛他之心，趕緊就向外走，想去替他答應外面扣門的人，那知蔣鵬飛一把把屠耐貞抓着，喝叱道：「一個女人家，知道來的是什麼人，誰要妳多管閒事。」蔣鵬飛跟着出去，可是他到了院中，並沒有出風答應外面的人，直等到外面的人又招呼兩聲，蔣鵬飛似乎已聽出叫門的人是什麼人了，一面向外緊走着，隔門答應道：「是張五爺麼？你老怎麼這時才到。」外面的人只「哼」了一聲，並沒有回答他的話，蔣鵬飛把門開了，把來人讓進院中，隨手又把門關上，屠耐貞被他攔阻着，不教她出去，可是自己更起了疑心，雖然不敢往院中去，可是閃在自己的屋門內，側耳聽着外面的動靜，聽得他兩人往裏走着說話聲音放低了，丈夫對於來人有時竟稱作「首領」，又說什麼事情怎麼樣了「我好担心」呢！來人却談笑自若的，聽他說「小事，這值得罷在心上麼」兩人這一言半語聽不出是什麼意思來，一同走進了前面的那兩間客屋中，屠耐貞聽他們已走進屋去，把自己的屋門推開一些往外看一看，客屋中已



把燈點起來，跟着就聽蔣鵬飛招呼：「把我那壺茶拿來」。這分明是叫自己，從上次他帶到家中的人已令屠耐貞十分不滿，今夜又有人來，已到這班時候，尙要教自己去見陌生的人，可是他既叫自己去倒茶，你只要不去，他這種性情不管當着人不當着人，就許立時發作起來，給自己一個難堪，屠耐貞心想，我索性去看看這來的又是怎樣人？自己多少可以從中推測出一些情形來，屠耐貞將心一橫，此時是任什麼不顧，遂把蔣鵬飛所泡好的一壺茶送到客屋，這蔣鵬飛還算可以，屠耐貞一進屋他把茶壺和茶碗接過去，向屠耐貞道：「這是我們東家張五爺，妳見過禮，我們還仗着五爺來提拔呢。」屠耐貞只好含糊的招呼了聲，向來人萬福行禮，這人倒很客氣的站起來，招呼了聲：「弟妹不要客氣，我和鵬飛是什麼朋友，什麼事不用託咐，我自能盡心替他辦，弟妹聽妳口音不是這裏人吧？」屠耐貞本待說一句話轉身就走的，這時聽他又向自己敍起閒話來，萬分不悅之下，索性把身形站住，很坦然的答道：「我不是這裏人，我娘家住在陝北，不過我生長長安，所以我說話完全是長安口音了。」這人聽了點了點頭說道：「弟妹你說話這麼嘹亮，鵬飛好好的努力，你們興家立業，全在你夫婦身上了，深夜間來此打攪，太覺着不安了，弟妹妳歇息去吧。」屠耐貞只得答應了一聲，轉身出來，耳中又在聽得丈夫和他又低聲悄語起來。屠耐貞心想：此人看面貌上倒比來的那兩人好得多，只是他們這種情形，總含着鬼祟，這教人太不放心了，自己不便在院中竊聽他們的

說話，回到屋中，等到丈夫把這人打點走，自己再問他，可是蔣鵬飛在客屋中陪着這人說話的聲音，一陣高，一陣低，不知他兩人是商量些什麼事，直到三更後，才把這人送走，趕到蔣鵬飛回轉屋來，臉上是和顏悅色，把他這兩日來暴燥煩悶情形，完全收斂個淨盡，屠耐貞看到他這種神色越發可疑，遂問道：「這張五爺是什麼人？」蔣鵬飛道：「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麼。張五爺是我們的東家，我當着人，不好意思的給你沒面子，你也太不會應酬人了，說話那麼冷冷淡淡，一點親近的意思沒有，幸虧張五爺是個外場人，換一個別人，就許疑心你是討厭人家，你別忘了，那是我的飯東，不僅是我的飯東，我們一家老小，到現在就得說指着人家活着，你可知道，我現在雖然受了窮，我不是窮人家的子弟，我們家雖然不是財主，我蔣鵬飛也算富裏生，富裏長，落到現在，這種情形，我巴結上這麼個財主，避着多大委曲，你說我爲誰，不是爲得你們老的小的麼，你心裏放明白些，現在講不起，就得好好想法子，哄着人家，你可知財主的脾氣，一惹翻了，我把事情再攔下，一家老小全挨了餓，是那個好受呢？咱們是夫妻不是冤家，誰也別害誰，我安心給你們找豐衣足食，你們可是把我的飯鍋砸了，把我毀不到那兒去，男子漢大丈夫，蹀脚一走，走到天邊也一樣能吃飯，我一切忍耐着，不全爲得是老婆孩子麼？你千萬的聽我的話，他們是不斷往中郎驛來，再若是到了這兒，你好好的打點人家，不叫我落了包涵，我的飯碗子，不只能保住了，准保你們有

享福的日子，你是個很明白的女人，聽不聽由你。」這番話說得屠耐貞好像冷水澆頭，自己幾乎哭出來，可是強忍着，冷笑一聲道：「你的話很對，可是你想巴結財主東家，你自己有本事巴結去，我一個中年的少婦，好歹蔣家也是一個規矩商人，現在日子過毀了，家中沒有人，你的朋友來了，叫我幫着你照應照應，那倒沒甚麼，可是你想叫我作那奴顏婢膝的行爲，我還沒學會呢，你這種話我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什麼叫冷冷淡淡？不冷淡怎麼樣？女人的道理，像我這個出身不大懂的我也講不出什麼來，我爹爹是個粗魯人，保鏢爲業的，那曉得什麼聖賢之道，不過平常人他總知道，作婦女的，不論到了什麼地步，總要捫臉面顧住了，烈女節婦，那是家門的德行，平平常常的一個女人，不敢妄想，落那種美名，可是，平常婦人的道理，總可以明白吧？一個陌生的人面前，我若是言語失了檢點，你是作丈夫的，肯饒麼？你想……」蔣鵬飛攤着手道，「得了，你頂這兒罷，這用不着你跟我講這篇大道理，我是走南闖北的兒子漢，比你明白多，我又沒叫你作丟人現眼的事，幹甚麼，跟我說這不三不四的話，我告訴你，咱兩個人沒多少話可講，不論那位東家到我家裏來，你不好好的打點，把人得罪走了，我也不把你怎樣，咱們夫婦算是恩斷義絕，我用手一走，這份家連老的帶小的，全算交給了你，全餓死了那都是你一個人作的孽，沒有我蔣鵬飛的事，咱們一言爲定，再和我說句我可罵了。」他說完這話，解衣上床，臉朝着牆，竟自睡下，屠耐貞聽

到他這番話，自己的心如刀絞，渾身全有些軟了，坐在了凳子上，看着蔣鵬飛的背影，自己真不知怎麼是好了，明看出他這種下流的行爲，變得太利害，叫自己太害怕了，沒見過一個作丈夫的，竟要逼迫他妻子去巴結他的朋友，他是好人家子弟，難道他竟有禽獸的行爲，他把我屠耐貞看作何如人，並且他所結交的這些人，口口聲聲，是東家財主，我的眼不瞎，富商巨賈，是什麼的行爲，這般人一派的江湖氣，我是鏢師的女兒，雖然沒在外面闖過，我爹屠金榜吃了一輩子江湖飯了，我雖然沒親自在外歷練，我可聽的太多了，不只於我個人疑心，兩個小姑子全是閩門少女，全看出道路不對，這可怎樣好？現在翻臉跟他吵，他是一片有理，口口聲聲爲養家爲吃飯，我又沒抓着他真正的把柄，我那溺愛不明的婆母，也定要責備我，放着安然的飯不吃，反倒無事生非，難道我就能答應他，這種無恥的要求麼？自己想了又想，咬牙切齒，暗打主張，暗叫着自己，屠耐貞，你是屠金榜的女兒，還有一身武功保護你自己，你難道就沒辦法了麼？好！我破出忍受羞恥着，倒要看個水落石出，究竟他按的是什麼心腸，別人懷的是什麼惡念，到實不可解時，我不是還能料理兩個麼？好歹給我老爹屠金榜保全臉面，保全我屠耐貞的貞操，到那時我連我這小冤家全不留，我親手料理了，我一死也就千事了萬事休，這還有什麼爲難，屠耐貞迴腸九轉，打定了主意，自己算橫了心，也不哭，也不再氣，收拾完了，偎着桂兒，也安然睡去，

## 第二章 入歧途家庭伏慘禍

次日天亮蔣鵬飛連一句話沒說，竟自走了，屠耐貞明是聽見他走，裝作沒醒，任憑他走去，這次蔣鵬飛一走，屠耐貞可實在傷心已極，自己認定了他絕不會在外規矩矩去做事了，所說的話更流露出來一片卑鄙無恥，自己希望已絕，越往後越覺着把自己命運算是完全斷送了，個人哭了半晌，直到桂兒醒來，才止住悲聲，把孩子抱起，一邊看這可愛的兒，悲聲說道：「苦命的孩子，你不要儘自哭了，我們的結果，恐怕要完全斷送在你那不成材的爹爹之手。」自己反覆思索，覺得這件事實有意想不到危險，這種不成材子弟，到處皆有，可是他這種下流情形，實不是這種門戶之家子弟做出來的，我現在真是懸在萬惡深淵中，逃不出來死不了，眼前事真叫我沒法子應付了，公爹已竟落了殘廢一樣，婆婆是那樣無能，小姑子全是沒出嫁的女孩子，他們雖然年歲已大，但有許多事依然不能向他們講，自己兒女小，甚麼事更不能指望，在這蔣家，自己成了孤立無倚，連個拿主意的人全沒有，「逆來順受」四個字，我屠耐貞絕不甘心，我難道瞑目受死麼？已到了這般地步，我情知再沒有我的生路，可是我屠耐貞就把命交給他們，也得全看清楚。當時屠耐貞算是把心一橫，索性把這件事攔下，不再想他，眼前有這一雙兒女牽纏，自己若是急的病

倒了，鳳霞年歲略大一點，這可以叫他兩個姑姑照應，桂兒這一點年紀，又把他交付何人，屠耐貞想到眼前這些事，索性梳洗完了，照樣出去操作。

過了六七天光景，這天已到了晚間，家中早早吃過飯，屠耐貞跟慧珠妹妹洗刷碗盞，收拾一切之際，外面忽有人聲叫門，正是蔣鵬飛的聲音，屠耐貞趕緊出去開門，見蔣鵬飛提着許多酒肉菜蔬，後面還跟着兩人，正是那前次來過一個個姓杜的，一個姓張的，屠耐貞閃在一旁，蔣鵬飛把手中所提的東西完全遞給屠耐貞，叫他拿到廚房，屠耐貞就知自己魔難來了，他才進門自己那好和他爭執，只好低着頭把所有東西接過來，奔向廚房，小姑子慧珠尙在廚房中收拾着見哥哥回來，自己不敢出來看，只從門縫中偷視，見蔣鵬飛領進兩個人來，嫂嫂提着酒肉菜蔬走進廚房。慧珠道：「他又是帶着人來的，這時沒吃晚飯」。慧珠心事十分忿怒，嘆息着向嫂嫂說道：「他是越鬧越厲害，越怕他交往生人，他是越發的變本加利，嫂嫂都不必再顧忌什麼，遇到了機會只可和他翻臉說一下子，我們這種人家，不能儘自招待這種客人」。屠耐貞嘆息一聲說：「事到如今，再爭執也沒用了，我們要看看他終歸鬧到什麼地步，妹妹你幫着我給他們預備吧」！慧珠見嫂嫂這麼說着，也不肯再說什麼，姑嫂二人在廚房中忙着給他們預備酒飯，蔣鵬飛興高彩烈在客屋中陪着那兩個客家談話，屠耐貞和慧珠妹妹把酒飯預備齊整，自己怎好到客屋中伺候去，站在院中

招呼蔣鵬飛出來，告訴他全預備好，請他自己去照料扶持客人，蔣鵬飛把臉沉着，跟隨來到廚房中，慧珠看見他，招呼了聲：「哥哥，你回來了？」蔣鵬飛只從鼻孔中哼了聲，並沒答話，却扭頭來向屠耐貞道：「大奶奶。到了什麼地步，你還擺的那一門架子，伸手忙合忙合，那算不了什麼，杜四爺張五爺全是咱們飯東，一家老少指着人家生活，連我全這麼想法子巴結人家，我在外邊做完了回到家來，你們還看着我一個人掙命，居心何忍，跟着到客屋照料照料去，這不是丟人現臉的事，聽見了沒有？」

屠耐貞眉峯緊皺，耐着性說道：「我們一個女人家，做不慣的事，你何必強自逼迫」。蔣鵬飛道：「住口，你又是什麼大官大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一個吃江湖飯的女兒，你什麼陣勢沒見過，別和我姓蔣的裝糊塗，你若誠心和我爲難，我當着人一樣給你個沒面子。」屠耐貞對於他這種情形，本不能忍耐的，只是事情沒到了最後關頭上，還要忍耐一步，倒要看清楚了他的心意，和來人的舉動，真到了不得已時，自己和他們落個同歸於盡，也就是了！屠耐貞拿定主意，只好低頭忍受，向他說道：「我們做女人的一個錢不值，由着你辦吧！你頭裏走，把桌椅安置好，我這就去？」蔣鵬飛這才把怒氣略消，點頭說道：「你能明白些我們全家生活，全不至於再困難了，實告訴你，大富大貴沒有，豐衣足食準可以保住了。」屠耐貞低着頭收拾杯筷菜肴，對於他的話只當耳旁風，那還敢細聽。蔣鵬飛走出廚房，慧珠姑娘抬起頭來，看了看

嫂嫂憤然說道：「嫂嫂，我哥哥所說的全是什麼話，難道你就這麼忍受下去麼？」屠耐貞心裏一陣難過，強自把眼淚忍住，慘然說道：「妹妹你不叫我忍受又該怎樣，遇到這種男人我算認命了。」慧珠姑娘冷笑一聲道：「很好！只要嫂嫂你認命就行，飯菜全弄好」這裏不用我了，說罷氣恨恨走出廚房，屠耐貞望着慧珠的後影慘然落下淚來，自言自語道：「妹妹你也恨我了，嫂嫂的心總會讓你看得明白。」這時蔣鵬飛已經在客屋門口招呼催促屠耐貞趕緊把酒菜送過去，屠耐貞答應着，把酒菜等全放在木盤內，送進客屋中，蔣鵬飛將桌椅已經擺好，三人是「品」字式坐下，那個姓杜的坐在上首，那姓張的坐在左邊，蔣鵬飛在右邊陪着，自己端着木盤進來，蔣鵬飛是連接也不接，屠耐貞萬分無奈，來至桌案前，向這兩個東家，略打招呼，把杯筷全放到各人面前，酒菜等全放好，酒壺放在桌邊上，蔣鵬飛瞪了屠耐貞一眼，屠耐貞是神色自然，轉身退了出來，屋中的三人哈哈一笑，屠耐貞也不知是否在自己，仍然回到廚房，伺候着他們添菜添飯。

這時客屋中已然暢飲起來，可是蔣鵬飛不時的呼喚屠耐貞，要酒要菜，屠耐貞只好照樣給送進去，但是第二次那個姓張的却把屠耐貞招呼住道：「嫂嫂你別走，我們屢次到你府上招擾，這麼麻煩你，叫我們於心不安，小弟我敬嫂嫂你一杯。」屠耐貞把氣沉住，向這姓張的東家說道：「謝謝張五爺，我歷來不會



飲酒，我們這一家，蒙東家們格外的照應，我們是萬分感激，款待不週，請杜四爺張五爺原諒！」說着話轉身就走，從眼角中看到蔣鵬飛腮邊微帶着笑容，並現着很得意的神色，屠耐貞走到客屋門，那個姓張的却笑着說道：「嫂嫂你別走，我還有一點事領教？」屠耐貞把身形半轉，偏着臉說道：「五爺還有什麼事？」灶上還做着菜，我得去看看呢！」那張五爺却像已經有了幾分酒意，嘻嘻的笑說道：「菜燒壞了不要緊，我的話不說不成，我聽說嫂嫂也很好的功夫，你原來是名鏢師屠令榜之女，實不相瞞，我們弟兄好歹全練過三年五載，想跟嫂嫂你領教領教！也叫我們學學高招。」屠耐貞只好把身軀轉過來說道：「你說的一些不差，我老爹爹是保鏢的達官，吃那行飯已經好幾十年了，我雖然也練過三年五載，不過一個女流練不出什麼來，張五爺的美意，我可實在不敢從命，我從在娘家，還沒和男人動過手呢！現在在蔣家作兒媳婦，那敢那麼隨便。」說到這兒，向蔣鵬飛瞪了一眼，見他手擦着酒盃，兩眼看着杯中連頭也不抬，眼皮不撩。

• 正面那坐着的杜四爺，却發話道：「五弟你今夜可算栽了，嫂嫂是一點面子沒給你，你還有臉在這兒坐着。」那張五爺却說道：「嫂嫂你聽見了？你這麼不賞我一點臉面，叫我太難堪了！我向嫂嫂所求的兩樣，反正你得答應一樣，咱們較量功夫，或是你乾我一杯酒，這兩樣你要全推辭了，叫我怎樣再出這個門呢，來個省事的，我做嫂嫂一杯吧。」他說着把自己的一杯酒，端起來趕到門口，向屠耐貞面前一遞，神色

上十分輕薄，屠耐貞此時是忍無可忍，一抬手把酒杯打翻在地上，杯中的酒，潑了這張五爺一身，屠耐貞柳眉緊蹙，面色鐵青，厲聲說道：「請你放尊重一些，我們是良善人家的兒女，你把我屠耐貞看作何如人？莫以爲是我們的東家，衣食供養出在你們身上，我全家老小任憑擺治，我們是憑人賺錢，憑本領賺錢，不能把妻女全搭上，你要認清楚了！萬勝鏢局屠金榜的女兒，不是那下流無恥的女人可比，我寧願餓死也不能把道路走錯，你們這樣對付我，難道把我這女人看成一錢不值，我丈夫雖然在你們手底下，你們就絲毫不肯爲他稍留臉面麼？」

屠耐貞這番話說完，闖出屋來，把客屋門砰的一摔，緊往後跑來，可是聽得他們竟一陣狂笑，屠耐貞此時已氣炸了肺，跑到自己屋中，想到自己和這惡徒翻臉的時候，那下流丈夫，他竟自連眼皮也不撩，也不看也不管，真想不到他無恥到這般地步，真不知世上會有這種事，這種人。屠耐貞忿怒之下，竟自伸手把牆上的一口劍撤出鞘來，仰天嘆息道：「老爹爹，你把女兒撫養這麼大，自己無兒，想給我找個好丈夫，你到了不能動做時，有這女兒女婿也好做個倚靠，爹爹你害了女兒，害了你自己，你心性太直，信任人太過，不給我打聽明白了，親手把女兒送在火坑裏，如今可完了，竹籃打水，你落了一場空，我可顧不得你了。」屠耐貞是絕不想活着，橫劍就要自刎，但是身後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桂兒已然醒轉，他爬了起來

，看着孃拿着寶劍哭着自言由語，小孩子不懂什麼事，把他臂後一摸，哭了起來，在這骨肉連心之下，任憑屠耐貞怎樣心腸狠，也不忍捨然姣兒一死了，把寶劍往地下一扔，一轉身，把桂兒摟在懷中，坐在坑邊上痛哭起來，他正在哭着，風門一開，蔣鵬飛走進屋來，倒攆着手，怒目相視，厲聲喝斥道：「你號喪什麼，你有什麼委屈？」屠耐貞一聽，立刻把桂兒一推，霍然站起，把眼淚拭了拭，咬牙答道：「蔣鵬飛，你是堂堂男子漢，我屠耐貞與你已做了十年恩愛夫妻，我從進了蔣家門，我自問沒做過錯事，家業好時，跟你們吃兩碗安靜飯，家業不好時，我安貧認命，沒有一字怨言，燒茶做飯，扶持兒女，伺候公婆，對待小姑子，我有不對的地方，你也只算說。蔣鵬飛，你已養成下流習慣，在外面胡做非為，我這做妻子的只有良言相勸，絕不敢學那潑婦行爲，我給你生兒養女，做女人的事我沒有比誰走在後頭過，我自問沒有絲毫對不起你，怎麼我們夫妻變成了冤家，你勾引這種狂徒來到家中，當着你面前竟敢這麼侮辱我，蔣鵬飛你可是男子漢，我不明白你安的什麼心腸？難道你打算把你結髮之妻來換飯吃麼？你拍拍良心想一想，不覺虧心麼。」

蔣鵬飛鐵青的面色，厲聲說道：「住口吧，像你這種女人，我又那裏去找，真得給你掛節烈牌，你不用述功，有好處有懷處叫別人說，自己講這些個有何意味，我只問你，客廳中張五爺把你怎樣了，你竟敢

翻臉不認人，開口罵人，我很知道你這女人跟別的女人不同，你有一身本領，你爹爹是保鏢達官，張五爺敬你一杯酒，那有什麼丟人現眼，你想做貞潔烈女，爲什麼不叫你爹爹養你一輩子，嫁的那門子人，你們這做女人的不思前想後，絲毫不爲我留面子，開口相罵，你還守婦道？我看我蔣鵬飛一個打點不好，你還許謀害親夫呢，張五爺已然走了，我的飯東是你給得罪的，我算遇的賢良女人，我這來特意謝謝你。這般成全我之意，咱們夫妻恩斷義絕，這個家你就看着辦吧。」屠耐貞不容他說完，咬牙說道：「好蔣鵬飛，你竟說出這樣虧心話來，你有三分人性，不能不知羞恥，當時的情形，你裝瞎看不見，你不嫌虧心麼？那若是我屠耐貞看做下流女人，蔣鵬飛，我恐怕你落不了好結果。」蔣鵬飛道：「我早看清楚了，我遇到你這種女人，我不會得好，我沒有事做時，你講今比古，擠對做男人的出去找事做，我一心立志，不叫女人弄輕了，好容易巴結得倚靠這麼個飯東，你給攪散了，叫我挨了餓，才叫趁心如願，到那時大約你另有打算，我不必等那時了，現在也是一樣。」屠耐貞道：「你真是喪心病狂，你還要講些什麼，我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發財致富，我們娘兒三個跟你沾光，你混糟了，屠耐貞跟你去要飯，我認了命，可是你得行正道，做人，你這種行爲，人容天也不容，你在外倒是幹的什麼事，今夜你得給我講個明白？」

蔣鵬飛道：「做什麼事也要養家肥己，管你們吃，管你們喝，殺人放火，我一個人去頂着，連累不上

姓屠的姑奶奶，你管得着我麼。」屠耐貞道：「我們不能吃賊食，餓死認命。」蔣鵬飛冷笑一聲道：「我沒有那麼些費話和你講，咱們就頂這，恩斷義絕，這個家我算不要了。蔣鵬飛有命有本事混個樣兒回來給你，挨了刀，要了飯，絕不連累你，蔣大爺走了。」屠耐貞一縱身，竄到門口，臂胸一拉，把他抓住說道：「蔣鵬飛，你好狠心腸，我屠耐貞和你恩斷義絕，桂兒，鳳霞，你把他交給誰？是不是你的骨血？」蔣鵬飛道：「你趕快撒手，別找難看，我如今死活還不定，我還管的了他們麼。」屠耐貞厲聲道：「這個話你跟我講不行，你跟我後面去見爹娘，說清楚了任憑你走。」蔣鵬飛雙眉一挑，瞪眼說道：「蔣大爺的事，誰也管不了，你鬆不鬆手？」屠耐貞道：「我想今夜叫我交待個地方。」蔣鵬飛道：「好兇的女人，你撒手吧。」他此時竟絲毫不再顧及夫妻之情，一拳正搗在屠耐貞的胸口上。屠耐貞哎喲一聲，往後倒去。那蔣鵬飛冷笑一聲道：「你等着我的，早晚叫你認識蔣大爺。」桂兒在坑上吓的一個勁兒哭，這蔣鵬飛不知是怎麼鬼使神差，他的性情心腸到今日今時更變毀了，從前他不行正道，胡做非為，他對於妻子面前還知道慚愧，對於屠耐貞尚還知道好言安慰，說些假話來哄騙他，對於桂兒，鳳霞兩個孩子，他十分疼愛，所以屠耐貞看到那樣情形，認為他天性並未完全消滅，總想着他有敗子回頭之日，所以任憑慧珠慧娥兩個小姑子，怎樣譏諷自己，總不肯和他翻臉，今夜蔣鵬飛把屠耐貞打倒地上，各人的愛子那個哭，叫他的心連動也不動，一直走出大門，揚長

而去，那慧娥慧珠姊妹兩個，雖然不肯出來，但是對於前院的事，那就放心得下，在後院屏門前，不住的張望，偷聽，一切情形聽了個清清楚楚，見哥哥已走，客屋裏那兩個惡徒，是早已走去了，聽不見嫂嫂聲音，小侄子桂兒哭的全差了聲，姊妹兩個再不能忍下去，還不敢驚動了，已竟睡下了的爹娘，輕輕把門開了，姊妹兩個慌慌張張趕到嫂嫂屋中，屠耐貞因為忿怒過度，胸口被他打傷，這半晌的工夫，依然沒有醒轉，慧娥趕緊過去把桂兒抱起來，慧珠連連呼喚嫂嫂醒來，叫了一陣，屠耐貞哎喲了聲，哭出聲來，慧娥把嫂嫂扶起來，屠耐貞睜眼看了看，招呼了一聲：「妹妹」險些兒又暈了過去，慧娥摟着嫂嫂哭着說道：「嫂嫂你要明白，無論怎樣，你得看在桂兒，鳳霞身上，不要儘自難過，你不是懦弱無能的女人，你是能阻當事的，嫂嫂你別難過了，吓着桂兒不更糟了麼？」屠耐貞嘆息一聲，扶了慧娥一把，站了起來，坐到坑邊，慧娥也坐下，屠耐貞道：「二位妹妹，我到現在一切全明白了，可是一切全完了，過去我這癡心妄想，他有回心轉意之時，妹妹咱們怎樣再活下去，他算毀了，任憑神仙出來，也把他心變不過來了。」慧娥道：「家門無德，該着丟人現眼，」屠耐貞搖搖頭道：「我看不儘丟人現眼，只怕還有一場橫禍。」慧珠道：「那也只好聽天由命，叫我們姊妹們又有什麼辦法，嫂嫂他不是走了麼，他走了很好，我們也不願意他再有這個家了，他變了狼心狗肺，什麼不要臉事全能做出來，他能逼你做下流事，還會拿我們當人麼？但盼他

從此把我們忘掉，嫂嫂你爲這兩個孩子，只好活下去，你活着沒有意味了，你身上掉下的肉，交給誰？嫂嫂你緩兩天，帶着桂兒，鳳霞，到你娘家住些時，老鏢頭總算還能養活的了你們，後面有他們兩位老人家，我們姊兒兩個只好豁出給人家做些針線活，把那幾畝荒地賣出去，多換些糧食，我們低頭忍受，二位老人家，一個是已竟殘廢，一個是軟弱無能，日月再不好，也不會長久活下去，他既養了我們兩個女兒，我們把他打發的埋到土裏，就算是做女兒的心盡到，姓蔣的無德，我們姊妹兩個命苦，自己知道命該如此，往後的事也就不用講了，那就全好辦了。事到如今，嫂嫂你想不這樣辦，還有什麼辦法，你疼了我們一場，現在你可別害我們，你若起別的念頭，你可知我們兩人全是姑娘，兩個孩子我們怎能撫養，嫂嫂你是明白人，還用多說麼？」屠耐貞此時真是肝腸寸斷，拉住慧珠的手，把桂兒攬在懷中，哄着向兩個妹妹說道：「我現在還能講些什麼，我有萬語千言，也無法出口了，妹妹們不用囑咐我，論情形，我是一時不能活，按妹妹說的話，我看那一面也不能死，只好忝顏活下去吧。妹妹你想，我們雖然精明強幹，終是女流，往後的日月只怕不易過下去了。」慧娥道：「先不用憂慮那麼長，只管眼前，咱們活一時算一時好不好？」屠耐貞點點頭，長嘆一聲道：「咱們混到那兒算那兒了。」這蔣鵬飛家中，父母兄妹，妻子，好好的一个人家，爲他一人甘心下流，走入岐途，執迷不悟，竟把這家門中籠罩起一層愁雲慘霧，更像那狂風暴雨已

在眼前一般，這一家眼看着要遭到人世間最悽慘的境地，現在這種淒涼景況，還算不得什麼呢。

屠耐貞被兩位妹妹勸着，自己那肯聽他們的話，帶着兒女回轉娘家，拋下他們不管，於心何忍！只好強打着精神，來維持這破碎家庭，雖然是家中沒有多少錢了，但是過着鄉下日月，粗茶淡飯，暫時尙還能將就着過活，一恍的工夫，又是半月光景，這時正是個暑熱天氣，這天晚間，後面蔣守義老夫婦早早睡下，桂兒鳳霞也全睡着了，天氣熱，屠耐貞心裏煩燥，睡不着，在院中納涼，慧珠也湊了過來，和嫂嫂做伴兒，說着家常事，慧娥是跟侄女鳳霞也歇息了，慧珠向嫂嫂屠耐貞道：「你看今夜星斗多麼密，大約明天又該熱了。」屠耐貞抬頭望着天空，口中答應着，看到銀河耿耿，雙星燦燦，屠耐貞想到自己遇人明算，蔣鵬飛一怒走後，再也不肯回來，自己真是忍辱偷生，爲了這兩個冤家，只好是甘受折磨，今生今世不是沒有出頭之日了，想到自己的事，如同熱油澆心，再也忍耐不下去，「咳！」的嘆息一聲，站了起來，扭轉頭去，裝着找扇子，把眼角淚痕拭去，那聰明伶俐的慧珠姑娘，雖沒看見嫂嫂落淚，聽到他嘆息之聲，已知道又勾起嫂嫂之傷心，忙的招呼道：「嫂嫂你看這些日子涼快多了，你不要胡思亂想的，個人好好的拉扯這兩個孩子，他們長大了，你不就得了麼？」屠耐貞道：「妹妹，我現在全想開了，給他個活一時算一時，自己勸着自己，儘往窄處想，一天也不能活下去。」慧珠道：「你爲兩個孩子，爲我們姊兩



個，及兩位老父母身上，咱們好歹的先過活下去，那時實在支持不了，那也就沒法子，嫂嫂你看在我的面上吧，不必難過才是。」屠耐貞方要答話，忽然衙門拍拍連響了兩聲，這姊兩個全是一驚！他們可全認爲是蔣鵬飛又回來了，屠耐貞此時簡直是沒有主意了，自己也不知是給他開門好，是不再理他好？慧珠姑娘心疼嫂嫂遭遇的過分難堪，自己不得不給他們夫婦兩人把這個僵局打開，遂站了起來，向屠耐貞說道：「他還有家，他還有臉回來，嫂嫂你不用理他，倒要看他拿什麼話見我們，我給他開門去。」

這種情形，各懷着一個心腸，慧珠姑娘認爲這個下流哥哥無情無義，不念父母養育之恩，不念夫婦之情，不念兄妹之義，自己也不願意答理他。所以只管往大門那裏走，也沒出聲問。外面叫門的也是只拍門，不發話，慧珠姑娘一肚子怒氣，把大門開了，轉身就往裏走，外面的人已然走進來，回身把門關上，慧珠姑娘想着，自己一個女孩子家，不參與家中事，任憑他夫妻去吵鬧，反正這不成材的哥哥，他既肯又回來，他定然還有懷念他老婆孩子之意，遂低頭緊走，奔後院屏門。這時院中可十分黑暗，忽聽得背後這人說道：「原來是蔣大妹妹，讓你受累了，我鵬飛兄弟呢？」慧珠姑娘聽得說話聲音，原本是很熱的天氣，給哥哥開門，心裏忿怒的身上全見了汗，此時如同一桶冷水從頭頂澆到脚跟，吓的轉身說道：「你是誰？」屠耐貞原本坐在小凳兒上，想着丈夫回來的情形，自己也不使理他，正低頭落着淚，也驚得站了起來。

來，說話的是那萬惡狂徒姓張的，他此時忽然闖來，真叫人不知是怎樣好了，屠耐貞就知道情形不好，咬牙切齒迎上前來，厲聲說道：「姓張的，蔣鵬飛不在家中，你黑夜闖來有什麼事？你要找他外邊去找，我們這個家裏算沒有這麼個人了，他也親自說出，不再管我們了，你趕緊請，這家中不便招待。」這個張五爺聽了屠耐貞這番嚴詞峻拒的話，竟自冷笑一聲，說道：「嫂嫂你這是怎麼說話，我是一番好意，前來給你們夫婦夾解合，張五爺是成人之美，我那天酒後無德，醉言醉語的得罪了嫂嫂，更叫你們恩愛夫妻變臉吵架，做朋友的事怎麼想怎麼對不住你們，我們哥幾個一處湊合，如同親弟兄一樣，我們費了萬語千言，才把鵬飛勸的回心轉意，他頭裏回來的，我在路上遇見別的朋友，多說了兩句話，叫他先回來的，怎麼我叫門他竟不給我開門，嫂嫂你又說出這種話來，把我們這片心血，全埋沒了。我知道那天晚上的事，還是放不過去，得了，嫂嫂我給你賠禮，這總可以了吧？嫂嫂你放心，今夜我準保交你一個順情順理的丈夫，那時你就知道我是好人了。」

屠耐貞惡狠狠的一口向他唾去道：「姓張的，你把屠耐貞看成何許人？我丈夫在家時，你敢當着他欺負我，如今他棄家遠走，你還敢找上門來，你真是把我們看成綿羊一般，你趁早給我滾！敢在我面前再多說一句話，我若不敢把你剝了，我就不是屠金榜的女兒了。」那惡徒依然是嘻嘻冷笑道：「嫂嫂你也吃醉

了，你怎麼這麼不給我姓張的留臉面，別胡鬧了，官還不打送禮的，我給你表裏合好來的，你怎麼這樣對待我，大熱的天，爲你嫂嫂跑了我一身汗，你快給我沏一壺茶，我等他一會兒，他定要回來的，嫂嫂和你說的全是好話，你不要冤枉好人了。」他說着就往前湊，伸手就要拉地上放的矮凳，屠耐貞喝聲：「禽獸，你欺人太甚！」伏身把那矮凳抓起，照着這張五砸去。張五一斜身，肩頭上碰這矮凳腿掃了一下，摔在地上，矮凳已然摔碎了，這張五哈哈一笑道：「莫怪鵬飛說你是個難纏的女人，趕情你仗着手底下練過三年五載的工夫，竟敢任意動手傷人，嫂嫂你這麼辦，可要自找吃虧，張五爺吃軟不吃硬的，你越是這樣，我倒要看看嫂嫂你究竟有多大本領，敢這麼任意動手傷人，嫂嫂你大概不知張五爺是怎麼個來頭吧？趁早坐在那，好好的跟張五爺講話，沒有你的虧吃，你不要把我看輕了，我有叫你生叫你死之力，你好好對付五爺，我能叫你丈夫跟你合好如初，我能叫嫂嫂你插金帶玉，穿綢裹緞，吃好的，穿好的，享人間福，不受人間罪，你這樣對待我，我能叫你全家全死在五爺手心裏，難倒你不信麼？」屠耐貞聽到他這番話，那還能再容忍，怒叱了聲：「你真是衣冠禽獸，可惜這張人皮叫你披來。」屠耐貞猛然往前一縱身，撲打過去，持掌就打，那張五冷笑一聲，腕子往下一翻，向屠耐貞的脈上便劈，這時屠耐貞赤手空拳，已顧不得一切，手腕往回下一撤，立刻左掌翻出，向張五的右脅上便打，張五往右一甩肩頭，他的左腳順地上一

滑，往屠耐貞雙腿上掃來。屠耐貞縱身閃避，那張五身形隨轉，身上還是十分矯捷，他竟猛撲過來，左腳一點地，右足飛起，向屠耐貞的背上踹來，可是後院屏的那邊，有人大喊了聲，「有賊」跟着這喊聲，一隻小木凳從暗影中飛過來，正奔他右腿膝蓋上砸來，張五爺沒想到，他家中竟還有人敢暗中動手，他忙的身形往後一撤，被這小木凳又把膝上掃了一下，憤怒之餘，一縱身竄上房，向下招呼道：「嫂嫂，你等着吧，到現在你還不知道張五爺是何如人？我姓張名鑾，人稱飛天虎，關中五弟兄有我五爺這一號，慢說你這麼個女人，連你家中這兩個丫頭，以及江湖上成名的人物，張五爺要想動他，也不會叫他逃出手去，你敢跟張五爺這麼無情無義，惹得我性起，我叫你全家老小雞犬不留，蔣鵬飛也是我們好弟兄，他很知道替我們効力，我不忍還下毒手，我再讓你這一次，叫你也思索思索，回心轉意，是你們的福田，嫂嫂就遷手底下那兩下子，我就認爲你不成，五爺走了，咱們過兩天見。屠耐貞已經闖進屋中，把寶劍抓出來，但桂兒已醒了，他不住哭，屠耐貞本想和這惡徒以死相拚，可是既知他已經退向房上，自己因慧珠妹妹之暗中這一木凳，觸怒了匪徒，恐怕他也遭了毒手，略一遲疑，這飛天虎張鑾，已經暗影中退去，慧珠這一噴後面的慧娥妹妹和鳳霞女兒，全已驚醒，蔣守義老夫婦有年歲的人，睡覺全輕，蔣守義是不能行動的人，陳氏也只是隔着屋中招呼慧珠，不敢出來，慧娥更是駭怕，攙着鳳霞一個勁兒的哆嗦，這時屠耐貞聽到後

個的呼聲，趕緊跑到屏門前，見慧珠伏在屏門上只是哭，屠耐貞把他拉出屏門外，低聲說道：「妹妹你先不要胡鬧，事情還不定怎麼樣，何必自行先鬧得馬仰人翻，對於事情上一點利益沒有，你還是趕緊的把老太太安慰住了，就告訴他，貓在房上，把瓦登下來，疑惑有了賊人，故而喊嚷是賊，慧珠點點頭，屠耐貞告訴他，你把他們安慰住了，你還是趕緊出來，我有話和你商量。」慧珠道：「嫂嫂你快把衙門關好，我這就來。」屠耐貞把衙門關好之後，趕緊回到屋中，把寶劍放在桌上，哄着桂兒，叫他仍行睡下，工夫不大，慧珠又從裏邊出來，來到屋中，屠耐貞向他擺擺手，叫他到院中等候，別看慧珠已經這麼大的姑娘，但是他那見過這種事，此時已是玉容慘淡，面上連血色全沒有，他那還敢到院中去，不住的用衣衫拭着淚，屠耐貞着心性把桂兒哄睡着了，這才站起來，拉着慧珠的手，來到院中，慧娥也從後院出來，看這姑嫂的情形，十分可疑，湊到近前說道：「嫂嫂倒是怎麼回事，可是真有了賊人了麼，屠耐貞道：「妹妹你找個凳子坐下，聽我告訴你。」慧娥聽到嫂嫂的話，知道這其中定有緣故，遂也找了個矮凳，坐在一旁。屠耐貞說道：「慧娥妹妹，咱們的禍事到了，這次也就是我姐妹出頭之日，這其中說不定就是你那無義哥哥他換了狼心狗肺，把匪徒打發到家中，想要作那傷天害理的事，現在我前後思索了一番，我實不能再含糊的活下去，這是天不叫我活這條命，我也只好認了命吧，不過我嫂嫂已經是半老的婦人，我和我老爹爹練過三

年五載，我是安心跟他們拚了，死活我只這一條命，我不顧惜了，嫁夫如此，我自己的命就算到家了，桂兒這一點年歲，我多咎才能把他巴結大了，我想開了，人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終歸是脫不過一個死去，我何必再留下去，妹妹們，你們尙是閨門少女，不必跟着牽連這些事，我遇上這種禽獸丈夫，好在他下手只是想毀我一人，我索性叫他趁心如願，這匪徒已經報出姓名，他叫飛天虎張璧，妹妹你們是個規矩買賣人家的姑娘，耳朵裏聽不到這此事情，那關中五弟兄，我可有個耳聞，因為我爹爹是幹鏢行的，和這一類人頗爲接近，這飛天虎張璧我還沒聽到過有這麼個名字，可是這關中五惡，人所盡知，是這一帶的江洋大盜，並且威靈結幫，明搶暗奪，他們是無惡不作。我屠耐貞不幸，遇到這種下流的男人，他更投身在匪幫中，更想把妻子出賣，我逃不出他們手去了，可是妹妹你們放心，嫂嫂出身不是什麼官宦大家的小姐，我不過是一個江湖保鏢的女兒，可是我爹爹是一個硬錚錚的漢子，在鏢行吃了一生，遍地全是朋友，老頭子一生沒掙到別的，就是到處受人敬仰，只生了我這麼一個女兒，雖說他老人家自己作了錯事，把我嫁了這樣個丈夫，可是我也不能養老送終，盡了我作女兒的心，如今遇到這種非常事，妹妹你們的去處，我自打算，我一身的事，只要解決了，往後不論如何，也不至再有禍事了。妹妹你們也得認命，二位老人家，只好由妹妹們支持着，把他們養老送終，可是你們姐兒兩個也得明白，他們老夫婦也不會再多活下去，一

個已經是半死的人，婆母他更是懦弱無能，兒子走了，兒媳婦身遭慘禍，剩下一門孤弱，他們還會活下去麼？事情逼到這兒，妹妹們只好往開處想，你們千萬別和我作一樣的打算，你們還是閨中少女，此不得我這半老婦人，你們要匪徒動了一手指，再死也不乾淨了，我打算叫你們明天一早把我這兩個冤家帶着投奔殷家集，暫時倚靠殷志謙老伯，也不必跟他們說這種丟人現眼，連姓蔣的祖宗臉面全喪盡的事，只告訴殷老伯，因為父親病體纏綿，過於苦惱，現在由我送他們到長安去醫治，只剩下你們姐妹倆沒人照應，所以投奔到殷老伯來，暫時在他那裏住些日，我想這麼說，殷老伯和父親是多年世交，總不會不好好收留你們，現在只有這麼辦，妹妹你們想，你們若是不走，留在家中，眼前這場大禍，把你們姐兒倆個的命饒上，不也是於事無濟麼？」慧珠和慧娥聽了這番話，慘然說道：「嫂嫂你把事情也不可看滯了，依我們說，要走大家一同走，我爹爹雖沒有多少朋友，可是像長安一帶，所有的行商，差不多都和爹爹有交情，索性咱們全家離開中郎驛，把這場大禍脫過去，將來再回來，嫂嫂你爲我們姐倆個還是忍耐一些吧！」屠耐真慘然說道：「傻妹妹你們這種想法，實不能那麼辦了。現在我這萬惡的丈夫，他安心把我賣掉，我走到那裏不易逃出他手去，那個匪徒已經親口說出，他們是關中五惡，他們在這一帶，擾亂多年，官家全奈何他們不得，他們既具這種惡念，何況今夜我已經和他翻了臉，他定要把你這苦命嫂嫂得到手中，才肯甘心

，真是能走的話，我很可以投奔我爹爹那裏，他老人家足以保護我，只是妹妹你們想：我爹爹偌大年紀，我這作女兒的出嫁到中郎驛，不能盡一點孝心，如今自信命苦，遇到這種不良的丈夫，我再把這傷心事，擺到老爹爹面前，我於心何忍，現在我已經鐵了心，任憑賊人把我怎樣，我自己的罪孽，我自己去受，我不能連累我爹爹了，妹妹們，依着嫂嫂的辦法，天亮後趕緊的走吧。」慧珠拉着了屠耐貞的手，恨聲說道：「嫂嫂你不必爲難，我也看出來了，這是姓蔣的家門無德，出了這種敗壞家風的子弟，鬧到現在這種情形，我算看透了，我們這一家人到這時算完，嫂嫂你是外姓人，遇到這種丈夫，自己認命，不肯說一句怨言，我們姐兒倆個，跟他是一奶同胞的兄妹，臨到我們頭上，跟着遭了橫禍，我們是命裏該當，不過本身遭到這種事，嫂嫂你這些年也看出來，我們姐妹兩個雖稱不起是千金小姐，不過我們准能守女兒的本分，多一步不敢走，多一句不敢說，我沒念過書，沒看過烈女傳，我們只知道守女兒家的規矩，我們從小長起來，敢說是沒作過一點悖理的事，現在家中居然發生這種人倫慘變，我們認爲這是前生的事，現在是死生各聽天命，我們姐兒倆個死在姓蔣的門中，一家全毀在匪人手中，那算命裏該當，我們那兒亦不去了。」說完了這話，這姐兒兩個竟哭起來，屠耐貞的心意，實想着把這兩個心愛的小姑子，把他們救出去，保全她們清白的女兒身，自己心中如同刀絞，本不能再解勸別人，不過個人打算好，要作出平常女子



不能作的事，竭力的抑制自己的悲憤，軟語溫言，百般勸慰，只是這兩個小姑子，亦是天生烈性，傷心胞兄蔣鵬飛不念父母養育之恩，不念夫妻恩愛之情，不顧父子天倫之愛，不念同胞兄妹之義，一個良家子弟，變成了禽獸的心腸，遇到這種哥哥，再活下去還有什麼意味，所以也鐵了心，不肯離開家中。這姑嫂三人，哭一陣，說一陣，四處的鷄聲報曉，天也就快亮了，露水沾衣，身上全是潮溼的，滿不覺得了。屋中的桂兒醒來，他哭起來，找他娘。屠耐貞長嘆一聲，站了起來，向兩個小姑子說道：「妹妹們這樣不體諒嫂嫂的心，叫我可沒有法子，禍已臨頭，我只有一身兩手，叫我顧的了誰，妹妹們，回到屋中，還是自己想想，能保全還是躲避爲是。」慧娥說道：「嫂嫂你得原諒妹妹們，我們的心對得起你，咱們任什麼不必說了。」桂兒哭得厲害，屠耐貞只好走進屋中，慧珠慧娥亦回轉後面。屠耐貞哄着桂兒，略憩息片刻，反倒強打着精神，照樣的起來，梳洗收拾，好似把夜間的事全忘掉，到後面看了看翁姑，見公爹還是喜喜歡歡的問長問短，婆母也和自己商量這開門七件事，屠耐貞痛心到極點，見公婆這樣越發的難過，心想作父母的養兒一場，他不圖上進，不行正道，胡作非爲，總還有敗子回頭之日，他只要回心轉意，作老人家的，總可以落個好收緣結果，這真是姓蔣的無德，兒子變成這樣，無法挽救，只怕你們這老夫婦死無葬身之地了。像這老夫婦，一生沒作過惡事，怎樣會落到這個結果，這真把人恨死，這真是問天天不語，喚地地

無聲，大數臨頭，我這作兒媳的雖有心保全你們老夫婦，但是我自身全不能保，我可顧不你們了！屠耐貞心中一轉念這些事，再不能和公婆說那些家常事了。假說自己頭痛，趕緊退出屋來，又判慧珠慧娥屋中，兩個妹妹每天起的最早，今天頂現在竟自沒出屋，門也沒關，屠耐貞進得屋來，見鳳霞女兒自己正在穿衣服，可是眼毛上掛着淚珠，慧珠慧娥全是原身的衣服，躺在那兒，面向着牆，好似睡着，可是肩頭一動一動的，鳳霞抬起頭招呼道：「娘！姑姑全哭呢！娘快勸勸她們吧！」屠耐貞唉了一聲道：「他們心裏不痛快，叫她們多哭一會兒就好了，下地跟我走，我給你梳洗收拾去。」鳳霞莫明其妙，趕緊下了地，屠耐貞領着他回到自己屋中，今天反倒很仔細的，給鳳霞梳完了兩個歪辮兒，鮮紅的頭繩兒，襯着黑頭髮，分外的好看，鳳霞已經十一歲，正是小女孩子鮮豔的時候，這一梳洗完畢，細白的兩頰，天然的紅潤，兩隻大眼睛，襯這長睫毛，黑白分明的眼睛，如同一泓秋水，唇若丹朱，腮邊兩個小酒渦兒，越顯得秀麗可愛，梳洗完了，屠耐貞把鳳霞的臉兒，搬的仰起來道：「娘看看你。」屠耐貞看到愛女，這種鮮豔，天真，自做心腸不是鐵的，那還忍的住，痛淚直流，把個鳳霞吓的忙問：「娘你爲什麼又哭。」屠耐貞那還說的出話來，把鳳霞摟在懷中，哭了起來，這一來桂兒在炕上亦大哭起來。這一家被愁雲慘霧籠罩着，只有那蔣守義老夫婦尚在夢中，那又知道一場慘禍已在目前。

屠耐貞哭了一陣，念到單捨不得愛子愛女，又該如何？自己趕緊立斂悲哀，把鳳霞桂兒全哄好了，自己更親自到小姑子屋中，把兩個妹妹招呼起來道：「妹妹們幫着我做早飯，該着什麼辦什麼，現在哭死也沒用，咱們想開些吧！」慧珠慧娥全坐起來，看了看嫂嫂，悵聲說道：「嫂嫂你好狠的心腸。」屠耐貞道：「事到臨頭，我不強掙扎着，難道坐在屋裏等死麼？」慧珠慧娥冷笑了一聲道：「好，咱就這麼辦。」這姐兒倆個，略事收拾，跟着嫂嫂到廚房，把早飯做得，打點着二位老人家合兩個孩子吃過飯之後，這姑嫂三人，誰還嚇得下去，在午後沒事的時候，慧珠慧娥在自己屋中，反倒高高興興的把身上的衣服滿換了乾淨的，並且把中衣合上身的小衣裳，特別的紮縛緊湊，不施脂粉，把頭臉都收拾乾淨，屠耐貞倒時時提防她們姐妹倆人一個想不開，行了短見，不時的到她們屋中去察看，見她姐妹倆個收拾的這麼俐落，自己故意的向她們倆人問道：「你們姐兒倆個，倒還有這麼些開心，收拾的倒這麼乾淨啊！」慧珠冷笑一聲道：「我們心是清白的，人是清白的，乾乾淨淨來的，我們預備着乾乾淨淨走不好麼？」屠耐貞慘然答道：「一很好，這才對呢，我願意妹妹們事事全明白，可是你們把心放穩了，事情不到臨頭，可不准你倆人早作別的安排。」慧娥答道：「嫂嫂你放心，我倒要看看我這親胞兒，他把我們毀到怎樣地步，不看明白了，我們死不瞑目。」屠耐貞點點頭道：「妹妹可要口應心，咱就這樣吧，我歷來作事謹慎，我跟我老爹爹好

歹練了十年的武功，不過我不敢自信，更兼對頭人又是綠林中出名的人物，我所以不敢保准怎麼樣，禍事倘若發作，妹妹們千萬不要慌張，這個嫂嫂還要憑我一身的本領，和他們作最後的一拚，萬一蒼天見憐，我們或者亦許保全了一家的性命，實在不成了，那可沒有法子，我拿我這條命報答我那好丈夫，你們姐兒倆個死後冤魂不散，去找你那喪心病狂的哥哥，問問他一家人跟他有何冤何仇，害得全家毀在他一人之手，妹妹們想，應該這麼辦吧？」慧珠慧娥全點點頭，屠耐貞把倆個小姑子安撫着了，這才回到前院，自己亦收拾了一番，把個人不願意叫人看的，完全用火焚化，把自己僅有的一點積蓄，裹了一個很小的包兒，帶在身上，寶劍預備在手下，但是自己看到這把劍，不禁有些自餒，這並不是屠耐貞沒有勇氣，任憑手底下有些功夫，終歸是個女流，何況關中五惡，若果然傾巢而出，自己孤掌難鳴，就是拚命的和他們動手，恐怕也難逃出這般惡魔之手了。屠耐貞把一切收拾好了，一個人沒有不惜命的，何況他還有老父和子女牽連着，天色晚一時，他心裏加重一分難過，但是到了這種情況下，也就無可如何了。趕到晚飯之後，屠耐貞雖然說能担当事，但是遇到這種生死關頭，也不由的一陣陣心慌意亂，到後面看了看老夫婦，也早早的歇息下，慧珠慧娥兩個妹妹，全在後面，也全是愁眉不展，不知這場大禍是否就在今夜降臨，可是直到了二更過後，沒有一點動靜，屠耐貞想着，或許能脫過這步劫難，倘能少緩時日，或者能容自己另謀對付之

策，那就是我屠耐貞之福了，爹又到後面囑咐兩個妹妹，和鳳霞，好好歇息，大略今夜不致有什麼事了，既或有什麼動靜，你們一個姑娘人家，不找到頭上，千萬不必多管。慧珠慧娥答應着，屠耐貞出來，慧娥把門掩閉，收拾歇息，天氣熱，那好就睡着了，門雖然關了，在這種外鎮鄉下的地方，房屋的裝修，大多數沒有城市那種設備，天氣熱的時候，並沒有紗窗，只把紙窗支起，爲得屋中稍微涼爽，慧珠大雨歲，心裏盤算着過去和未來，那裏睡的着，慧娥也就是剛一迷離，鳳霞已經睡着了，耳中突聽得房上有了響聲，姐妹兩個心裏全招着事，霍然驚醒，全蹙身坐起，忽然院中有腳步的聲音，慧珠慧娥全是合衣而臥，心驚胆戰的把鞋穿上，慧娥跑到屋門口，從門縫張望，慧珠却到了窗前，隔着紙窗就往外張望，立刻吓得幾乎堆在那兒。

### 第三章 屠耐貞殺女全血胤

慧珠姑娘在張望時從房上已經跳下兩個匪徒來，全是短衣襟的打扮，背後橫着兵刃，這兩人內中就有一個到這裏來過，就是那姓鄧的，哥哥會招呼他作鄧七爺，那一個年紀有三十多歲，相貌長的非常凶狠，這兩個匪徒，在院中略一張望，一個奔走爹娘那屋中，一個奔窗前去，慧珠一看這可完了，把我們堵在

屋中，那還會不瞞目受死麼！這沒有遲疑思索的功夫，因為紙窗往裏支起，那匪徒竟自胆大已極，一縱身已登到窗台上，手攀着窗口，忽然間他往裏一探身，手中似乎拿出一件什物東西來，就見他往窗口裏一幌，一片火星子，立刻把一個火摺子幌着，慧珠咬牙切齒，想到再遲延片刻，他只要進屋，我們姐妹非落在他手中不可，慧珠在情急之下，身旁正有一個銅臉盆，一個人在拚死的時候，能够生出平日沒有的力量來，這就跟俗語說「一人拚命，萬夫難當。」慧珠是一個閨中少女，叫他怎樣拚命，可絕沒有那樣本領，但是他這猛然一臉盆砸去，那匪徒是關中五惡劍子手鄧倫，他一來是已知道蔣鵬飛家中，除了屠耐貞手底下會些功夫，其餘的全是老弱無能，他就沒把他們放在心中，更兼從黑暗中火摺子乍一晃着了，眼前也是看不真切，慧珠這一臉盆，竟把他砸下窗台去，摔在院中，鼻破血出，連門牙也盪掉了一個，這支銅盆棒在院中，聲音很大，旁邊屋中老母陳氏也怪喊起來，不住招呼：「姑娘是什麼事？這時這鄧倫雖然臉面被砸上，可是決不是致命的重傷，怪叫着坐了起來，同他到後院來的，名叫韓天放，見鄧倫受傷，他却縱身過來喝問：「鄧二哥，怎麼樣？難道他這裏有預備嗎？」鄧倫一邊抹着臉上的血跡，一邊恨聲說道：「好個大胆的丫頭，他敢動鄧二爺，三弟你不用管，我收拾她，他說話間已經站起來，一抬手，把背後的鬼頭刀撤下來。匪黨們在院中這一發話，蔣守義夫婦聽見這情形不好，這分明是有匪人要來打搶自己家中，竟自

高喊起來，一疊連聲的嚷着有賊，那韓天放怒罵了聲，老狗們，連一時全等不了，任你喊破喉嚨，看有誰來管你，他把背上的刀也撤下來，一縱身到了屋門口，門是關着，一抬腿喀喳一聲，把板門踹倒，一手提刀，一手晃着火摺子，闖進屋去，那陳氏老太太她見匪人竟闖進屋來，更是連喊救命，他們所住這種地方，是火石橋東，也無居隣，任憑你怎樣喊，那有人來救你，那韓天放把刀往這位老婆婆的面前一晃。喝道：「老狗你趁早住聲，老老實實的呆着，還叫你們多活幾時，三太爺要你沒有用，你只要順情順理，你兒媳跟你兩個女兒嫁了老子們，我們還養老送終呢，和你好說好講，敢不聽從，立時要了你的命。」這蔣守義是個極固執的商人，現在病廢在床頭，人雖然不能行動，但是他天性不會改了，聽到匪徒說出這種穢語污言，他那還聽的下去，再說他已經纏綿久病，那還把死放在心上，立刻破口罵道：「賊子，你說這種傷天害理的話，你不怕遭報麼！姓蔣的閨女甯可嫁給要飯的，也不能嫁給你這臭賊。」這句話把韓天放惹惱，喊了聲：「不識抬舉的老狗，叫你先嘗嘗臭賊的刀快不快。」他往前一探身，一刀扎在蔣守義的胸膛上，蔣守義慘號了一聲，立時倒在坑上，這位陳西老太太，見賊人竟逞凶殺死了蔣守義，哭號着嚷道：「我這老命也給你吧！」手底下沒有別的東西可抓，在坑前的矮榻上放着個便盆，這位老婆婆此時把平日那種懦弱無能的情形一變，抓起這個便盆來，也不管是頭是身上，向韓天放猛砸了去，韓天放一閃身，雖

則沒被砸上，但是便盆裏半盆子髒水，潑了他一臉一身。他手中的火摺子也被澆滅。韓天放罵聲：「好喪氣。」這位老婆婆她在這黑暗中，手底下是抓到什麼算什麼，他在坑上，旁的東西撈不到手中，只有作針線用的簞籬，隨手抓到，剪刀木尺滿飛起來，火摺子雖滅，但是韓天放他是積盜，火一擋眼光。往門旁先閃了閃，躲開了他飛砸過來的幾件東西，屋中這種聲勢十分驚人，桌上的陳設砸碎的聲音，響成一片，韓天放咬牙說道：「老狗，就叫你們一塊兒併骨吧。」他手底下越發的陰損奇毒了，因為這位陳老婆婆這便盆砸的，犯了綠林人的忌諱，他反倒不肯叫這老婆婆一刀斃命，連着扎了三四刀，這位老婆婆呼號慘叫，翻騰躲閃，掙扎了半晌，這才斃命在血泊中，同時在院中已經是一片撲擊動手的聲音，韓天放把門簾擡下來，把臉上身上的髒水擦拭了一下，提刀闖出屋中。趕情院中屠耐貞已然和從前進去的飛天虎張懣動上手，那劊子手鄧倫，不知如何二次受傷，却坐在了慧珠慧娥的門旁，手按着肩頭，往外直冒血，可是在門左邊一個姑娘，已經碰死在窗台下。這就是兩下的事無法同時的敘出，在韓天放動手殺戮蔣守義老夫婦時，劊子手鄧倫在受傷羞憤之下，更是對慧珠慧娥不肯放手了，他咬牙切齒的撲奔了屋門，一抱腿把兩扇門踢開，用刀闖路往裏就闖。已動了手，知道姐兩個已到了臨死的關頭，那鳳霞已然吓的爬起來招呼姑姑，慧娥猛撲到炕邊，噙了聲：「好孩子別言語。」她把早預備好了的鋒利剪刀抓在手中，猛撲到門旁，也正是



劊子手鄧倫往裏闖進來，慧娥斃着死的心腸，把害怕畏死之心，全沒有了，他用着力的把剪刀向鄧倫的胸頭刺去，這鄧倫猝不及防，只覺胸有一個黑影撲來，他微一偏身，這剪刀正扎入他肩頭旁，這慧娥力量使用的猛，連身形兒一塊兒隨着撲過來的，若不然當時也得死在鄧倫的刀下，這鄧倫噁呀一聲，向門外倒去，慧娥也闖出門外，那鄧倫痛得怪叫了一聲，還恐掙扎着，起來用刀去砍慧娥，可是慧娥此時也提防着沒把他扎死，落在他手中，在地下連滾了兩個過兒，那鄧倫將他的把刀抓起來，這慧娥猛然一頭向牆上撞去，立時血花飛濺，慘死在門旁，那慧珠却在慧娥剪刀扎傷了鄧倫之時，他立刻跑到床邊，向鳳霞招呼了聲：「好孩子千萬別言語」，他伸手把鳳霞抱起，這時也正是慧娥已經向牆上撞去，那劊子手鄧倫向地上抓他的刀，慧娥就在這時闖出門外，矮着身軀，從牆下黑影處跑到屏門前，竟闖出屏門來，這時若是前面的匪黨，尚在院中，慧珠也就走不脫了，正巧是那飛天虎張鑾，他和屠耐貞已經動上手，他們所來的是弟兄四人，關中五惡的四爺杜飛龍也在房上巡風，兩下裏堵着，這時慧珠闖出來，他們房上動手的聲音很大，慧珠又從黑影中往外逃，屠耐貞跟匪黨動着手，心裏還擔着兩個妹妹，和後面的公婆，他逡往後面追來，這倒給慧珠逃出匪黨手下的機會，這時一個深閨弱女，他只有想帶着姪女逃出惡魔之手，他可是什麼也顧不了，再也想不起其他的人，眨眼的已經奔到大門的牆角，猛然耳中聽得嫂嫂屋中發出哭聲，不住的喊娘

，慧珠一聽見這種聲音，暗罵自己該死，這個家已經完了，妹妹已死，老爹老娘大約也遭了毒手，我怎麼只把這女孩子拚命的救出來，現放着接續蔣家後代杏煙的桂兒不管，好糊塗，立刻折身轉回來，撲奔了屋中，照個深閨弱女，在這種強徒逞兇之下，要爲蔣氏宗祧保全一脈。

慧珠姑娘驚悸亡魂之下闖進屋中，裏面又沒有燈火，又怕匪黨聽見，不敢出聲答應，好在是自己走熟了屋子，湊到炕前，低聲招呼桂兒：「好孩子不要哭，姑姑來看你。」從黑暗中摸到了桂兒，把他抱了起來，但是他一個姑娘那有多大力氣，鳳霞在背上揹着，他雖然大一點，總是一個小女孩子，早已把他吓得癱軟了一樣，叫他下來走，那還走得了，攆着一個，抱着一個，真難爲了慧珠，那桂兒太小，他只有四歲，任什麼不懂，屋中又黑，他還是哭着找娘，慧珠銀牙緊咬，低聲說道：「桂兒有命沒命，全在你了，把匪人哭得趕下來，只有一塊兒死吧！」乖乖的跑出屋來，在那時這婦女最是怕遇到這非常事，全是纏足，平日是輕移緩步的慣了，這時叫她揹着兩個孩子，她那爲禁受的了，可憐她偷偷的逃出大門，這桂兒看到姑姑把她抱出來，竟往這黑暗處走，不抱他去找娘，他更是不依不饒，恨得慧珠只好把他挾在左肋下，把他臉兒按到自己的胸口下，貼着牆根，往前緊跑，可是這桂兒的哭聲，可把那巡風的匪徒杜飛龍驚動了，往前面追尋查看，那屠耐貞已經落到後面院中，看到窗下躺着那具屍，也沒看出是慧珠慧娥來，只知道遭

了他們的毒手，從後面闖出來的韓天放，他已經闖入這姐倆個屋中搜尋慧珠，見屋中人，已經走脫，趕緊翻騰屋中，嗚呼道：「五弟這屋中的雛兒可走了一個，你的事你自己辦，我們得把他撈回來」，房上巡風的杜飛龍却答應了聲：「三弟說的不錯，咱們露了空，前面有小孩子的哭聲，大約要逃出手去，他說完了，頭一個翻出了後院，韓天放也飛身竄上房去，屠耐貞此時不顧生死拚命的和飛天虎張嬖力戰，那飛天虎張嬖手底下十分厲害，祇爲他安心要得着這個女人，他絕不肯下毒手，所以屠耐貞能够和他們拚鬥多時，這時聽到匪黨們的招呼，知道是小姑子有一個逃出手去，大約是把兩個孩子全帶出去了，只是妹妹們懦弱不能，被匪一發覺再難逃出他們手去，在韓天放往房上一竄，屠耐貞掌中的青鋼劍，猛力的往飛天虎張嬖的刀上一擦，把他的刀擋開，跟着矮身盤旋着用掌中劍，「秋風掃落葉」斬張嬖的雙腳，張嬖一躍身閃避，給屠耐貞綏開勢，往旁一撤身，袖箭已扣到掌中，墊步擰腰飛縱上房坡，那韓天放也就是剛越到二道門的牆頭，屠耐貞看準了背後，手揚處，咯吧一響，雙筒袖箭打出一隻去這般匪黨他們到蔣家來，已經打算好了，伸手把這姑嫂三人架走，絕不會費事，就因爲深知他們家中的情形，兩個姑娘懦弱無能，屠耐貞總有些本領，憑着弟兄兩人那個伸手也能够把他收拾下來，就沒把這一家人放在心上，這就是驕敵者必敗，這韓天放手黑心狠，想不到屠耐貞這隻袖箭打來，他聽得袖箭的機簧響聲，再想躲閃已經是來不及了。竟

自努力的閃身，也正穿在他左肋上，整個兒的從房上栽下去，那前面杜飛龍他認爲是那蔣家姑娘逃到屠耐貞屋中藏躲，他進屋去亮火摺子搜尋，不止於沒有姑娘，原知道他家中有兩個孩子，也是一個不見，才從屋裏闖出來，韓天放已經被打下房來，拜兄受傷，他趕過來救護，可是這時韓天放已經是暈絕過去，他查尋傷痕不能再離開，這時屠耐貞卻得抽身逃奔前面，那飛天虎張璧，那肯讓屠耐貞逃出手去，他跟蹤趕了出來，屠耐貞發覺這一袖箭，居然把那匪徒打下房去，減去了一個敵人，更有那個羽黨，尚在救護他的受傷同黨，只有那飛天虎張璧一人不捨，自己明知不是他的對手，可是一個人總存着萬一的希望，此時倒也想暫逃開他手下，死不足惜，先免得受他凌辱，屠耐貞飛縱出後院，翻到了前面客屋的屋頂上，耳中卻聽得在房屋的東牆後，似乎有桂兒的哭聲，這種聲音，在這時候，最是刺耳驚心，心頭肉生死關頭，那就容易割捨的下，只是張璧緊緊追趕了來。自己要是向那愛子的哭聲處逃去，豈不要全落在匪徒手中？遂向大石橋這邊飛逃下來，那張璧在後面狂笑着招呼道：「嫂子，我看你不用癡心妄想，今夜你就跑到天邊上張五爺也要把你追回來，你趁早跟五爺走。」屠耐貞頭也不回，如飛的撲上大石橋，只是到這裏又遲疑了，只要一過這橋，就是中郎驛的鎮店，自己往鎮店裏逃，隱身的地方，固然較多，可是驛鎮上野犬太多，只要一驚動了這街頭巷尾的野犬，吠聲一起，更別想脫出匪徒的手去，翻過大石橋，這座橋是弓背形，當中

高起三四尺來，他已經到了橋那邊，驀然暗中祝告，我這還有一隻袖箭，若能够叫我得手，也許保得我屠耐貞一命，下得橋來，往橋側一轉，正隱身在石橋欄杆旁，那飛天虎張璧也跟蹤趕過橋來，屠耐貞容他越過大石橋，往前追過十幾步去，一抬手這隻袖箭打出去，那知道飛天虎張璧追過橋來，不見屠耐貞的蹤跡，心中一動，趕忙往兩下裏查看他能隱身的地方，正在一斜身，屠耐貞的袖箭已然打出，也是奔他的背後，他這一轉身，袖箭穿着他的右胳膊下面打過去，皮肉受傷，張璧一個痛疼，刀里出手，屠耐貞見沒把他打死，往起努力一縱身，竄上石橋，反往回下裏逃了回來，那張璧雖不是致命處，但是他這條右臂下皮肉完全被穿透，刀又出手，急剝開血往外湧着，遂看見屠耐貞逃過橋去，他得把傷口先纏上，免得血流過多，把包頭擡下來，慌忙的纏在傷口上，這時那杜飛龍因為韓天放已死，飛天虎張璧又離開蔣家，他也跟蹤追下來，他道到大石橋前，聽得橋旁邊的荒草響了一下，並沒有理會，飛身竄上橋當中，想在高處張望一下，張璧已經看到他，高喊着：「橋上可是杜四哥麼？」杜飛龍答道：「是我！五弟你怎麼樣？」張璧道：「我掛了彩，四哥你趕緊趕追！她才翻過橋去，沒走遠。」杜飛龍道：「好厲害的女人，敢連傷我們弟兄，五弟他逃不出我們手去。」這杜飛龍翻身追趕下來，屠耐貞從大石橋逃過來，自己就隄防着家中還有匪黨沒追出來，一逃過大石橋就竄向路旁草叢中，還算萬幸，杜飛龍正在這時趕到，屠耐貞已把身形隱起

，容他翻上橋去，逡尋着方才聽到愛子桂兒哭聲的所在，房後的東牆一帶，尋找過來。只是到了東牆下，並沒有小姑子的蹤跡，他們房後就是一片荒涼的莊稼地，跟許多處坎地，一片片樹木叢雜，自己矮下身軀仔細打量，準知道小姑子是跑不遠，她弄着兩個孩子，那裏能走出多遠路去，果然又聽到桂兒的哭聲，不過只是一聲，再也聽不見一些聲響，辨別了一會兒，明白他們就是在不遠，那何家坎地樹林子一帶，可是這裏離着大石橋並沒多遠，杜飛龍和張璧發話的聲音隱隱可以聽到，屠耐貞逡飛身撲奔何家坎地，來得近前，穿進圍着坎地的樹木，依然看不見他們的蹤跡，提着劍只得低聲招呼：「妹妹你在那兒了？」嫂嫂來了，快快答應。「這時在一個大坎堆面，發出聲音來，答道：「嫂嫂你快來吧！可急死我了。」屠耐貞一聽，原來是慧珠妹妹，這才知道家中死的是慧娥了。屠耐貞趕忙轉到坎後，見慧珠妹妹坐在地上，風霞藏在慧珠的背後，桂兒撲在她懷中，慧珠妹妹更把他的臉，緊按在胸口上，屠耐貞此時心似刀扎，看到小姑子和自己兒女這種情形，自己真是淚如雨下，慧珠忍不住悲痛哭出聲來，風霞看到娘來了，從姑姑身後跑了過來，撲到屠耐貞身上，委屈得放起聲來，那桂兒也從姑姑的懷中掙扎的抬起頭來，不住的喊着娘，屠耐貞一手抓住了慧珠的肩頭，一手把女兒風霞胳膊和她的臉，按在自己身上，低聲招呼道：「妹妹不要哭，罪人可追下來了，你們還得快快逃命！」慧珠強忍住悲聲，向嫂嫂說道：「嫂嫂我見着你，我不想逃命

了，只求你把這兩個孩子趕緊帶着逃走罷，我那裏有那麼大力氣帶着兩個孩子逃出匪黨之手，與其同歸於盡，何若保全這兩條性命，也爲我蔣家留一條後，別落個斷子絕孫。」屠耐貞一邊喝着風霞，不叫她哭，告訴她匪人已將趕到，只要再哭，匪人來了，一個也跑不脫，只是那桂兒年歲大小，任憑你怎樣說，他滿不懂，只知道一個勁的找娘，屠耐貞把寶劍插在地上，伸手把桂兒抱起來道：「要命的冤家，全快死淨了，你還哭呢！」可是屠耐貞說這話時，痛心欲死，一個天真爛漫無識無知的孩子，他遇到這自甘下流的爹爹害得他這點年歲，就嘗到死走逃亡之苦，太以叫人痛心了，桂兒被他娘抱起來，立刻也止住哭聲，屠耐貞向慧珠妹妹說道：「你既是存心要保蔣家這條後代，你就帶着她們走吧！不要指望着我還能逃出手去，你不是賊子們心目中人，他們定能放過你去，好妹妹！事情緊急，不要耽誤，快快去吧！」慧珠悲聲說道：「不行，要走一同走，要死一同死，嫂嫂你知道我是個無能的妹妹，你叫我逃奔那裏？」這時遠遠的連響呼哨，聽那聲音還是奔這邊撲來，屠耐貞厲聲說道：「胡塗的妹妹！你還不趕緊走。」說着話已經把桂兒送在她懷中，那慧珠姑娘一把抓住了嫂嫂的衣服不肯撒手，哀聲說道：「嫂嫂你有拚命的能爲，爲什麼不幫着妹妹逃出手去。」屠耐貞道：「你還癡心妄想，賊子們按心要我一人，我不落到他們手中，他們焉肯甘心，我和他們一死相拚，你們倒許能脫出患難之手，還有一線命的希望。」慧珠道：「你就忍心這

兩個孩子不管，自己把命送到他們手中，爹娘，妹妹，全遭慘死，只有留着你，還能設法爲我全家報仇，也好找我那窩獸不如的哥哥，我們見着他，死也甘心了。」這時離着幾丈外，那蘆葦邊一陣響，有人發話：「五爺你聽，大約許在攻圍子那邊。」這時屠耐貞把劍從地上抓起來，厲聲說道：「妹妹你聽賊人已到，你快快撒手，我迎上前去，你們也好逃生，你再若和我廝纏，我可用劍砍你了，鳳霞尙在抓着屠耐貞不放手，屠耐貞却自一把把愛女的手奪開，用掌中劍向慧珠的面前一幌，慧珠一躲閃，鳳霞也被屠耐貞推在她身上，屠耐貞一轉身，嗖嗖的連着兩個縱身，已經從北邊竄出了攻圍子，反倒往東北撲向一片有蘆葦的地方，故意的用掌中劍嘯嘯的連砍了兩劍，響聲很大，這時果然已經被匪黨聽見，那關中五惡的杜飛龍，和飛天虎張璧，打招呼，撲了過來，屠耐貞見那頭一個來的正是那杜飛龍，自己猛然往外縱身，人隨劍一同往下落，向杜飛龍斜肩帶背劈去，這杜飛龍聽得蘆葦一作響，趕忙一撤身，屠耐貞的劍到，虧他用掌中刀一斜身往外一掛，一扁腕子，刀尖子反向屠耐貞的右臂削來，飛天虎張璧已然趕到，厲聲喝道：「我看你這女人，還往那裏走？」他竟輪刀趕過來動手，他們是安心想要活的，雖是兩下夾攻，可是不肯往致命處下手，屠耐貞是安心和這兩個惡魔作拚死之鬥，她把全身的力量完全施展出來，也就仗着杜飛龍和張璧是不安心要她的命，所以才容得屠耐貞保全一時，倖免於死，只是功夫一大，她依然是不行了，無論武



功如何，究屬一個女流，氣力總有些遮不上去，所以漸漸的劍法散亂，屠耐貞見不能再往下拚了，在這種情形下，要想把兩個賊子親手誅戮，是不容易，最後只有自己橫劍自刎，就在這時，耳中忽然又聽得那桂兒的哭聲，母子連心，屠耐貞不由一驚，暗自着急，怎麼慧珠妹妹這時還沒逃開這裏，難道真個全送到他們手中麼？這時精神一振，掌劍無形中加緊的幾分力氣，耳中所聽到的聲音，是正北一帶，屠耐貞在最後掙扎之下，依然想着，無論如何也把這男孩子逃得活命，自己雖遭慘死，也還落個有燒銀化紙之人，她心中打定了這種主意，立刻把劍招盡力的運用，奔騰疾刺，「腕底翻雲」連着運用了「連環四式」的劈，刺，點，扎，把杜飛龍，張嬾用劍鋒迫得後退了兩步，好像是要逃奔到她家中，飛天虎張屠，哈哈一笑道：「蔣嫂嫂！你是脂油蒙着心，還妄想逃出五爺之手？我看你，算了吧！憑你有多大的本領，在五爺面前你也施展不出來，五爺若是安心要你死，那不是易如反掌嗎，不過五爺太愛你了，所以願意擒個活的，五爺不過逼着你，看你舞劍呢，五爺亦沒和你動真的，請你歇息會兒吧，若不然，恐怕今夜就把你累死了。」說着話立時和杜飛龍從後面追來，屠耐貞努力往前奔馳着，已經打量好了隱身之所，已經堪堪的到了大石橋附近，猛然的脚下用力連着幾個縱身，已經撲向一片樹林前，那張嬾和杜飛龍也怕她穿林逃走，猛喊了聲：「四哥趕緊追！」那杜飛龍腳底下尤其快，他已經頭裏猛撲下來，一揚手就是一鏢，往屠耐貞的跨上打來，屠耐貞猛

然往右半斜身，左腿往右一撇，掌中劍已經交到左手，在方才逃奔坎塹時，已然把雙筒袖箭又裝好，此時把他這一鏢閃過，手揚處袖箭打出，那杜飛龍鏢發之後，更往前一縱身撲過來，這一箭正穿在他左臂下，皮肉全破，痛得他怪叫了一聲，連刀全扔在地上，屠耐貞一擰身，竟自竄向樹林中，那張雙雖是跟蹤追趕，但是見杜飛龍受傷，不知他傷痕輕重，只好停身查看，屠耐貞竟在這時繞出樹林，從荒草蘆葦中奔相反的方向，向北折轉來，奔那桂兒哭聲的所在撲去，她這正是用聲東擊西之法，穿着一重重荒草，耳中還注意的聽着，蔘然又是一聲哭，急得屠耐貞身上更出了燥汗，心說冤家們！這如何再逃得出匪黨之手？屠耐貞此時那還管脚下的道路，是土坑，是葦塘，她拚命是的闖一步是一步了。相隔沒有多遠，不過一箭地，這時已經聽到慧珠妹妹低聲嗚叱桂兒，屠耐貞脚下加緊，來到一片蘆葦地中，見她們三人，正坐在地上，那慧姑把桂兒抱得緊緊的，鳳霞却把雙臂擋着臉，爬在她姑姑肩膀上，不敢出聲，屠耐貞一看這種情形，小姑子慧珠想弄着姪男姪女逃走，是不容易了，自己來到近前，低聲招呼道：「妹妹，怎麼你們還沒離開此地？嫂嫂我可沒法子再保全你們了。」慧珠抬起頭來，已經說不出話來，屠耐貞借着星月之光，看到妹妹的臉上，慘白如紙，氣喘吁吁，那桂兒還在掙扎着，不肯好好的叫她抱着，屠耐貞心如刀攪，慧珠哽咽着擱了聲：「嫂嫂！我可實在沒有力量逃走了，嫂嫂你要幫着我救這兩個孩子，鳳霞把腿擰

傷，我抱着姪兒，已經是力盡筋疲，叫我怎樣再把鳳霞抱着走，嫂嫂你快跟我一塊兒逃吧！」這時鳳霞從她姑姑的肩頭上拾起身來，撲到屠耐貞身上，哭着說道：「娘！我腿痛的跑不動了。」屠耐貞厲聲喝叱道：「不准哭，不准高聲。」那姪兒聽到他娘的聲音，更不肯叫他姑姑按着他，掙扎着要奔屠耐貞，屠耐貞此時牙咬得發出響聲來，恨聲說道：「冤家們！前世造了什麼孽？遇到了你這個爹爹，這全是一堆冤家湊在一處了。」慧珠厲聲說道：「嫂嫂……」跟着兩聲呼哨，一聲從東面發出，一聲是從南邊接的聲，慧珠不由的一哆嗦，慘然向屠耐貞道：「嫂嫂！我們逃不出手去，不如死在一處吧！這種罪，我也不願意受了。」屠耐貞一聲冷笑道：「妹妹！現在我把心腸變了，我不叫你死，嫂嫂我也不想死呢！妹妹你無論如何，掙扎着抱着姪兒逃開這裏，這個苦命丫頭，不要管她了。」慧珠睜着眼說道：「嫂嫂！你這是什麼話？你一人應付匪人，已經不知怎樣了，你把鳳霞留在身邊，你們一同死麼？那還不如一塊兒死呢！」這時呼哨聲漸逼漸近，情形越發緊急，屠耐貞厲聲說道：「妹妹！你不是安心爲姓蔣的留一條後麼？不必多說，快走！」那鳳霞只倚在屠耐貞的腿上，腿摔傷又痛又害怕，這時忽然在離開她們停身處不遠，剎啦的蘆葦一響，是那杜飛龍的聲響，他喊道：「五弟，往這邊圍，大約在這裏了。」屠耐貞猛然把女兒鳳霞的肩頭抓住，往地上一摔，咬緊了牙關，掄起劍來，一劍劈去，這個可憐的孩子，慘呼了一聲，已經死在自己的

麴娘的劍下，那慧珠嗷一聲，身軀往前一俯，竟自暈死過去，屠耐貞輕撥着蘆葦，斜往西南穿出兩三丈去，這才往起縱身，故意的叫他們看見自己的形蹤，果然這杜飛龍和飛天虎張璧已經全看見了，屠耐貞逃走的蹤跡，重時追趕過來，屠耐貞誘着他們，仍撲奔大石橋這一帶，此時她已經在力盡筋疲之下，那還逃的開，這兩個匪徒，漸漸追近，屠耐貞且戰且走，已經到了大石橋旁，屠耐貞也實在不能支持了，遂一轉身，把掌中劍往飛天虎張璧的身上擲去，張璧微一閃身，把屠耐貞的寶劍打落地上，屠耐貞厲聲罵道：「萬惡狂徒！我一家慘死在你手中，我到陰曹地府也要告你一狀。」翻身却向橋欄跑去，已經撲到石欄上，腳底下似乎一滑，身軀一栽，再擰扎着想要投河，飛天虎張璧已經一縱撲到，一把將屠耐貞的肩頭抓住，給拉了回來，屠耐貞坐在地上，嚎啕痛哭起來，那張璧和杜飛龍全站在身旁，飛天虎張璧冷笑着說道：「嫂嫂！你不必再這麼固執，想不開，現在你既已逃不出五爺手去，順情順理跟我一走，我張璧絕不會錯待了你，你要知我連性命不顧，捨死忘生爲的是什麼？不過全爲得嫂嫂你一人，你能發點慈悲之心，我叫你享一輩子人間福，你現在若是再不肯回心，也不過是多找點難堪，我張璧命全不要了，焉肯放手。」他這麼說着，那杜飛龍也在一旁不住的勸着，他們現在是什麼好聽說什麼，什麼願心大許什麼，這屠耐貞哭了一陣，抬起頭來，向張璧看了看，恨聲說道：「我屠耐貞這是前生孽重，落在你這狂徒之手，現在任憑你擺

置好了。」飛天虎張璧哈哈一笑說道：「嫂嫂！你這才算明白呢！」飛天虎張璧向杜飛龍道：「四哥！你再辛苦一番吧！鄧二哥尚在她宅中，我立時集合四外下卡子弟兄，找車輛來，把他們弄回山上去，再搜尋一下，還有那個逃走的姑娘，和她兩個孩子，爲什麼不見。」屠耐貞猛然站起向飛天虎張璧道：「張璧你不是爲我這個人來的麼？我現在已然認命，兩個小姑子一個死在院中，那個已經帶着小冤家們投河而死，你還有什麼不甘心。」張璧忙改口道：「嫂嫂！你不要誤會，現在你已是我的人，我要想安置她們了。」屠耐貞道：「用不着你費心。」飛天虎張璧說了聲：「好！嫂嫂！咱們走吧！」那杜飛龍轉身勾奔屠耐貞家中，可是他連連的響着呼哨，飛天虎張璧監視着屠耐貞，過了大石橋，不向中郎驛的鎮甸裏走，反向鎮甸後走來，他也把兩個手指往唇邊一按，吱吱的連打了三聲呼哨，微微一停，又繼續了三聲，那驛鎮後的黑影中竄過來三個匪黨，各提着兵刃，到了張璧面前招呼了聲：「五爺，收拾完了麼？」張璧道：「把那車輛趕緊帶過來，李雄你去告訴胡老四，把驛鎮口一帶的卡子滿撤下來，二爺和三爺一死一傷，趁着天沒亮，用車輛接應着，四爺離中郎驛，趕緊去照辦。」內中一個身量高大的匪黨，答應了聲，立刻如飛而去，這裏兩個匪徒，却從鎮甸後樹林中，把他們預先安置好了的車輛趕過來，張璧向屠耐貞道：「嫂嫂！你請上車吧！」屠耐貞此時絲毫不再抗拒，順情順理的上了一輛車，趕車的也是這關中五惡的手下弟兄，像貌

十分兇惡，張璧跨在外轅上，這個趕車的把鞭子一搖，趕着這車輛從驛鎮的南邊，一片荒郊野地裏，向西走下來，那兩個匪徒，却在車後緊緊跟隨，在這黑夜中，他們好似輕車熟路，一些不費事，在黎明時，已經離開中郎驛四五里，只是這種地方，雖也是官路，可是這一帶荒僻異常，前文已經說過，凡是客商走這條路的，全得結伴而行，人少了，車輛少了，全不敢走，道路上是時常出事，他們這輛車，一個車把式，三個匪徒，形跡上這麼扎眼，就沒人來管他們，走到中午過後，這輛車在一個山坡前竟自停住，張璧和那兩個匪徒監視着屠耐貞下了車，順着山坡走上山去，這段山道，並沒有多少人家，偶然的有幾處種山田和打獵的住在這裏，像他們這種情形，誰敢來過問，盤旋曲折走進過山的深處，越是沒有人跡的地方，反倒不斷的有人把守着，隔着一個山灣或者是一個嶺頭，就有匪徒們在那裏按卡子，張璧和這兩個手下黨羽，屠耐貞凡是經過匪黨們把守地方，他們全現身出來，向張璧很恭謹的打招呼，屠耐貞看到這種情形，越發知道這關中五惡，實在是力量不弱了，看他這種佈置的情形，官家那會抄捕的着，他們在山裏一路走，幾乎把方向全認不出，約摸是有三四里盤旋的山道，眼前是一道很長的山溝，這裏把守的人漸漸多了，飛天虎張璧在他們敬禮時，只微微點點頭，監視着屠耐貞走進這道山溝，屠耐貞一路上低着頭，只用眼角注意着兩邊，見這一帶的情形，自己越發心冷了，很寬的山溝沿着兩邊山壁下，除了很深的荒草，就是一人多高

的不成行列樹林，每走出十幾步去，從那亂草中或是山洞中，就轉出兩人，全是背着刀，提着弩弓，跨着箭囊，把守的這份森嚴，生人想出人就不大容易吧，兩邊全是壁立的高峯，有功夫的雖則不至於不能上下，可是山溝裏對面全有人在監視着，你有什麼本領也就不容易施展了。知道一入此地，自己也算是把這條命交與了他們，可是以後是真打算死，我屠耐貞又何必非來到這裏，我忍辱偷生有我的打算，無論如何我要爲全家報仇雪恨，自己走得也是雙足疼痛。緊咬牙關，這一段山溝，就有二里多地長，把這山溝走盡，外面是一段斜山坡，並不甚高，只比這山溝高起有五六丈，在這山坡上人多了，上面聚集着二三十名，全是凶悍暴戾的漢子，三個一堆五個一伙，在山坡那裏有坐有立，在閒談着，張慶這一到來，紛紛的退向兩旁，屠耐貞走上山坡，見上面靈靈落落的有十幾間小房子，決不像什麼傳說的開山立寨，有什麼威風形勢，若不是聚集這麼些人，這情形很像種山田，靠着樵梓爲生的窮苦人住的地方，用木板土石搭蓋起來的房子，僅能避風雨，也沒有什麼欄牆石牆遮蔽，到山坡上仍然是往裏走，越過這十幾間房去，往後走出不遠來，靠一個山峯下，一排房屋，比較整齊，分出段落，迎面是五間長兩邊却不是方正的形勢，形成斜八字式，一邊也有五間，這上面有許多數百年的老樹，有的正擋在道當中，有的錯向一旁不整齊不成行列，倒是把這片房子前遮蔽的濃蔭滿地，往前走去，已經有一隊弟兄，全是短衣襟小打扮，各提着明亮亮的鬼頭

刀，向前接迎着飛天虎張璧，張璧却向內中一人開了聲：「大爺可在麼？」那名匪徒答道：「從昨天得着信息，橫山崗子那裏落住一水買賣，油水很肥，大爺早就要去動手，因為不知道五爺的事怎麼樣，直到一個時辰前，才聽得弟兄們報告，已經得手，這才帶了八名弟兄，從後山趕了去。」這個頭目說完了話，兩眼死釘着屠耐貞，張璧道：「這回事，弄得我騎虎難下，想不到把我驕三哥竟自毀在陣上，我真對不起朋友了。」那名頭目一聽臉色一變，可是飛天虎張璧也同時把臉色一沉，那頭目趕緊換了面色，向張璧道：「五當家的你也够辛苦了，趕緊到後面歇歇息去吧！」飛天虎張璧這才督叱着手下弟兄，押解着屠耐貞，從迎面這五間高大的房子轉了過去，後面全是沿着這個山根底下高矮不一樣有三間的，有兩間的，蓋着六七處，可也是誰也不靠着誰，每一座房子，相隔至少有十幾丈遠，靠那山嶺上不時有刀光幌動，知道那上面也是有人，屠耐貞被押解着奔了靠西邊三間房子內走來，門前却站着兩個身量高大的匪徒，向張璧招呼着迎接，更有一個扭頭向屋中招呼道：「崔婆子還不趕緊出來，五爺把人接來了。」門開後，從裏面走出來一個五十多歲的鄉下婦人，臉上的神色十分難看，站在一旁，不言不語，屠耐貞走進屋中，張璧却向門外招呼道：「崔婆子我請你到這地方，作什麼來的，在五太爺面前，若是弄這種討厭的情形，我先賞你一刀。」那個崔婆子慌不迭聲答道：「五爺你別見怪，我不是伺候着麼。」他趕緊走進來，張璧向他喝叱道：



「把這女人領進裏間，她走的太累了，叫他歇息一會，你趕緊伺候他茶水，梳洗，我到前邊看看去。」崔孃子連連答應，屠耐貞進得屋來，一看裏面的情形，和外貌上相差天地，屋裏收拾的非常乾淨，這裏間搭着一付板鋪，上面的衾枕被褥，完全是絲棉綢緞，大家富室所用的東西，不過看到一切是不倫不類陳設的東西，價值千金，可是一張白木棹的桌子，再配着兩個樹墩，當作凳子，更顯得那富麗的東西難看，此時屠耐貞精神疲憊不堪，坐在那頭頂着牆，閉着眼，喘息不止，腳底下也是疼痛十分，那個崔孃子蜷蜷蠶蠶的湊到近前，問道：「奶奶你不口渴麼？我給你倒盃茶來。」屠耐貞倦眼睜開，看了看她，並不答言，婆子轉身出去，才出門，門外那匪徒已經喝叱道：「幹什麼去胡鬧。」崔孃子道：「給這位奶奶弄些水喝，五爺不是還叫她梳洗麼？」那匪徒才答道：「你要命口頭可要謹慎，只要多說一句話，咱是準三刀，這可是當家的命令。」崔孃子答道：「我沒有那個胆量，在我自己家中，就沒有那麼些話說，」那匪徒喝叱道：「少說廢話，小廚房中，已經燒好了一鍋水，快去快來。」崔孃子慌張走去，工夫不大，他從房後一間小木板房中，提着一壺燒好了的水，進得屋來，她先泡了一小壺茶，又把面盆裏倒上水，全送到屋中，給屠耐貞斟了一盃茶，放在桌上，那崔孃子只說了聲：「奶奶你喝茶，歇一歇，你洗臉吧！」並且話說得聲音很大，故意的為得叫外面人聽見，屠耐貞一邊歇息着，一邊留神他們的舉動，知道匪徒監視的非常嚴厲，在自

已面前的人，他們全不准隨便開口，自己喉嚨中也是乾渴十分，把那盤茶端起來，在鼻尖嗅了嗅，用舌尖先嘗了嘗，沒有別的氣味，這才把這盤茶喝下去，煩渴略減，那崔婆子又催了兩遍，只有「奶奶洗臉吧」五個字，屠耐貞也不去理他，崔婆子却不離左右，外面那兩個匪黨，還不時的進來，有時在外間轉一週，更有時用刀尖子把門簾挑起，向裏查看，屠耐貞暗暗搖頭，在第三次催着洗臉時，屠耐貞賭氣站起來，把盆中的手巾撈起，把水絞乾，把臉上的汗跡，手上的泥土，完全擦淨，仍然坐在那裏，工夫不大，那飛天虎張璧，從外面進來，却帶着兩名匪黨，搭着一個箱子，放在了裏間，兩個匪徒退去，飛天虎張璧却大大方方的坐在屠耐貞的對面。崔婆子退到外間，張璧臉上的神色可十分難看，帶着忿怒。彼此一點無言的坐了半晌，張璧「咳！」了一聲道：「我張璧是個鐵錚錚漢子，不論他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人物，我也沒把他放在心中，在我面前誰也不敢說半句閑話。如今爲了你，把我竟自矮了半截，嫂嫂，你要放明白些，你若再有三心二意，和我張璧動什麼心機，你就空害了自己，你已竟到了我手中，教我趁心如愿，我爲了你，害了我拜兄，傷了弟兄的義氣，我全不顧了，你敢再生惡意，我教你作鬼也落不了乾淨。」屠耐貞抬起頭來，看了看張璧，點點頭道：「張璧，你到現在，不用再拿這些威脅話來吓嚇我，你也應該看清了，姓屠的姑奶奶不是那怕死惜命的人，我只要跟你姓張的走出中郎驛，我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了，我若安心想死，

張璧，你還擋不住我，不過我死的不值了，我那萬惡的丈夫，他把我害苦了，我們是冤家，不是夫婦，我不能再爲這種下流東西守貞節，保家聲了，張璧，你只得答應我一件事，你得教我見他，我要落個謀殺親夫的淫毒婦，我要看看他的心是什麼顏色，我爲的沒見着他，我也不能死，張璧，你要認清了，屠耐貞不是平常婦女，我不能作那愚蠢的事，任憑你對我家手段多辣，我不恨你，我只恨那蔣鵬飛，他怎麼變成禽獸的心腸，把父母妻子全不要了，我和他恩斷義絕，張璧，你只管放心，我對你絕不生惡意，我就是臨到不能活時，我也不願教你再恨我，連死後的屍骨全不能保全了，張璧，那禽獸在那裏，把他叫來，你也教我稍解一肚子的冤憤。」飛天虎張璧道：「嫂嫂，你先沉住了氣，咱們是事經好裏講，我定不叫你過分難過，蔣鵬飛和你已經恩斷義絕，你已經累得力盡筋疲之下，見了他還有好麼，相罵無好口，相打無好手，嫂嫂你這份玉潔冰清，別看你拿我張璧當仇人，這麼和我拚死，我現在倒不願意你再見那人面獸心的人了，可是不叫你見他，你不甘心，他現在也沒在山中，三兩日就可回來，總有讓你吐這口冤氣之時，我現在不忍說他那種下流的情形，恐怕我完全說出來，叫嫂嫂你越發傷心，我張璧爲嫂嫂你九死一生，你只要看明白了這種情形，我結拜金蘭之好，勢同生死的弟兄，爲你死在中郎驛，我對不住他了，我們受傷的，我只有好好的在他們面前陪禮認罪，我爲的是什麼，現在你只要不致於叫我張璧落個竹籃打水，我決

不錯待了你，現在你只要放的明白，到了我們老巢之內，你再按別的心腸，不過給你個人多加幾分苦子，我焉能讓你趁心如願，你不惜命的死，我也叫你死不乾淨。」

屠耐貞冷笑一聲，向張嬖道：「現在你不必和我講這些話了，你既然看出我不是平常女流，我要作不平常女流的事，現在我已經落到這般地步，任憑你擺佈，我決不再抗拒，你還和我講那些個作甚，張嬖我告訴你，任憑你按什麼毒惡的心腸，那還情有可原，誰叫我屠耐貞長了這付美貌，反遇到這種無恥下流的丈夫，他把我毀了，他把他生身的父母，同胞的妹妹，骨肉相連的子女，完全一手斷送，我不能再留他，我不欲落個謀殺丈夫之名，我也要把他頭髮散開，數着他的頭髮，叫他承認罪狀，張嬖，你不答應我這些事，我活人脫不出你手去，作鬼我也一樣要你的命。」張嬖哈哈一笑道：「嫂嫂，我服器你了，咱就那麼辦，可是你是幹鏢行的女兒，你總應該知道江湖上的事，他奉瓢把子之命，出去掙辦買賣，不能定準三五日準那時回來，你要趁早給我個明白答覆，咱們的事，你可不要把張嬖臍得無情無理。」屠耐貞反到微笑道：「張嬖，我看你也是綠林道成名的英雄，只要是男子漢大丈夫，說話豈能反覆無常，我現在若是刁難你，我是徒自取辱，屠耐貞就是不能這麼死，張嬖，任憑你怎樣辦，我是一概依從。」張嬖道：「罷了，你還有這種爽快話。」說着話隨手把那方才搭進來衣箱打開，這裏面是他歷年所得，分到他的名下

，這一箱子連衣服帶金珠首飾，價值巨萬，屠耐貞看着好似沒看見一樣，可是也沒有什麼怒容，也沒有什麼喜意，張嬖遂招呼崔婆子，叫她伺候屠氏沐浴更衣，從此時起，守門的兩個匪黨得了張嬖的吩咐，不再進來，屠耐貞自知道張嬖埋伏下天羅地網，莫說是自己現在已經如負傷之獸，再也敵不過他，就是想走決不會走脫，死倒是容易，一頭就可碰死，自己不願那樣的死法，萬惡的蔣鵬飛，不看到他決不肯甘心了，個人按定了這種心腸，任憑把家門的清白，父親的威名，完全扔掉，也要見到這禽獸一般的丈夫，我和他要在臨死前分個青紅皂白，就是你受到威脅利誘，不能顧夫妻之情，愛若掌珠的子女你全不顧，世上有你這鐵心的人麼！我刀扎在他心上，我再一死我才甘心。她打定了心腸，定要爲全家慘死人報仇。

#### 第四章 老鏢頭夜探五丈嶺

屠耐貞此時倒反把愁懷盡斂，怒意全消，竟自指使這崔婆子給他收拾一切，到了晚間。可是事情更顯得十分驚心，隱隱的聽得前面一陣陣暴躁之聲，似乎有人在怒叱口角，更聽到把守屋門的兩個匪徒，他們竟自在那門外一言半語的，全帶着憤怒嘆息，屠耐貞默查他們這種情形，這關中五惡，似乎要生內亂，定要演成同室操戈，自己倒要盼上天保佑，他們能够這樣也倒是給我個極好的機會，我也好乘機刺探他們虛

實，這樣當夜可是闖不過去，這張璧應該是早早的進來，可是他雖則打發人送進了一桌酒席，但是却等到天黑了之後，他從外面進來，分明是一臉怒色，直到在屋中坐定，臉上才緩和過來，屠耐貞不即不離，不太矜持，也不顯放肆，只陪着張璧這種索然寡歡，飲起這種合歡酒，吃着這種傷心宴，可是屠耐貞見張璧頗爲狡詐，他的酒是略略沾唇，找尋些閑話，和屠耐貞答詢，屠耐貞知道他在十分防範自己，或還有殺害他之意，就這樣，屠耐貞就在當夜，被張璧霸佔了，自己有些俯首聽命之意。那飛天虎張璧，並且也好像有什麼心事，這樣直過了三天，在第四天晚上，張璧忽然慌慌張張進來，把細軟的東西打點了一個箱子，向屠耐貞道：「你要好好等候着，聽前面的信息，因爲瓢把子有命令，什麼時候叫我們走時，一刻不許停留，把你零星物件收拾起來，臨時不要誤事，實告訴你，山規可太嚴，那時他的命令一到，誰若跟着他走慢了，那就別想活了。」當時屠耐貞看出這種情形，大約他們這種形勢不穩，這五丈嶺一帶，或許站不住脚，就得逃開此地，也未可知。張璧吩咐完，跟着走去，屠耐貞在這裏已經三四天的工夫，監視的雖嚴，可是她的行動很隨便，是張璧告訴她能到的地方，她全可以隨便遊戲，可是離不開兩個弟兄監看之下，這時忽然她所住的屋子附近，竟自多加了四名弟兄。全是各着拿兵刃暗器，在這房子四週來回梭巡，這情形越發的形勢不穩，到了三更左右，隱隱聽得遠處一聲胡哨連鳴，前面的聲音也十分雜亂。這種情形，明

明是官兵已在剗山，屠耐貞心如刀攪，心說我這可是命該如此了，我的大事未成，官兵倘若剗進來，定落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豈不是前功盡棄，我的志願未酬，那我作鬼也不能見我死去的愛女，和養我的親娘了，到了後半夜，他再想到外面查看，在外面防守的弟兄，却阻止他不叫再出去了。屠耐貞自從落到張雙手中，反正他屋裏找不到一點鐵器來，不過憑自己的本領，尙還不致於從匪黨中奪不過一口刀來，可是等到四更左右，竟自形勢緩和，胡哨的聲音，也漸漸的少了，直到天色大亮，飛天虎張雙才從前面回來，屠耐貞看他面色灰敗，似乎身上受了傷痕，他進得屋中，坐在那裏，屠耐貞問道：「五爺，怎麼樣，你這種情形敢是生了事麼？」屠耐貞在問話時，已經發覺他右肩頭的衣服內，分明是紮裹着傷痕，飛天虎張雙的嘆息一聲道：「還算萬幸，居然這一夜間竟自闖過來了！」立刻間招呼那崔婆子，給他泡茶來，屠耐貞道：「可是有人已經淌進來要動你這裏麼？」張雙却搖搖頭道：「不必問了，事情轉危爲安，我們這裏錯非有洩機竇底之人，他是不易就淌進來，所以昨夜間三百多名官兵，整整折騰了一夜，被我們把他引出二十里地去，傻小子們，整夜的奔馳，不只於不能邀功受賞，恐怕他們全沒法子回去交待了。」屠耐貞也不細問他，這樣又安然過了三四天光景，只是不着確實信息，也不知那蔣鵬飛是隱匿在別處，不肯和自己見面？還是已經被他們殺害了？越是這樣，屠耐貞越發的行爲謹慎，不敢稍有疏忽大意，落在他們眼中

，自己頗顯得安心認命，不再作一點別的念頭，那飛天虎張璧，看頭上所受的傷痕，還是十分重，將養了四五天的工夫，這才漸漸的右臂能够動作，可也不如平常那麼俐落，趕到又過了兩天，他漸漸的有時候整天整夜出去了，屠耐貞這些日來，把附近的院形已然查看的明明白白，知道不只於門戶守護的匪黨，遠處不時還有監視之人，屠耐貞遂在他兩三次不回來的和平時一樣，反倒十分謹慎起來，多一句話不向崔婆子說，多一步不向外邊走，這種情形，張璧知道的清清楚楚，漸漸的對於屠耐貞有些放鬆了，不像先前監視的那麼嚴厲，這天張璧直到晚間，並沒回來，並且在暗中聽得把守門外的兩個匪黨，口中流露出來，他們今夜要作一水很好的買賣，只要這次順利的把買賣檢下去，山裏的弟兄，三兩月中不用出去，全足夠挑費，可是這回的事主十分扎手，這看弟兄的運氣了，屠耐貞知道他們今夜全已下山去剪買賣，要趁這個機會，一查這匪集中的虛實，和蔣鵬飛是否還在人世，兩個匪黨把守在屋門前，他們不離這裏，這是很危險，雖則有後窗可以出入，但是稍一有了聲息，自己就算毀了屠耐貞仍然按着每夜的時候歇息下，自己是欲行又止，拿不定主意，可是外面依然一陣陣風刮到窗上，只聽他兩人道：「你看天氣變的多快，天夕時太陽還那麼晴朗的，忽然把天氣變了，非有雨不可了，趕緊把雨衣雨帽拿來，別等着雨真下起來，想抓什麼抓不着了，」那個匪黨竟答應着往前走，屠耐貞自己一咬銀牙，鐵了心腸，要趁這個機會闖出去看看，



倒是把這五丈嶺的匪巢看個明白，更打聽自己那喪心病狂的丈夫下落，外面雨已經下起來，風一陣陣往窗上打，屠耐貞輕輕把後窗掀起，這個時候真好，雖則稍有聲息，也不至於就被外面把守的匪黨聽見，屠耐貞可是手無寸鐵，明知道飛天虎張璧只要一回來，自己是非死在他手中不可，輕輕翻出窗外，認定了今夜也就是個人拚命的時候到了，就讓是不被山中匪黨撞見，身上全淋溼了，張璧回來，定也要看出破綻，事已至此，顧不得許多，遂在窗下略一停身，攏了攏目光，隱蔽着身軀，從暗影中轉向前面，這時裏面黑沉沉，有的地方，雖有燈籠，被雨淋風吹早已熄滅，越過這片空地，自己就這幾日觀察，大致的已經認出，他這裏的形勢，順着一條小道，直奔前面，越過一道山坡，這裏正是這關中五惡聚議作惡之所，也就俗俚所說盜窟中大寨的所在，這裏所有房子裏，全有燈光透露，可是外面也是一片漆黑，平時也有匪黨們在外梭巡把守，在這種雨夜裏，他們也不肯下這種辛苦，全各自溜進木板房中避雨歇息，他們所謂歇息，不過是飲酒賭博，屠耐貞見這排木板房前，孤零有一處兩間房子的地方，裏面時時發出笑聲，這時屠耐貞真要一查他們的動靜，蹣足輕步，來到了這木板房子近前，這種建築極為粗劣，用不着找門窗地方，往裏張望查看，板牆上全有自行暴裂開的裂縫，往裏面窺查，十分容易，屠耐貞仔細看時，這屋中一共有五個人，全是年輕力壯，粗暴曠厲的匪黨，內中就有那個把守自己住房才到前面取雨衣雨帽的匪徒，他們這五個

人，三個在那裏賭錢，兩個坐在那裏喝酒，只聽一個說道：「老韓你跑到這裏擾合什麼？五爺派你把守後面，看着那個雛兒，你可提防着，眞要是把那個女人跑了，張五爺可不是好惹的，他把你皮揭了還未必饒了的你，」屠耐貞這才知道，取雨具來的這個匪徒，名叫老韓，他把一個酒瓶子送到口邊，咕嚕咕嚕一氣兒喝了有小半瓶，哈的一聲喘了口氣，把盤中大塊的牛肉，用筷子插起一塊來送到嘴中，一陣亂嚼，順着嘴角流着油，却聽對面那人說道：「你這小子眞不够朋友，老韓這才喝你半瓶子酒，你就給我添堵心，要不然全管你叫臭子，一點不差，說出話來，奸損刻薄，還總顯着你是好意，小子別不放心，老韓明天白天下山準買五瓶好酒送你，到那時臭子應該說，五當家的念其老韓，替他守着這個娘兒們，勞苦功高，定要賞，別屈心，準是這樣吧！」那個對面的醉眼乜斜，把酒瓶子往老韓面前一推道：「鼠肚雞腸，臟心爛肺，你這一輩子就在人手下當一個小卒吧！你露不了臉子，二爺歷來大仁大義，喝他一瓶子酒，算的了什麼？跟當家的們出去得點油水來，把老韓你拿酒泡起來，全用不盡，現在可別想着了，你小子整天是胡吃悶睡，什麼事看不出來，咱們這個垛子密，眼看着就要完，關中五義在這一帶，是多大的「萬兒」，自從五爺帖記上這個女人，弄了個落花流水，死的死，亡的亡，把三爺煙消火滅的毀在中郎驛，二當家的，四當家的，掛了那麼重的彩回來，總瓢把子和張五爺鬧了意見，現在就算離心離德，這幾天的情形，你看

不出來麼？在牆倒一齊推，破鼓亂人捶。前幾天險些個被人把這裏挑了，張五爺更無心作買賣，更負了氣，單人獨騎連着揀了這幾案，風聲很緊，聽說官家已經要用整份的力量，非把咱這個老槽翻翻兒不算罷手，只爲今天總瓢把子下山作買賣，跟五爺險些沒說翻了，張五爺自知理虧，這才趕去接應，這場事不定怎麼樣，你小子懂得什麼，敞開兒樂吧！別在于二爺面前裝不錯的了，哥兒們說是說，笑是笑，酒也足了，菜也吃盡了，我明天賣褲子去，你不用管，趕緊去看守那個女人，爲什麼爲這些閒找樂兒的事，在當家的面前落了不是，還有咱們的好麼？」那個老韓慨裏慨當，這才站起，口中却在罵着，「你是一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說了八個不在乎，臨末了告訴老韓你明天得賣褲子，」小子咱們明天見。」那個姓子的匪徒不住的笑道：「這可是你說的，明天見，你請客，」那老韓已經抓着雨衣雨帽，他都不穿，不戴，脚步踉蹌撞出門去，屠耐貞聽到這種情形，關中五惡分明是自己人先生猜忌，物必先腐而後虫生，這正是他自取滅亡之兆，可是不管他怎樣，我那萬惡的丈夫，究竟落到那裏呢！自己方要離開這裏，往那迎面木板房中再探查一番，聽得裏面聚賭的人，一陣嘩笑，這種粗暴的匪徒，他們不開口則已，開口就先罵上兩句，聽得有聲音很尖銳的說道：「臭子你別攪我，我六兩銀子，七吊錢，完全輸盡，還受了一肚子窩囊氣。」跟着一個聲音粗暴的哈哈笑道：「李五，你要是真能受窩囊氣，輸六七兩銀子算得了什麼？

據我看還是蔣鵬飛那小子才鬼呢！」屠耐貞心內一驚，趕緊把身形撤回，仍然貼近木板牆偷聽偷看，只見一個身形瘦小的匪徒，腦袋上的筋全跳起來，瞪着眼道：「劉四你說話可乾淨盡，李五爺是好朋友，蔣靈飛他是什麼東西，他雖是好人家子弟，但是他行爲下流，一個堂堂男兒漢，那麼沒有骨頭，只爲巴結張五爺，爲是在關中五義手下當一名紅人，不惜把他的老婆出賣，更連他父母子女全不顧了，我們吃這盤江湖飯的，有見這種不要臉的人麼？小子也太冤點了，他想着從此可以在關中五義保護下，他在這一帶也可以弄了『萬兒』，報報字號，在咱們同道中，充幾天好朋友，想不到這小子現世現報，他已經蕩到官家手中，這場官司，憑他那點骨頭，逃出活命來，也休想再吃這盤飯了，這種死烏龜，好朋友場中焉有這一號。誰要再和我這麼玩笑，我跟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有死有活。」他這麼大鬧中，把個屠耐貞聽得如同冷水澆頭，裏面所罵的話，比刀子還快，句句的扎在自己的心上，聽到最後丈夫竟自落在官家手內，難免落個身首異處，他是自作自受，死有餘辜，他對不起生身父母，對不起同胞的妹妹，對不起結髮之妻，對不起親身子女。只是我屠耐貞忍辱含垢，活到今天，我是想見他一面而死，才算甘心，他一被官家捉去，我又逃不出五丈嶺，怎能再見這個無義丈夫，我屠耐貞可是死不甘心了，自己心急如焚之下，竟忘了身上已經被雨淋溼，忽然間肩頭被人拍了一下，屠耐貞一回頭，此人已經竄出丈餘外，却向自己一招手，屠

耐貞心說，怪事！此人若是這關中五惡的弟兄，已經偷襲到我身後，他早就動手了，難道你們匪黨中趁着飛天虎張燮不在山中，見我偷偷來到這裏，要乘機要挾再生惡念麼？只是心裏雖往不好處想，可是不能斷定準是怎麼個來路！反正今夜也就是個人最後的關頭，我還有什麼可怕，立時聳身一縱，竟自追了過來，此人竟往那離開匪黨住宿之地逃來，屠耐貞心裏未嘗不担驚，只是事已至此，無可如何，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緊緊追趕前面的人，看情形對於道路上並不甚熟，連翻過兩個山坡，離開這盜窟盤踞的地方，出來已遠，前面這人竟自站在一片樹林前，回身招呼道：「孩子可毀了你了，難道還沒看出我是誰。」此人這一發話，屠耐貞是肝腸寸斷，猛撲了過來，招呼了聲：「老爹爹，難道女兒在夢中，我今生今世還有見着老爹爹的時候？這是真的麼？」這來者正是那位長安老鏢頭，八卦刀，屠金榜是也，看見女兒這老英雄不由也滴下英雄淚，哭出聲來，不過這位老鏢頭屠金榜，知道離匪巢太近，事態危險，強忍着悲哀，拍着女兒的肩頭招呼道：「貞兒！老爹爹捨死忘生闖進匪巢，盼望的是能夠見我這苦命的孩子！神佛保佑，祖師的加惠，既然竟見着你，你是個有氣節的女子，不要儘自啼哭，有話快快講，這些天可把我急死了。屠耐貞這才略止住哭聲，仍然抓着老爹爹不放手，哀聲說道：「爹爹！你白養了我這個女兒了！可惜你老人家一輩子是鐵錚錚漢子，竟自被我這不成材的女兒斷送了！爹爹你不要把我看作女兒吧！我也不敢再叫你

爹爹了，我已失身匪人，我全家慘死，我還活着見你老人家，太叫你傷心了！」八卦刀屠金榜厲聲說道。

「貞兒，不准你講這些話，老爹爹是深知你的爲人，我把你從幾歲拉扯着長到成人，你是怎樣個女子，作爹爹的看的清，知道的透澈，任憑你現在落到如何地步，我只問你，你一家人死在誰的手中？你落在誰的手內？」屠耐貞趕快把眼淚擦乾，恨聲說道：「爹爹！女兒的事，到今日今時我不肯就死，我是有我的誓願，我不見着我那絕情絕義，不孝不慈，割恩斷愛的蔣鵬飛，我死不閉眼，爹爹！你既然來了，我沒有別的，我現在已經被那飛天虎張璧霸佔住了，我無法脫身，爹爹！你要趕緊訪查你不肖的子婿他的下落，他若是死了，我得見他的死尸，他活着我要見他一面，不然我的冤沉海底，萬世不能靜身，爹爹，我有疼女兒之心，你務必把這點事辦到了，我今生沒報爹爹你的恩，反害了你，我願意再生再世作你的孝順兒女，爹爹，我沒有別的話了。你快快去吧！」這時細雨還在下着，老鏢頭屠金榜把臉上的淚水雨水擦了一下，慘烈向屠耐貞說道：「好孩子！你不要立時叫你老爹爹死了，我眼巴巴從長安跑到這裏，是父女關心，是惦着我這孤苦無倚的孩子，不想來到中郎驛，找到你家，全家遇禍，房屋被燒，我盡力的打聽，可憐你這一家死的死，傷的傷，竟自一個人也再找不到，還是在中郎驛鎮甸裏遇到了舊日子長安的客人，才略知你家的情形，貞兒！我過去只知道蔣守義是個忠厚商人，蔣鵬飛是個好子弟，爹爹算害了你，我把你一

手推入火坑，斷送了你的終身，可憐你這些年來，仍然不肯叫我傷心，這種下流的蔣鵬飛，我若知道，我老頭子早對付他了！焉有今日這場大禍，可是說這些話的人，仍然是不肯盡吐實情，我知道這其中定有不可告人之事，但是老爹爹準知道我屠金榜之女，不會對不起姓蔣的，我見不着你的面，和知道你的詳細情形，我還回長安去作什麼？我七十多歲的人了，我不打算活下去，好在我給孩子你帶來的錢很多，我知道你家中日月不好，現在爲得訪尋你的下落，官私兩面，我盡力的用錢買通，還算是不錯，竟得着你那下流

的丈夫蔣鵬飛的下落。」屠耐貞聽到老爹爹這句話立時疾聲問道：「爹爹！你見着他了麼？他在那裏？」屠金榜忙說道：「他已落到官家手內，盜案牽連，並且有贓有證，可是爹爹我要盡其所有的力量，還許能把他救出來，那知我到監獄中去探望他，他竟自對我不肯吐露一字，你想無論他怎麼不好，總是我老頭子的子婿還有對他幾分憐惜之心，我極力的安慰他，勸解他，只不知他有什麼隱情，只有對不過我幾個字，再無別的話了，我問到他，和中郎驛家中被盜賊洗殺之後，只有我尋出三具屍體，據當時在場的人說，全是死後被燒，可是女兒你的下落不明，還有我那外孫兒桂兒，和鳳霞也不知去向，這不真把我老頭子急死了！我一盡力的追問他，他不肯對我了露一字，連他本身因何被盜案牽連，全不肯對我說一字，如今我找到這五丈嶺，還是我自己跟尋出來，說是蔣鵬飛他在遭事前，已然入了夥，落在綠林道中，女兒你生死不

明，蔣鵬飛究竟是何居心，我不弄明白了，我焉能再回長安，我入五丈嶺整整五天工夫，才找尋到這裏，這件事的始末根由，何苦再不肯和我細講，我只有一頭撞死了。」屠耐貞痛淚直流，傷心老父對自己不顧生死的深入盜窟中，飲意見着自己的女兒，如今已然落到匪人手內，我太對不住老人家了，一邊痛哭中，一邊把自己這些手段所經過的情形，從頭至尾，說了一番，講到關中五惡飛天虎張靈率衆殺家，深夜逃亡，莊家中逼迫的自己劍斬親生女，放走了小姑子蔣慧珠和四歲的桂兒，屠耐貞已經哭不成聲，老鏢頭屠金榜牙咬得咯吱咬作響，不住的攢拳痛恨，憤不欲生，直到屠耐貞把經過的事講完，這位老鏢頭屠金榜冷笑一聲道：「好糊塗的孩子！這是你對得起爹爹，對得起丈夫，對得起你一家人，我只恨那蔣鵬飛他長出什麼心腸來？甘心把一家推入地獄中，他還要作那假意悲哀，向我痛哭，早知如此。我老頭子不如落個劫牢犯獄，我親手送他一百刀，好解恨，好孩子！你快快隨我走吧！我既能進來，你怎會逃不出去。」屠耐貞此時反倒悲聲盡斂，向屠金榜道：「爹爹你叫我現在離開五丈嶺，恕女兒不能從命了。」屠金榜道：「這是怎麼講，你甘心從賊麼？」屠耐貞道：「爹爹，你把女兒看作何如人？我忍辱偷生，只等待的一件事，飛天虎張靈他已經死無葬身之地，不過早晚之間，我要的是蔣鵬飛，你是我爹，趕緊把他救出牢獄，帶進五丈嶺，女兒生生世世不忘爹爹女兒的恩情，爹爹你能趕到這裏，對於女兒本身比養育之恩還重，這也正可



「叫老爹爹看看女兒的心，究竟是怎麼樣，老爹爹你快快去罷！」老鏢頭屠金榜，拭着淚說道：「苦命的孩子，你就這麼固執麼？」屠耐貞道：「若以爹爹疼女兒的心腸，我不應該叫你傷心，不過我現在已經擠到這般地步，含着滿腹冤屈，只有求老爹爹你原諒女兒雖然不得已之情，你老已經這麼大年紀了，不孝女兒雖然不能養老送終，我也不能叫你含恨而死，你把那喪心病狂的蔣鵬飛設法給我帶進五丈嶺，女兒今生報不了你的大恩，來生來世定要重投生在老爹爹跟前，還我前世債。」這時那前山一帶呼哨連連的響着，屠耐貞道：「老爹爹你快快去罷！恐怕他們已經回山，我此時若露了形跡，把女兒就算斷送到萬劫不復了。」老鏢頭屠金榜在萬分悲痛下，也要把此事的真象大白，並且自己在江湖道上跑了一生，沒有折在江湖上，到老來自己的女兒倒落在綠林人之手，個人的臉面何存，生不如死，可是女兒耐貞從老妻去世，自己親手把她撫養大了，知道她最清楚，她是一個天性最孝的女兒，他不是那種無廉恥怕死貪生，甘心從賊的下流，現在擠得她到了這般地步，我屠金榜要不給女兒掙這口氣，我就白活到七十歲了，遂向屠耐貞道：「好孩子！你既心疼老爹爹，你可知道現在的情形，比把我攔在地獄里還苦，我這麼大年歲的人，沒想再活下去，我也願意看看你最後的一步，我在江湖道上掙了四十年，掌中一口刀，盡辦的是英雄露臉的事，臨到自己頭上，你是我親生的女兒，你不會害我，作鬼也見不得人，咱們爺兒兩個，一言爲定，你等待我

，我定要把不如禽獸蔣鵬飛，弄進五丈嶺，我要親手把這一般匪黨斬盡殺絕，我也不想再活下去，我也沒臉再活下去，只要你能够把自己的心路表白出來，老爹爹那時定能含笑九泉，我走了，說完轉身毫無留戀，屠耐貞心似刀割，這麼大年歲的老爹爹，爲自己這個不成材的女兒，害得他闖進五丈嶺，在雨地里淋得遍身全濕，老鏢頭屠金榜已經走出好幾步去，屠耐貞一縱身趕到近前，伸手把老爹爹抓住道：「爹爹，今夜是鬼使神差，使父女巧遇，又趕上陰雨的時候，防守略疏，你再入五丈嶺可知道那里去找我。」老鏢頭把脚尖停住，自己咳了一聲道：「我痛心過甚，已經不能再顧及什麼，那里還想到這些事，你究竟住在那裏？」屠耐貞用手一指道：「爹爹從這里往西南，靠一片山崗前，那所房子就是，老爹爹你要記住了，那三間屋子，有兩個後窗，就容易尋找了，不過那裏整天有匪黨守着，爹爹可千萬要小心。」屠金榜答應着，這時聽得前面一陣人聲零亂，屠耐貞爲了顧全未了的事，倒十分惜命了，竟自催促老鏢頭屠金榜趕緊走，個人也忍痛含淚，逃回了自己的屋中，幸虧是這場雨和張璧未來山中，算是給了屠耐貞這個極好機會，看起來天道還是最公、身臨絕地，落在惡魔之手，依然冥冥中要給他個循環報應，屠耐貞回到屋中，趕緊把身上的衣服完全脫掉，更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自己穩定了心神，等待着張璧回來，可是直到天亮，飛天虎張璧竟沒有回來，屠耐貞暗謝神靈的天佑，這總不至於露了破綻了，又過了一天，張璧才在半夜中趕回

來，可是他回來已經不是一個好好的強梁武勇的匪首了，身上是一處刀傷，正在左腿上，一隻袖箭在右肩頭下，面色鐵青，傷痕雖然是經過了治療，那份狼狽的情形，足見他這次出去作案，算是死里逃生，屠耐貞反倒提着全付精神應付他，殷勤服侍，顯得屠耐貞是一片真誠，那飛天虎張鑿是多麼狡詐多疑的狂徒，受傷回來，他時時提防着屠耐貞或有不良之意，守衛他們旁的匪黨，在他回來後更多添了兩個親信弟兄，那個崔婆子全不許到他面前去，外面的四名匪黨，輪流着進來查看，直到兩天之後，屠耐貞也用盡了心思，個人這心中把前後的事一齊拋開，用起十二分心思來體察着張鑿的心情，從一切事上買他的歡心，屠耐貞原本是好家的兒女，她這種行動舉止上，按心是在張鑿面前作出個樣兒來，既沒有疏遠，更沒有過分的輕狂，不即不離，體貼入微，飛天虎張鑿他已經是四十餘歲，從二十多歲流落到綠林中，在五丈嶺雖則盤據了不過數年光景，可是以前在江湖中，已經有十幾年功夫，他那眼睛裏非常厲害，心思細，手段辣，不過到這時他也看不出屠耐貞還懷着一些惡念，人前背後，有時閉着眼睛作睡眠，暗中偵查屠耐貞的舉動，可是越是這樣越叫他發覺了屠耐貞是真心，與他廝守再沒有別的念头，有時愁眉苦臉，坐在自己身旁，一熬就是多半夜，換藥裹傷，從她那一切動作上流露出來一片真情，這飛天虎張鑿只這短短的兩日間，竟被屠耐貞把他的心買動，在第三夜晚間，屠耐貞給他紮裹傷痕，張鑿的精神也略緩過來，看着屠耐貞不禁點

頭嘆息道：「想不到我張璧現在竟落了這個結果，這五丈嶺不是我們久居之地了，我覺得很對不住你。我本想把你得到手中，叫你在這五丈嶺享些年福，得些真正的快樂，我們弟兄五人，雖然是我年紀最小，可是手下數百名弟兄，完全聽憑我的命令，雖然說有我盟兄執掌着總瓢把子的座位，可是張五爺權柄絕不少差，只是近些日來，屢屢出事，我們這五弟兄中已經有兩個形同消滅，我盟兄對我張璧起了猜忌之心，四弟杜飛龍前幾天隨着大哥下山，又險些折在陣上，我于大哥屢生怨言，認為我們三拜兄韓天放，完全爲我個人的私事，斷送了他的性命，所以我們弟兄間已經有些隔膜了，前兩天有探盤弟兄，跟贖上一撥買賣，油水很大，可是專主非常扎手，並且有護鏢的人，論起來這種值得下手的買賣，弟兄們就該好好計議一番，不想我于大哥竟不肯向我再打招呼，他那分明是要作出來有福大家享，有罪一人受，他竟親自帶領着八十名弟兄，到離陽這五丈嶺北嶺下，候家寨前去動手。你想自從我們弟兄結拜以來，絕沒有這種情形，現在我把你弄進山來，他們立刻對於我再沒有一點弟兄的義氣，我張璧若真是醉生夢死之徒，還許就那麼忍受下去，可是張五爺自從入沅湖道以來，那一時也沒有走在別人後頭，關中五弟兄伸手作買賣，上陣賣命，我就沒有舍乎過，所以在我們五弟兄中，從來四位盟兄，沒有肯輕看我一眼，背後談論過我一句，就是到什麼時候也要顧全着弟兄們的義氣，我沒有對不住他們的地方，于大哥如今對我這麼無情無義，把我過去的

好處，一筆勾銷，只把眼前我這一步作錯了的事，不肯原諒起來，他們也太對不起當年結拜的一爐香了，不過張五爺始終不肯裁這個，我立刻帶着二十名親信弟兄，趕下山去，到了侯家寨，想不到已然動了手，他所帶的八十人，被人家打了個落花流水，于大哥身帶鏢傷，我到那時依然念着結拜之情，把他救了回來，我却和護鏢的人以及事主拚上，這種事到現在想起來，真叫人恨死，如今你是我自己的人了，什麼事不妨向你說，我們弟兄五人能够在這五丈嶺盤據多年，這就仗着我們步步的謹慎，時時隄防，只這五丈嶺百餘里內，全有我們部下散佈着，各處的情形，我們全能够清清楚楚，這就是官兵的致命傷，官家那里少有舉動，還沒等他施展，我們這里已然隄防，這些年來，屢次的有官兵進山挑我們這垛子窰，可是始終也沒叫他們得了手去，我們下手檢買賣，更是加着十二分謹慎，採盤的弟兄，全是多年熟手，只是油水多的買賣，不摸清了底，絕不肯動手，就是關中五弟兄，只要照顧到誰，就叫他們逃不出手去，那知道這次爲了弟兄們有了誤會，彼此也不願意事事商量，採盤子伙計，只探聽出這水買賣有護鏢的人，竟沒把事主是怎麼個來頭，護鏢的又全是江湖上如何的人物，這一來我們竟毀在了這一疏忽大意上，侯家寨這一動上手，不止於護鏢的扎手，本主兒也是很難鬪的人物，我在這一陣上，最後落了個單人獨騎，但倒還傷了他十幾個，只是鬪人勢孤，終於我也受了重傷，算是沒落個死在陣頭上，這還算便宜，不過經這場事，更叫我飛天虎

張璧意冷心灰，知道我們弟兄們，從此就算義斷情疏，把結拜之情，完全扔掉，這五丈嶺也不容易再保全着了，眼看着就要瓦解冰消，可是到現在我張璧絕不虧心，是飄把子自取滅亡，我張璧自問沒有對不住弟兄們之處，他們竟這樣對付我，太對不起我了，還不算，這些日來，我看到你待我情形，頗有情義，我張璧把這條命賣了，倒還值得，你要把身邊細軟之物，檢那值得拿的打好了點，這里是不想呆了，再過幾天，我的傷痕全好，我要帶着你遠走高飛，離開五丈嶺，我在江湖道上重立一番事業，這可不是我對不起當年兄弟結拜的一爐香，實在是他們擠得我，你只要真心實意的跟姓張的活下去，走到什麼地方決不會委屈了你，你若心中還存着懷疑之意，或者另打別的算盤，誰沒把誰的心掏出來看看，那也只好各憑手段，我張璧現在對於你是死心塌地，不再想別的道兒你敢再生異心，不過是毀了你自己，張五爺還落不到你手中，這個話你可信麼？」屠耐貞把頭低下，帶着滿面羞慚的說道：「五爺，你這個話，可屈死我的心，你看不出來麼？我如今已經是認了命，任什麼不用講，我始終也沒改過口，我不怨你，只恨我那對頭冤家禽獸不如的丈夫，他一人害了我，我還敢再怨別人麼？只要你不疑心我，我一定認了命，跟隨你過下去，找我一個人後半世的快樂，我若不想活着，也不會和你過到今日，你雖是綠林道中人，但是你不是無名小卒，你也應該知道我是一個良家婦女，我若想死那還能等到今日，我早就該把這條命送掉，免得給我娘家爹爹丟

人現眼，我既然摺貞操交與你，我還會不死心場地的和你過下去麼？任憑你走到那裏，我隨到那裏，等跟你張五爺時日一多，把我一扔，那時咱們再分死活，我也落個值得的話，我只能和你這樣講，信不信也好由你了。」飛天虎張璧聽到屠耐貞這番話，一陣心花怒放，看着屠耐貞含笑說道：「罷了，總算我張璧兩眼不空，我沒白爲了你，把命全破出去不要，如今換出你這樣真心實意的待我，我張璧就是毀在你手裏，也算值得了。」屠耐貞含嗔帶怒的說道：「你這是什麼話？趁着現在五丈嶺還在你勢力之中，你趁早把我料理了，免生後患，你若對我還存着一份疑心，我隨你走到那裏也不會好了。」飛天虎張璧道：「我話雖說得不大順耳，不過你可要聽明白了，我張璧是甘爲情死，情願意死在你手中，難道這種話你還不明白麼？」屠耐貞點點頭道：「你的心意，我已明白，這才不枉我失身一場，可是現在你們弟兄中的事，難道就任憑他毀下去麼？養成這點勢力，實不是容易事，若是弟兄們爲了一點嫌怨，就把這些年堆積這麼好的根基弄毀了，豈不可惜！我雖是婦人，也略明白些江湖上的事，依我看你還要顧全弟兄們的義氣，聚合在一處，可以保全極大的力量，不致於就毀於一旦，弟兄們一散夥各自東西，那一來憑各人的本領，重闢江山，決不是容易事吧！」飛天虎張璧道：「我何嘗不那麼想，只是弟兄們已離心離德，弄得手下弟兄也各成一派，各抱一枝，這樣下去，自己本身先行破裂起來，將來這裏危險更多，現在我不妨告訴你，就是我

們弟兄不起隔膜，只怕這裏也不易再保全了。只是這半月來，官家屢次派人探查我們盤據的所在，可是決不像從前那麼輕舉妄動的動手，足見官家不把這裏探查明白了，不肯妄動，不過只要那時一動手剷山，必要用極厲害的手段，與其那時同歸於盡，倒不如早早的散了夥，各自逃生，所以我已經決意的再休養些日，傷痕略好後，他們走不走我不管，我定要先行離開五丈嶺，這是我真心實意話，你不要當作耳旁風，並且還得提防着萬一有意外事發生，說不定隨時就得離開此處，所以我叫你早早的預備着。」屠耐貞點點頭道：「好吧！我願意聽憑你的吩咐，只要你那時想走，我立時可以起身，你要知道我不是平常的女子，還不致給你添多少麻煩。」張嬖點頭道：「好！」屠耐貞服侍他睡下，自己也輪在他身旁，熄燈而睡，今夜聽到張嬖說出真心實意，屠耐貞可有些提心吊胆，把老爹爹打發到關中去找那蔣鵬飛設法把他用錢買出來，或是用手段弄到五丈嶺，不過這種事，決不是伸手就可以辦到，也得容老爹爹有下手的工夫，倘若在這時官兵進來剷山，可把我屠耐貞害苦了，我一切事全成了畫餅，我失了貞操，殺了親生女，坑了老爹爹，落個不清不白，我可真害了自己，那可不如隨我全家一同死在大石橋，還可以落個好名聲，這可要把自己毀到底了，反覆思索，這一夜間，就未曾合眼，第二日起來，飛天虎張嬖對於屠耐貞的情形，越發好了，他竟放心大胆對於屠耐貞不再提防，他自己也正忙着個人脫身之計，把自己親近的弟兄，全一個個調進來



，到自己身旁說私話，就是告訴明白他們腿上傷痕只要能够動作如常，不管這裏局勢如何，那時定要跟飄把子說明，個人走個人，來明去白，凡是自己親信弟兄，要帶着走，離開五丈嶺，決不會洗手不幹，我個人要挑着一般弟兄，在關中一帶，我要闖闖「萬」兒，獨當一面的自立門戶，囑咐這般親信弟兄，把個人全預備好了，只要一離五丈嶺，立時要改變行裝，各自散開，按着所指定的地方，一路再集合起來，所有的親信弟兄們，平日就很佩服張孃的本領出衆，胆量過人，誰還不願意跟他走，這般弟兄被他吩咐之後，各自照着他的話去辦，他所住的這裏，只留下一個弟兄，聽他的呼喚差遣，對於屠耐貞他已經示意弟兄們，不用再存監視之意，這一來屠耐貞見防守一鬆，對於本身有了極大的利益，暗暗的欣喜，不過神色上越發的對於張孃的事關心留意，更時時的一旁勸解着他放寬的心腸，好好的休養傷痕，露出一片情真意摯，張孃那麼一個狡詐多疑的綠林道，此時被屠耐貞擺制了個服服貼貼，死心塌地，不過屠耐貞被困在五丈嶺中，敷衍着飛天虎張孃，倒還能擺制他，最坦心的是老爹爹事情辦的不能那麼順手，官家兵是已得着匪巢一切的情形，此時動手剿山，自己可就沒法應付了，雖是憂鬱愁煩，還是忍在心中，不敢帶出神巴來，飛天虎張孃只要一起疑心，也一樣的前功盡棄，屠耐貞對於老爹爹真是望眼欲穿，所幸飛天虎張孃傷痕未能完全好，算是就攔了六七天的工夫，就這樣，屠耐貞已經形容憔悴，每到夜間，只要山裏有一些風吹草動

，屠耐貞就吓得驚懼亡魂，她並不是怕死惜命，她就怕老爹爹不能來，自己前功盡棄，他又那知道老鏢頭屠金榜，爲了這個苦命女兒，含冤莫白，忍辱偷生，老英雄實在不顧一切了。

## 第五章 賄禁卒犯獄救惡婿

自從夜雨中父女分別，老英雄從五丈嶺退出去回轉中郎驛，更把蔣鵬飛家中，過去這些年的情形，詳細打聽了一番，這才知道完全是自己一手把女兒屠耐貞推進火坑，這蔣鵬飛空生了份好像貌，有那個好爹爹，他却是衣冠禽獸，不可救拔的一個下流，過去在未娶自己女兒時，就已經聲名狼籍，可恨自己老糊塗，只看他父親蔣守義老誠持重，非禮不取，想着他不會有不好的子弟，那又知道全錯了，叫女兒遇上這麼個萬惡的丈夫，造成了這種無邊罪孽，現在他別說還沒有甘心從賊之心，就是他真個不顧一切，情甘願意作了飛天虎張孃的壓寨夫人，我屠金榜再分有父女之情，知道自己毀的女兒這樣，我寧可自殺，也不能忍心再怨恨她一字，五丈嶺父女相會，分明是已經對我說明忍辱偷生，不肯甘心，必須要見着禽獸不如萬惡丈夫的一面，我既然已害了他，落到這般地步，他最後的要求，我若不能給他作到，我還有什麼臉面再見女兒，只是這種事可難了，關中五惡，在五丈嶺盤踞多年，官面上屢次剿捕，屢次失利，蔣鵬飛打上這種

盜匪羽黨的罪名，我有什麼力量能够把他買出來，何況這些日風聲又緊，官家也正要把五丈嶺一鼓肅清，永除後患，蔣鵬飛那會罪名輕了，自己反覆思索，整整的盤算了一天一夜，老頭子可豁出死去，不再顧忌一切了，拿定了主意，趕奔大散關，這裏有一家鏢局子，字號是長勝，鏢頭雙刀將陳子夷，也是十幾年前的老朋友了，有時陳老鏢頭走鏢到長安一帶，老弟兄必要聚會一番，屠金榜想起他來，只好找這位老朋友助自己一臂之力，因為自己在這一帶人地生疏，尤其是衙門口不熟，並且這件事不能請別人幫忙，只有自己來辦，所以必須借着朋友的人情，買通了衙門口一般差人吏役，屠金榜來到長勝鏢局，正趕上陳老鏢頭在鏢局子裏，老弟兄會面之下，互敘寒溫，這位陳老鏢頭向屠金榜問起：「怎會這樣清閑來到這裏，可是這邊有大票的鏢貨，你親自跟了來麼？」屠金榜看了看屋中無人，嘆息一聲說道：「老朋友，我如今已經是把一世英名完全毀掉，現在走頭無路之下，只有來求老朋友幫忙了。」這位陳老鏢頭也是一驚，認為他鏢局子出事，在路上栽了大跟頭，鏢要回不來，這才請朋友幫忙，遂趕緊說道：「老朋友不必為難，我們論交情，論同行的義氣，就得急難相助，禍福利害全談不到，咱們弟兄過的多，有什麼為難事，只管說出來，兄弟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決不會含糊了，你們在那裏決了事？」屠金榜搖搖頭答道：「不是那麼回事！我是有難言之痛，錯非是老朋友面前，我實在沒臉講了，現在我只問你，我們的交情如何？」

陳老鏢頭道：「你是豪爽人，咱們說話不用繞圈子，有什麼事擺在那兒，把事情辦出來，再看交情的厚薄，這時說了沒用，我要說是跟你過命，我不是現在還活着麼？」屠金榜苦笑了一聲道：「不錯！糊塗了，不過我求你一件事，這種細情，不願意說，你也不必纏高，我所託你的事，就爲得你人傑地靈，這裏縣衙門中，我有個被難的親戚，我想用些手眼，設法把他救出來，可是這件事我決不假手別人，給別人找了意外的麻煩，你在本地人傑地靈，想法子給我託個人情，把衙門口所有的差人，和監牢裏面獄丁獄卒，給我買通了，只要叫我去着不受阻擋，能够便利的和我那親戚多見兩方面，我決沒有別的請求，不過你可得想法轉煩人，把你本身和你這長勝鏢局子全撇開了，無論有了什麼事，不能和你牽連，你能够給我辦到，我屠金榜就感恩不盡了。」這位陳老鏢頭也是久走江湖的人，什麼事他不明白，論起屠金榜所說這點小事，可以說無關重要，可是聽他的話風，分明他是另有圖謀，只是多少年的老交情，深知這屠金榜的爲人，是武林中最重義氣的朋友，遂含笑答道：「這是最好辦的事，你容我想想，我定能給你找出個引線之人，不過你這親戚，究竟是何如人，你也得說出他姓名來，也好煩人去辦。」屠金榜喝了一聲道：「此人姓蔣名鵬飛，家住在中郎驛，他也是好人家子弟，流落爲匪，現在已經遭了官司，是被盜案牽連，他沒有別圖，給他幫忙，我跟他既然是有戚屬的關係，不能再袖手旁觀，現在想用錢來給他活動活動，沒有別的企

圖，只叫他在獄中少受些罪，也就是了。陳老鏢頭一聽說道：「原來是蔣鵬飛這件事，本處全哄嚷動了，因為他是一個舊家子弟，如今竟作了關中五惡的黨羽，所以真情這一喧揚開，差不多本處人全知道了，老朋友你要想把這姓蔣的用錢買出來，那談何容易，不過你託我的事，我定然辦到，可是老朋友你可知道，這公門中是不好沾惹的，何況案情這麼重，想用錢把他買出來，事情無論作的到作不到，也得自己先打算好了，不要畫虎不成，弄個人財兩空才好。」屠金榜點點頭道：「這些情形，我早已想過，現在只好這麼辦，不能再走第二條道路了。」陳老鏢頭道：「我們說句戲言，老朋友你究竟是何居心，難道你這條老命不要了，想要劫牢犯獄麼？」屠金榜忙答道：「你看我像作那種事的人麼，你不要怕，你我無怨無仇，我何必來拉你一同跳坑，這次用錢買罪，走動衙門，我全是不願意叫你這裏出名，免得在地面上給你留下痕跡，你若有懷疑之心，那求你幫忙的事，不妨過些時再說，我也想先回長安了。」陳老頭哈哈一笑道：「老朋友，你把我看作何如人，我從二十幾歲上，就置身江湖中，整在刀尖子上三十多年，我幾時怕過禍？如今你有這點小事，煩到我面前，難道我還會怕衙門口的牽連，和官人的囉哩麼，就是你真個要劫牢犯獄，姓陳的也不會含糊，你就放心吧。」屠金榜正色說道：「老朋友不要說笑話，真要是想辦那種不要命的事，我倒用不着瞞你了，只有我託你的事，你趕緊給我辦好，將來我的事情辦完，你也就知道我對你怎樣感

恩承情了。」這位陳老鏢頭決不再往下退問，屠金榜告辭回店。

第二日早早的，長勝鏢局就打發一名伙計，領來一人，和屠金榜相見，此人也是鏢行出身，不過在鏢局子中身份小，現在他是這大散關住開了多日，他和縣衙門中一位辦收發的，是瓜葛之親，這兩天他正要離開本地，由陳老頭把他薦到山東濟南府振威鏢局去作事，屠金榜遂託付了他，這也是陳老鏢頭的用意，叫他把屠金榜拉入公門，和衙門口裏全打通了，此人也就離開本地，任憑屠金榜辦出什麼事，與別人毫無牽連，當日把屠金榜介紹到衙門口中，老鏢頭現在是想開了，拿錢買路走，錢在頭裏，人在後頭，自然是容易辦，當日就領他和這蔣鵬飛去會面，現在蔣鵬飛案情雖沒定，沒判出他罪名來，可是他已經算是難逃法網，只要把關中五虎這伙悍匪獲得之後，蔣鵬飛也是難免一刀之苦，屠老鏢頭初到中郎驛，那時蔣鵬飛案情還在懸着，更沒招了實情，所以容容易易的花了幾個錢就和他見了一次面，現在錯非是人錢兩樣，力量全用足了，實不容易和這種犯人相見，班房的人把屠金榜領到獄中，牢頭獄卒按着大小份全見了錢，沒有什麼刁難，只是囑咐屠金榜見了面，棟要緊的話說，不要儘自就攔，倘若被上邊知道了，可就吧他們的差事全毀了，屠金榜也沒露出本來面目，只說是作買賣的，蔣鵬飛是他盟侄。領到獄裏邊，在一個囚牢的不柵門前，把蔣鵬飛叫出來，屠金榜見蔣鵬飛已經囚首垢面，那還有已往那種整潔的面貌，他一見屠金榜到

來，不覺驚異的却步，因為招呼他的獄卒，並沒告訴他來人的姓名，他被張嬖所賣，他到現在還是絲毫不知，總認爲個人的手段不高，露了馬脚，落在官人手中，他還癡心妄想的盼着飛天虎張嬖弟兄們前來救他，直到前些日子，岳父屠金榜來探監，才知道家中全已經遇禍，死的死，亡的亡，自己的女人和一個妹妹生死不明，就知道事情糟了，所以他在那次見到屠金榜，一字不肯承認，只說是被朋友牽連，打上這場盜案的官司，他當時就願意這位老鏢頭早早離開這裏，所以他決不提一字託他這老岳父，以及接濟他錢財，到此時他已經知道自己本身和一家人完全是個人毀的，他雖是萬惡下流，但是見了老岳父也有天良發現之時，所以任什麼話問不出來，他很冷淡的把屠金榜打發走，今日忽然又見他前來，更在監牢中聽到了一切信息，自己這場官司無法擺脫，實沒有活的希望，所以對於這位老鏢頭，誠發不願見了。屠金榜此時却手把着籠門，對蔣鵬飛招呼道：「老樣子，你過來，不用沒臉見人，誰也保不定遇上這種事，不必難過，我和你家中是兩三輩的交情，我一個買賣商人，雖則沒有別的力量，可是既叫我趕到這裏，知道了你這場事，我焉能再袖手旁觀，沒有別的，我來了其實也沒有用，我盼望着你的官司能够摘落出來，萬一不能洗刷你的冤枉，我也想叫你少受些罪，也算盡了我這個作長輩的情意，這你還有什麼見不得人，沒有什麼耽擱，你過來，用什麼東西告訴我，你要知道，我進來一次不是容易事。」並且說着話時，屠金榜不住向蔣鵬飛使

眼色，蔣鵬飛此時是全身刑具，手鐐子，腳銬，全礙着。他聽到屠金榜故意的說這一片假話，分明是暗含着有救自己之心，並無惡意，並且絲毫不再追問自己家中事，蔣鵬飛何嘗沒有逃活命之心，老岳父是個本領的鏢頭，他來到這裏，絲毫不露惡意，我不要自己錯過這個機會去，嘩嘩嘩的隨着鏢子來到木籠門前，雙手也拉住了木籠的柱子，顫聲說道：「小姪實在沒臉再見親友了，老伯父你知道我是好人家子弟，打上這種官司，就是再能逃出去，也沒臉見人了，老人家一片好心，我永遠感念你，請你不必爲這個不成材的姪子費事了。」屠金榜却用手指了指，地上放着兩個蒲包道：「我給你帶來些食物，你整補着用吧，他們點驗明白了，回頭定然如數的給你，你安心所候着，災消塞滿，就好了。」說話間屠金榜的手指一動，碰了蔣鵬飛一下，蔣鵬飛已然覺出他手指裏夾着一個字團，自己趕緊悄悄接過來，藏在手中，屠金榜向蔣鵬飛道：「這裏一般朋友們，很賞我這個老面子，我們也得顧全着人家的公事，咱們爺兒兩個，改天再見吧。」蔣鵬飛點頭道：「我不謝你老了，我在這裏邊用不着什麼，老人家不必多費心了，」蔣鵬飛一揮手，回轉身來，向躲在一旁的一名班上的差人，一名獄丁，拱手道謝道：「叫二位這麼辛苦等候，但盼我們這個老姪子，把官司能够掙扎出來，我定要好好的酬謝大家。」說着話，他從身邊摸出兩個小紙包來，一聲不響，悄悄的全遞到這兩人手中，獄丁和差人全微微一笑，互相說道：「老朋友，何必又破費，那



裏不交朋友呢。」屠金榜道：「不客氣，我指着諸位多多照應了。」那差人仍然領着屠金榜出了監獄，把他領到前面，屠金榜又盡力的託付一番，像屠金榜這種慷慨的性情，歷來就是視錢財如糞土，這回更是安心要拿錢買路走，盡力的託付一番，再隔了兩天，故意又買了些食物，自己可決不要求再進牢去看望蔣鵬飛，這次送這點東西，他更按着大小份兒，每人面前全有一點小意思，錢花得爽快，話說得動人，這一班幹公門中差事的，最喜歡外場朋友，這一來對於屠金榜十分敬重，他只這短短幾天中，把班房以及監牢裏全買通得沒有一點阻攔，他隨時可以去看蔣鵬飛，蔣鵬飛被押的囚籠，那一間小屋中就是七名犯人，屠金榜露出口風，把蔣鵬飛調動一下，給他換個清靜的監房，這種小事，更不用再打招呼，當天就把蔣鵬飛調到一個兩人同居的監房裏，屠金榜這種人情使用的處處到家，錢花的滿是地方，所以現在蔣鵬飛在囚牢中，也得着十分的照應，絲毫不受虐待，他雖然是愧對這位老岳父，他看到這種情形，認為屠耐貞定是已經脫離虎口，或者根本就逃開，屠金榜痛恨自己過去的行為，不肯把眼前的實情說與我，他想把我救出嚴加管束，叫我們夫妻團圓，真能那樣，我倒要痛改前非了，這天晚半天，屠金榜匆匆來到縣衙，給蔣鵬飛送來一盤子魚，一蒲包新蒸的麵食，到班房中向班頭們請求，跟蔣鵬飛見一面，有幾句話要當面說，班上的人遂把屠金榜領到監牢，現在他們見面時，旁邊監視的人更是躲得遠遠的，他們說話絲毫沒有人拘束着，

可是屠金榜處處的還是謹守着規矩，說話時，故意叫旁人全聽得見，只向蔣鵬飛說了幾句閑話，告訴他飲食一切要謹慎些才好，已經給他託了人情，雖然不能完全摘落靜了，可是總可以減輕了罪名，只在臨走時告訴蔣鵬飛，給他送來兩尾鮮魚，叫飯館子給烹的，不過你吃着要謹慎一些，臨說完，却仍從籠門用指尖遞進一個紙團兒，低低說了一句，魚要仔細吃，刺兒太多，說罷轉身出來，現在屠金榜所送進來的食物，牢頭們還是故意的給屠金榜一個十足面子，叫他知情，立刻把籠門挑開，原樣不動給蔣鵬飛送進去，這完全仗着人情面子，樣樣的到了，才肯這麼絲毫不疑心的給送進去，屠金榜走後，他這間監房中只有一個難友，案情也很重，是殺人嫌疑，官司已經打了一年，尙未落案，這人就是這大山關本地的土著，姓石名德，性情也很豪爽，在外面時是個游手好閑的漢子，他這場人命官司，完全是爲朋友幫忙，跟蔣鵬飛住到一處，雖是日子不多，蔣鵬飛現在有屠金榜多方接濟，飲食一切，全很豐富，這石德也跟着沾了不少光，兩人這幾天來，倒是情投意合，彼此的案情全够重的，誰也不再瞞誰，這石德告訴蔣鵬飛，他過了不下二十次熱堂、始終咬定了牙，所以案情直牽延了一年，不能定案，將來萬一實情全追究出來，雖沒有犯罪，三年五載也休想出得監牢，因爲他官司打了這麼久，原本就是孤身一人，有幾個朋友先前還不斷照應，日子一長了，誰也不肯上前了，蔣鵬飛反倒勸他既然遭了官司，一切認命、該着牢獄之災，差一尺不

會出去的，兩人彼此勸慰着、在監牢中倒減却許多愁苦，這時屠金榜給送進食物來，蔣鵬飛把他放到炕上，向石德道：「只可惜咱們沒有酒，我這老伯伯辛辛苦苦，大遠的送了這麼好菜來，咱們要是再能得着幾杯高粱燒，够多麼痛快。」一邊說着，蔣鵬飛看了看籠門外沒有人，他們那紙團打開，仔細看了看，趕緊把這紙團放在口中，嚼爛了吞在肚內，絲毫不留形跡，這兩尾魚全有一尺長，那石德看着也覺饞涎欲滴，蔣鵬飛轉身來，那石德見蔣鵬飛面色非常難看，遂說道：「蔣大哥，你怎麼的了？你臉上現在忽然這麼難看，趕是有什麼事麼？」蔣鵬飛搖搖頭道：「什麼事沒有，送進這點東西來，勾起我的傷心，我在家中，最喜歡吃這種鮮魚，每逢作出這種好菜來，父母妻子一家團聚，說說笑笑的那是何等快樂，想不到我交朋友不慎，打上這場官司，押在囚牢中，不知何時是我出頭之日，所以想起來十分傷心。石二弟咱們還是想法子弄些酒來，喝兩杯痛快痛快，有法子想，沒法子？」石德道：「酒是容易弄進來，只是得用幾個錢，怎奈我一文錢也沒有了。」蔣鵬飛一笑道：「只要你想想法子買進來，我這裏還有些銀錢，可以使用。」蔣鵬飛遂從兜囊中取出四五錢碎銀，還有一串銅錢，石德接了過去，到了籠門前，隔着籠門，把看守監牢的監丁姜義喚到近來，隔着籠門低聲和他商量多半晌，那獄丁把錢接過去，却囑咐道：「偶爾的弄些酒喝，倒不算一件事，咱可說到頭裏，喝完酒別犯毛病，誰也別成心害誰。」石德笑道：「姜頭你放心，我們

不會那麼沒出息。」這獄丁拿着錢去給買酒，蔣鵬飛在石德跟獄丁說話的時候，他很快的用一雙竹箸把盤中的魚翻轉過一隻來，從魚腹中夾出一件五寸長的東西，他趕緊藏入炕上舖的稻草中，更把魚仍然翻轉來放好，石德已經來到炕前，笑着向蔣鵬飛說：「還算不錯，居然那獄丁老姜給咱們設法弄酒進來，咱可是別給好朋友惹禍，人家十足的面子對待咱，喝了酒咱們在獄房中鬧出笑話來，可就糟了。」蔣鵬飛點點頭道：「你我焉敢那麼放肆，不欠的工夫，獄丁姜義來到籠門前，從他懷中掏出一大瓶酒來，遞給石德道：「話中前言，你們哥兩個不給我惹事，趕到陰天下雨的，我還許請請你，喝完酒一撒酒瘋，可別說我老姜翻臉無情。」石德從籠門夾空中把酒瓶接過去，點點頭道：「我們自己不能找沒臉，姜頭有工夫我請你喝兩杯。」獄丁姜義道：「謝謝你吧！我們韓頭今天把得的一點彩頭，全拿出來請客，我們跟着也就喝上了。」說罷，轉身走去，這兩人坐在土炕上，也沒有酒杯，原瓶子喝了起來，這蔣鵬飛還是儘提些傷心難過的事，那石德被他勾起了心裏的煩惱，蔣鵬飛是一讓就喝，何況在監牢中飲食一切，全不方便，得着這麼好的下酒菜，這石德是借酒澆愁，蔣鵬飛是陪着他，酒瓶子口送到唇邊，他却暗中用舌尖把瓶口抵住，一些酒也流不往口中，這一瓶酒到差不多全滿做了石德，石德已經醉得前仰後合，舌頭發硬，那蔣鵬飛扶着他，倒在土炕上，石德還含含糊糊的說：「你這可不够朋友，酒沒喝完，你叫我睡覺，我那肯甘心。」可

是他口中這麼說着，已經沉沉的睡去，蔣鵬飛却趕緊到了籠門，往外看着，院中並沒有人來往，監牢中是到了起更時，點名收封，有科房中進來和牢頭帶着獄丁，挨着監房的點名，查看完了之後，把牢門鎖好，鑰匙帶走，這時因爲天色尙沒太晚，獄丁們也正在他們屋中飲酒談笑，監房裏這些囚犯們，也在隨便的說着話，蔣鵬飛遂從土炕的稻草下，把方才藏在那裏的那件東西取出來，原來就是老鏢頭屠金榜在魚腹中給他放了一條五寸長的鋼鏢，這條鋼鏢雖然短小可非常快，蔣鵬飛坐在土炕上，眼望着籠門，把腳鍊上靠鐵拐子的鐵環，捏住了用這鋼鏢只一二十下，把這鐵環已經鏢得斷開一邊，又把另一邊鏢得只連着幾分，套在腿腕上，鐵圈是無法動，他把兩邊近鐵拐子處全鏢好，只要用力一崩，立時當中相連的四個鐵環，完全可以脫落，這手鐐子上一隻鐵鎖，連接自己無法動手，却把次鍊也如法炮製，只要到了時候，從鋼鏢處用力一擰，這掛鐵鍊就可以退下來。不是湊到近前，仔細查看，決看不出一些形跡來，他動着腳鍊項鍊，雖有些聲息，在這重時候絲毫沒被別人察覺，他作好了手脚之後，把這條鋼鏢藏在身上，菜盤酒瓶完全收在蒲包內，膝上釘着木釘掛到上面，自己踰出土炕上歇息，趕到起更時點名收封之後，這獄中獄丁們可就不斷的過來查看了，蔣鵬飛也裝作酒已喝多，有時候獄丁招呼他，故意裝作已經睡着，並不答聲，耗到了三更之後，絲毫不見動靜，蔣鵬飛可有些提心吊膽了，心想我這個老岳父他許是臨時的改變了主意，

今夜如不救我出去，可就把我毀了，我這腳鍊已經銼得只連着少許，錯過這夜間去，白天動作，腳下一不留神，鍊環子非被震開不可，那時是真賊實犯，分明是有越獄脫逃之心，罪上加罪，你再有天大本事，我也不易出去了，反倒許早早的把我命送了，這種情形，他越想越怕，反不如沒有這件事時，死心塌地認定了自己官司，算是不易打出來了，反倒心平氣和的在獄中等死，此時已經眼看着要脫身網羅，再生了變化，真比受一刀之苦還難受，他此時心裏如同油烹一樣，瞪着眼看着籠門，耳朵裏聽着外面的聲音，稍有一點聲息，立刻就是一驚，又怕那酒醉的難友石德再醒轉來，這時聽到外面已交三更，這很是動手的時候，可是依然沒有一些聲息，蔣鵬飛再也躺不住了，坐了起來，本可以招呼招呼石德，試試他酒醒了沒醒，可是蔣鵬飛此時再沒有胆量招呼他了，反倒一點聲響不敢帶，恐怕把他驚醒了，此時蔣鵬飛幾乎急的要瘋狂了，猛然聽得獄門外籠道中撲通一聲，一個人似乎要喊沒喊出口來，嚇得蔣鵬飛一哆嗦，自己趕緊倒在稻草上，籠門這裏突然有人低聲招呼道：「蔣鵬飛我到了，怎麼樣？」蔣鵬飛一翻身坐起，見籠門那裏正是老岳父屠金榜，自己扭頭看了看坑上輪的石德，趕忙輕輕下了地，只是越怕身上的刑具響，只要一抬腳，立刻嘩喇的響一下，蔣鵬飛的心已經提到嗓子眼兒，湊到籠門前聲音發顫的道：「全預備好，立時可以斷開。」外面屠金榜答了個「好」字，伸手把籠門上的鐵鎖握住，這位老英雄猛然一擰，籠門已開，屠金榜闖

進監牢，此時蔣鵬飛知道了自己生死關頭，再不顧什麼了，趕忙往牆上一踹，把下面的鍊環崩斷，雙臂一用力，手鐐子也崩開，不過那鐵圈子還連着，匆遽間無法把他弄下去，屠金榜把他向土炕上一推，叫蔣鵬飛坐在那兒，用蔣鵬飛一件舊衣服撕開，把他腿上鍊圈子紮裹上，這時蔣鵬飛却把手鐐子完全脫落，屠金榜抓住他一隻胳膊說道：「怎麼樣？還能走麼？」蔣鵬飛答了個「還行」。屠金榜帶着他闖出牢門，一名獄丁正倒在地上，被屠金榜攔了個結實，嘴裏堵上東西，不能出聲喊叫，屠金榜拉着蔣鵬飛轉到這監牢的西牆下，老鏢頭說了聲：「我先上去」。立刻一縱身，上了牆頭，騎在上面，跟着放下一條長繩，蔣鵬飛緊緊握住這條繩子的一端，老鏢頭盡力的往上提，把他提上牆頭，趁勢把他放到牆外的地上，老鏢頭飄身而下，帶着他從小巷中穿出，盡走些黑暗之處，繞到野地裏，穿着一片片的莊家地，絲毫不敢停留，直到天明已經走出來十幾里，找了一片野樹林子，略微的歇息，蔣鵬飛却在自已愧悔之下，向老岳父屠金榜面前跪下，自己要述說過去失身爲匪，害了自己一身和一家被累的情形，可是屠金榜竟是攔住他，聲色俱厲的向蔣鵬飛道：「蔣鵬飛，現在還不是咱們爺兩個談這些事的時候現在還沒離開危險之地，你趕緊把腿上鍊環設法除掉，好好的跟我走。我領到你一個地方，咱們爺兩個再細說一切。」蔣鵬飛此時見老鏢頭這情形，自己那敢再辯別多說，只好諾諾連聲的答應着，把身邊那鋼錐取出來，把鍊環錐斷，身上整理好

了之後，蔣鵬飛想着是找一個偏僻的地方，先給自己剃剃頭，洗洗淨，也好改變改變這獄囚的模樣，可是老鏢頭絲毫不作這種打算，竟自帶領着他儘找那荒僻的小道，飢渴時，只向那路旁小販買些粗劣的食物，略微充飢，這一天的工夫就沒有停留，蔣鵬飛見老鏢頭所帶自己走的道路，略略的辨別出來，竟奔了五丈嶺，自己心中好生疑惑，這條道路現在自己是決不想走，因為這條路上，短不了要遇上關中五惡的部下弟兄，沒有不認識自己，現在真不敢再投在他那裏了，可是每一開口想說話時，屠金榜立刻喝叱着，不叫他多說話，蔣鵬飛真想不到老鏢頭是何居心，可是想到他老人家這麼艱牢犯獄，把自己救出來，他已經犯着死罪，老人家這麼大年紀，既肯冒這樣險，把自己從獄中搭救出來，決不會再有害我之心，自己打定了主意，現在這條命算是從虎口中被他奪出來，只好任憑他處治了，趕到天黑了之後，屠金榜竟帶着他走上五丈嶺所走的道路，儘是這山裏極荒僻的小徑，蔣鵬飛在獄中已經受了多少罪，折磨的精神氣力和從前判如兩人，逃出獄來，一時沒有歇息，又這麼拚命的走了一天半夜，現在已經是力盡筋疲，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了，他竟站在一個山坡上，喘吁吁的向屠金榜說道：「老岳父，我無論如何也要問問你老人家，這究竟是要帶我逃到那裏？我實在走不動了，何況這一天的工夫，至少已經走出五六十里來，這裏又是荒山野地，沒有人跡的地方，無論我們事情如何危險，也可以在這裏歇息一時，叫我好緩緩氣，要這麼連夜走下去，



我不死在獄中，這條命也得送在這裏了！」屠金榜停身站住，在鼻孔中哼了一聲：「蔣鵬飛現在這點罪，你就受不了，你想到生不如死，你倒把這死生二字看得很輕，你可知我老頭子担着殺頭之罪，把你救出來，正是爲得叫你父母妻子一家團圓，我老頭子對不住你麼？蔣鵬飛他們倆各憑天良，我忍着一肚子冤屈，不願再題過去的事，我勸你還是少勾我老頭子的心事吧！」蔣鵬飛聽到老鏢頭的話，驚得一身冷汗，坐在石頭上問道：「老人家你說什麼，我全家的人還在麼！他們在那裏！」屠金榜冷笑一聲道：「這所到的地方是什麼地面，你不要跟我裝糊塗了，這全是你走熟了的地方，你不認得麼！」蔣鵬飛遲遲疑疑的說道：「這裏大約是五丈嶺吧！」屠金榜道：「對呀！你們弟兄的巢穴，你焉能不認得，小伙子把氣稍緩一緩，提起精神來，趕緊的跟我走，你可知道正有人望眼欲穿等着你去呢！」蔣鵬飛道：「老人家你多恩典我，倒是告訴我實情，我全家遇禍難道全沒死，反逃到這裏麼？」屠金榜厲聲喝道：「蔣鵬飛我這老頭子就是這種脾氣，不是我口中願意說的，你還是趁早少問，只要儘自對我麻煩，我能够親自把你救出來，我還能親自把你送了命？老老實實隨我走，到了時候，你自會明白，你若沒有害我老頭子之心，我還能往死路上送你麼？」說到這兒，屠金榜轉身看後面，不再理蔣鵬飛，蔣鵬飛這時真是糊塗死了，只想不出這什麼道理，自己家中全家遭禍，這不是一個人講的，家中的房子，全被火燒掉，怎麼現在他老人家竟自這麼說

：我父母妻子全在等候我，這真是怪事了，老鏢頭的情形又這麼嚴厲的不准自己來多問，只是坐在那兒嘆息着，就這樣老鏢頭已經連催他兩次，蔣鵬飛只好咬牙站起，向屠金榜說道：「老人家不用着急，我跟你走還不成麼？」屠金榜遂帶着他翻山越嶺，又往前走了三四里的山道，這時日光也上來，倒可以辨別着路徑，蔣鵬飛越看所去的道路越不對，這分明是奔五弟兄的老巢，那山後一帶，這種地方別無路徑，更沒有人家，難道他帶着我要投奔關中五弟兄入伙麼？我寧死也不能再去見他們，尤其是那飛天虎張驥，我把女人全獻給他，他反來把我賣了，分明是我上了他的無邊大當。

弄得我活不能見人，死不能見鬼，我自己脚步完全走錯，雖則是螻蟻尚且貪生，可是眼前這種情形，老岳父把我救出來，更不說出心意，真是生不如死。自己心中起了懷疑之心，對於眼前的道路，更加仔細的注意，隨在屠金榜的身後，往前走一段路，辨認一下，果然是直奔關中五惡塚子窰的後面，蔣鵬飛實在忍耐不住，遂招呼道：「岳父你究竟是我帶到那裏？這種地方，我已認識，這是他們五弟兄的巢穴所在，難道你老人家把我帶着投奔他們去麼？」老鏢頭屠金榜低聲喝叱道：「我不叫你問，你不必多和我廢話了，你放心，我難道還把你送到枉死城中麼？我有害你之心，在獄中一刀把你了結了，用不着這麼費事了，前面不遠，就是我要到的地方，到那裏自有人來見你，蔣鵬飛，我知道你如今已經後悔了，可是還有人

對你不肯甘心，不過我老頭子沒有親了骨肉，祇剩下一個苦命閨女。和你這末個兒子，現在你一切事放心，我不會再害你的。」蔣鵬飛雖然是萬感交集，可是無法再細問，任憑怎樣追詢，這老頭子只是吞吞吐吐，自己把心一橫，好在已經是準死在獄中的人了，既然從監牢逃了出來，我焉能够再有什麼怕死貪生之意，聽天由命，就是死在這兒，也比被國法處治了，身首異處強的多，自己想到這裏，索性低頭走，一句話不再多問，他又那知道已緊緊趨近死途，那忍辱含冤的結髮妻正在等待他，要和他了結今生的冤孽債。

蔣鵬飛跟着往前又出來有兩箭多地，老鏢頭屠金榜身形站住，仔細的打量了一番，遂把蔣鵬飛領到一片松林內，向蔣鵬飛說道：「我老頭子不顧一切的把你救出來，你若敢對我再生疑心，天地鬼神全不容你了。我現在告訴你，把你帶到這裏，正是爲得叫你夫妻團聚，你父母，胞妹及兒女全死在飛天虎張驤之手，只有我那苦命女兒，尙還活在人間，可是也被困在山中，我帶你到這裏來，看我把你救妻出來，隨我一同逃奔長安，你若是天良發現，知道自己過去胡作非爲，害得一家落到這般地步，有愧悔之心，夫妻團聚，我們還可以好好的過活下去，我已經這般年歲，在這裏刼牢犯獄，雖則沒被人追下來，可是終歸要被衙門內發覺，我鏢局子也不能幹了，帶着你們我個隱匿的地方一忍，你們夫婦能够抓把土埋了我老頭子，我也就算是沒白疼你們，蔣鵬飛現在你身上的棒傷未愈，不能隨我進去動手，我叫你在這裏等候，我把那苦命孩子救出

來，咱們是一同逃走，你只要敢私自離開這裏，蔣鵬飛你可算天良喪盡，禽獸不如了。」蔣鵬飛羞愧的不敢抬頭，忙說道：「老人家你肯這麼饒恕我，我焉能再對不住你老，現在別說還是叫我夫妻團聚，就是你叫我上刀山，跳油鍋，我也再不能含糊了，既然是賊黨們搜尋到這裏，我寧可叫他們料理了，也不能再挪地方，你老自管去吧！」屠金榜點點頭道：「你能這樣，還算尙有良心，好好在這裏等着我，只要事情順手，大約沒有多大耽擱，既或我來的稍遲，你也不要到裏邊探望，咱們此時一失散開，可就不易再聚在一處，蔣鵬飛諾諾連聲的答應着，老鏢頭把身上收拾一番，立刻出了松林，撲奔前面，照着那夜女兒屠耐貞所指示的道路，隱蔽着身形，連翻過兩處山坡，遠遠的已經望見屠耐貞所住的那三間房屋，知道他這裏是有人把守，老鏢頭隱蔽着身形，往後牆下撲過來，幸喜這裏並沒有匪黨潛伏把守，老鏢頭繞着他的房子，往牆角轉過來，往門前一帶查看時，那日屠耐貞所說的屋門前，終日守衛監視的匪黨，一個不見，屠金榜仍轉到後牆下東間後窗上，燈光隱約可見，老鏢頭輕輕往起一縱身，攔住後窗口把身形攔住，後窗向裏面高高支起，很容易的看到屋中情形，只見女兒屠耐貞正坐在東牆下一張八仙桌旁，左首有一名匪黨正是那飛天虎張璧，老英雄心如刀扎似的難過，自己英雄一世，把個有志氣有烈性的女兒落在賊黨手中，忍辱的從賊，自己鐵錚錚的漢子，那忍心看得下去，無奈我這時不敢冒昧的動手了，蔽着氣息，偏着臉。

聽他們講些什麼，見飛天虎張孃愁眉不展，向女兒厲耐貞道：「看現在這種情形，我們可不得不走了，風聲很緊，這五丈嶺一帶，今日連得弟兄的報告，有許多岔眼的事，雖沒查出實情來，事實上與我們十分不利，現在我們講不起什麼叫對不住朋友了，今夜一過，據我看還是趕緊的走吧，等到緊急時再走，怕走不脫，你把細軟的東西全打點好了，不要臨時誤事。」這時聽得屠耐貞答道：「我早打點好了，我看還不致於就弄到一敗塗地，你們這五丈嶺的垛子窰，官家屢次的動手，全沒得着好去，只要這裏邊沒有吃裏扒外的弟兄們來賣你，就是官兵真來剿山，也不見得就被他全挑了。」飛天虎張孃才要答話，前面一陣脚步之聲，來人走得很疾，聽那脚步聲已到了門前站住，竟有人招呼道：「五爺請你趕緊到前面，大爺跟二爺有要緊事和你商量，請你立時就去。」飛天虎張孃在屋中答應道：「外面可是周玉麼？你進來！」來人跟着走進屋中，屠金榜見進來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匪黨，進得屋來，向飛天虎張孃行禮之後說道：「五爺有什麼吩咐？」飛天虎張孃問道：「前邊還有什麼事？這時非叫我前去。」這個叫周玉的答道：「傍晚時聽見踪盤子弟兄回山報告，大山關一帶，有軍隊移動，衙門裏的馬步快三班，也全出來，雖沒看出全奔五丈嶺，可是已經發現了二三十名可疑的人，往這邊掬下來，這情形只道是不大穩了，方才東山頭一帶，更見着四個行路的客人，他們硬往卡子裏闖，險些動了手，被守卡子弟兄擋了回去，報告進來時，飄把子那裏連着又

派出四五撥弟兄，各處巡查，已經又發現了四十多名官兵，由兩個帶兵官統帶，竟自在這五丈嶺下北道口立起營幕，看不出他們是何居心，所以請五爺到前面去商量。」飛天虎張鏜聽了，皺了皺眉頭，向這周五一攤手，叫他退了出去，張鏜也跟着站起，却向屠耐貞道：「你聽見了？這個垛子窰算是不易保全，你不要睡下，聽候着消息，事情到緊急時，我們得立時脫身。」屠耐貞點點頭，飛天虎張鏜跟着走出屋去，屠金榜看得他走遠了，用手指輕輕的敲着後窗口，屠耐貞在驚惶之下，也抬頭向後窗口這邊看，屠金榜低聲招呼道：「耐貞我來了。」屠耐貞一縱身，竄到後窗下，低聲問：「外面可是爹爹麼？」屠金榜忙答道：「是！這時你能出來麼？」屠耐貞答道：「爹爹可是把他已經帶進出來？」屠金榜道：「在松林等候」，屠耐貞答了個「好字！」他伸手從木坑旁一個短凳下，抽出一把刀子來，掖在了肋旁的腰帶子上，用一塊絹子把頭包紮上，却趕緊闖出屋來，屠金榜也落在牆下，耐貞從前面轉過來，老鏢頭問道：「你此時出來，倘若那張鏜這時再從前面回來，豈不是事情破露。」耐貞道：「爹爹，現在我任什麼不怕了，你快快領我去！」屠金榜遂帶屠耐貞直奔一片松林而來。

## 第六章 刺淫賊 貞魂歸離恨

可是這時聽得前山一帶胡哨連響，有的地方竟起了殺聲，屠金榜倒有些驚心動魄，屠耐貞依然從容不迫，一些也不驚慌，隨着老爹爹到了松林前，屠耐貞却問道：「爹爹，他在那裏？」此時老鏢頭聽得女兒的語聲，已有些發顫了，遂說道：「他就在這樹林裏面，你跟我來。」老鏢頭走進樹林低聲招呼道：「鵬飛鵬飛，你在那裏？快快出來！」連招呼了兩聲，那蔣鵬飛才從一株大樹後轉出來，他看到了屠耐貞，又是羞愧，又是難過，脚下踉蹌的撲過來，口中招呼道：「我太對不起你了，」蔣鵬飛他此時也有些天良發現，淚流滿面的，想拉住屠耐貞痛哭一場，可是屠耐貞自己往後退了幾步，厲聲說道：「蔣鵬飛你站住，用不着這樣假惺惺，男子漢大丈夫，哭有什麼用，咱們有話講，」蔣鵬飛只得站住，屠耐貞借着月色看了看他，見蔣鵬飛囚首垢面，蒼白的臉色，全沒有血色了，冷笑一聲道：「蔣鵬飛這可真委屈你蔣大爺了，拿着父母，妻子，來換你的快樂，你怎麼會也落到這樣？蔣大爺你太冤點了，爹娘全被人殺死，活了那麼大年歲，落個身首異處，同胞的妹妹，親生的兒女，全死在大石橋，你的女人也被張五爺霸佔着，生身的爹娘同跑的妹妹，親生的兒女，結髮的妻子，你全不要了，死的死，受辱的受辱，你應該拿這些人的性命換你的富貴威風，至不濟你也應該拿闊老小的血換個首領，作個飄把子，你怎麼竟落成了乞丐一般？蔣大爺對得起自己麼？你也是好人家子弟，你爹爹是一個守分老實的商人，你母親是一個慈祥的老太太，怎麼你竟這

麼甘心下流？我屠耐貞自從嫁到你蔣家，我有什麼不盡婦道的地方？叫你這麼厭惡，甘心招引匪夷，自己情願敗壞家風，作那縮首的烏龜你自己同胞的妹妹全是清白的女兒，循規蹈矩，連一句話全不肯放肆，你竟忍心把匪人勾引到家中，想叫你結髮之妻，同胞的妹妹，作那種敗名喪節，沒廉恥的行爲，可惜蔣大爺你錯打了主意，我屠耐貞是屠金榜的女兒，我爹爹在江湖上闖蕩了一生，我這女兒不能孝順他，也得給他保全臉面，你那妹妹全是烈性的女子，你這禽獸不如的心腸，想拿我們換你的地位，買那匪首的歡心，我們焉能叫你稱心如願，這才惹惱了飛天虎張璧和那一般匪黨，殺戮全家，我屠耐貞不是怕死惜命的女人，我雖有一身的功夫，無奈不是匪黨的對手，我當時橫劍自刎，不過一舉手之間，我能保全了清白，只是我爲你蔣大爺這種禽獸不如的人，保貞節，瞑目就死，太不甘心了。我這才把我親生愛女，劈死在高梁地中，跟隨飛天虎張璧到五丈嶺，任憑他霸佔，只是算把我老爹爹的臉面丟盡了，我忍辱活下來，一來是爲全家報仇，二來我要看看你這禽獸的心，變了什麼顏色，我屠耐貞和你不過是夫妻，你看得不重也還罷了，死了一個屠耐貞你能再娶十個，我只問你，既披上人皮就得知道三綱五常，孝悌忠信，總然你全不懂，你也知道烏鴉反哺，羊羔跪乳，禽獸他還懂得養育之恩，你父母只生你一子，他們老實忠厚不知怎樣竟會有你這樣逆子，養育之恩不報，已經是天理所難容，你更甘心墮落結交匪類，一個好人家子弟，甘心作起強盜來



，你是有家有業的人，落到綠林中，那全是隻身一人，亡命徒之流，你怎麼不想家中父母，妻子，一家人千斤重担，放在你一人肩頭上，你雖然年輕荒唐不務正，可是眼見得你老爹爹病廢在家中，支持門戶的只仗你一人，你把全家死活置於不問，那還能說是你被生活所迫，只爲贍養父母，妻子，錯走了道路，情有可原，可是你把那飛天虎張鏜竟自引誘到家中，你安的是什麼心腸，你把我屠耐貞看作了何如人，你是堂堂男子漢，竟自甘心作這種下流事，要把你妻子獻給賊人，可惜你家中不是那種人家，我屠耐貞更是江湖上成名露臉的屠老鏢頭之女，我焉能就那麼任憑你這禽獸來擺佈，這場大禍，完全由你造成，你的生身父母，活到那麼大年紀，落個身首異處，洞腹穿胸，同胞的妹妹一頭碰死，妻子女兒死的死，受辱了受辱，只把你蔣大爺一個人，若是作成了大碗酒肉大秤金銀，綠林道中抖起威風，裝的起好漢，也還值得，你把一家人性命全送掉，換來你一身刑具，落了個獄中待死之囚，蔣大爺你個人也拍拍良心，對得起你自己麼？屠耐貞是個好女子，我出嫁敢說是個賢良婦，我把貞操不要了，順從了飛天虎張鏜，我作鬼全不能作個乾淨，我老爹爹只生了我這個女兒，把我撫養大了，竟嫁到你這個禽獸，我更這麼對不起他，在他找到五丈嶺，我本當見了我爹爹之後說明一切，立時死在他面前，但是我若是從賊之後再這麼作，依然是叫他老人家痛心死，生女如此，怕死貪生，不顧兩家臉面，失身在賊人的手裏，我死得晚些了，所以我忝顏的等

待下來，哭求我老爹爹無論如何念在父女之情，看在我早死親娘的份上，把你這禽獸設法找來，我要見你一面，你得從頭上給我講，我們一家人那一點對不住你，你竟忍心這麼對付我們，你說出道理來，我屠耐貞立時死在你面前，算是我這作妻子的不能爲丈夫保貞操，不爲你蔣家顧臉面我叫你看着我死，不然你要給屠金榜屠耐貞一個好好交待，蔣大爺現在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你可少跟我弄那麼無恥的行爲，哭涕哀告，我屠耐貞已經失節，我要辦到我最後的事，我不能再落到他們手中，你再跟我遲延我可就不等待了，咱們恩斷義絕，冤家對面，你還不對我講。」那蔣鵬飛被屠耐貞罵得他只有低頭聽着，再也還不出一句話來，聽到全家遇禍，更有屠耐貞說到自己拿一家人的血換來一個囚徒，這時屠耐貞用話逼迫叫他承認過去的一切行爲，究竟是何居心，蔣鵬飛忽然抬起頭來，蹣跚說道：「到此時你還叫我講什麼，我現在才真是活見不得人，死見不得鬼。」他跟着往地上一跪，向屠金榜磕了一個頭說道：「老岳父，我不是你的子婿，我是你前世的冤家。」更一斜身向屠耐貞磕了一個頭道：「我不是你的丈夫，我是你的要命鬼，我實在連禽獸不如，我後悔有什麼用，我改過有什麼用，死者不能復活，污辱不能洗刷，我蔣鵬飛算完了，我武功本領又不是人家對手，我只求老岳父你開一線之恩，把你女兒救出去，我別的事決不敢再求你了，我死之後，作鬼也得找張靈算賬，咱們爺兒們來世再見了，」他猛往起一站，全身力量用足了，往身旁樹幹上撞去

，屠耐貞絲毫不動，屠金榜倒是伸手抓他，可是蔣鵬飛的力用足了，哧的一聲只把她的衣服撕下一大片來，砰的一聲，血花四濺，把頭顱全撞碎了，死屍栽倒樹下，老鏢頭屠金榜抓着一片撕碎的衣裳，兩手亂顫，急得咬牙，屠耐貞只哼了一聲，也不知自己是悲是憤，倒坐在地上銀牙緊咬，看着蔣鵬飛的尸身，一句話沒有，一個眼淚不掉，還是屠金榜把那片衣裳扔在地上，到了女兒面前，低頭招呼道：「耐貞這可怎用好？我老頭子可沒主意了，」屠耐貞漸漸的抬起頭來，看了看老爹爹，這才流下淚來，伸手點老鏢頭的胳膊抓住，站了起來，顫聲說道：「爹爹，不用着急，你這算是疼了女兒了，很好，他死的好，不叫我再落個殺害丈夫的惡名，我很感謝他，爹爹你聽這四下的聲音，分明是有官兵已然要攻進上來，爹爹你還是在暗中隱身，不必露面，現在已經不必懼怕他們，這關中五惡，早生離段之心，現在飛天虎張慶安心逃走，我不能再叫他逃開了。老爹爹你只在暗中看着我，倘若我依然不能收拾了那惡賊，我再現身助我一臂之力，爹爹你隨我來。」老鏢頭屠金榜招呼道：「耐貞你先不要忙，他這尸身難道就這麼在這裏現着麼？」屠耐貞點着頭說道：「爹爹這深夜之間，這裏是輕易沒有人來往，好在我們也許等不到就可回來。」這時隱隱聽得前山一帶，胡哨聲越發緊，屠耐貞說聲：「不好」便匆忙的招呼了聲：「爹爹，你到後窗那裏伏身等候，不到不得已時，千萬不必出頭。」說完了這話，也不等屠金榜答他，緊縱身形，如飛而去，老鏢頭

屠金榜只得隱蔽着身形，撲奔他們所住的房子後面。且說屠耐貞心思意亂，他聽得前山情形不對，飛天虎張璧更安心脫離開五丈嶺，恐怕他這時翻回來看見自己不在屋中，那可就要前功盡棄了，所以自己匆匆的翻了回來，還算是萬幸，自己剛剛到了門首，從前面如飛的跑來一名匪黨，屠耐貞趕緊發話喝問：「什麼人亂闖？」那來人猛然把脚步停住，在黑影中看出是屠耐貞，立刻說道：「奉五爺之命，叫告訴你老趕緊收拾，官兵已在剴山，大約這裏不易守了。」屠耐貞道：「去趕緊告訴當家的，叫他有工夫趕緊進來一趟，我有要緊話和他說。」這個匪徒答應了聲：「是！」翻身向外面跑去，屠耐貞這時心裏是騰騰亂跳，心說好險哪！晚回來一步，事情可就敗露了。自己轉身進了屋中，把裏外間的燈全點亮了，在裏間把張璧所叫收拾的包裹打點好了，暗暗的把眼前礙手脚的收拾開，悄悄的把一柄匕首掖在了身上，來到外間，把推門開，向外張望着，工夫不大，那飛天虎張璧已帶着一個弟兄進來，見屠耐貞站在門口，遂問：「你在這裏作什麼。」屠耐貞道：「大約前邊的情勢不好吧？我聽得四下聲音不對，很着急的盼你早早進來，好作打算。」張璧是氣喘吁吁的道：「完了，這五丈嶺眼見得就是一敗塗地，我張璧算栽了，這裏實在沒法再停留，只好對不起我們大哥。」屠耐貞沒容他往底下說，遂向跟來那名弟兄說聲：「你在外面等等。」隨手把風門帶好，拉着張璧奔裏間屋，小聲說道：「跟你來的這個弟兄靠得住麼？」張璧說：「不用你

就心，這是我親信人，叫他進來，我們兩人分着抗這兩個包裹，不能再就攔了，官兵一到了裏面，或是弟兄們一逃奔，這裏我們可就走不脫了。」張璧這就要向外面招呼，屠耐貞道：「別忙，我問你箱子裏還有銀兩不要了麼？」張璧唉了一聲道：「那種笨重的東西，帶着他太誤事，你不要小氣，五爹走到什麼地方，全短不了金銀財寶，只要有五爺這條命在，咱們趕緊走吧！」屠耐貞答了個「好」了，猛然身軀往後略撤，已把匕首刀抽出來，照定了張璧的右肋下，噗哧一聲扎了進去，張璧哎喲一聲才嚷得一個「好」字，屠耐貞一抬腿把飛天虎張璧踹得倒在了床鋪下，匕首刀撤出來，却喊着門外那匪徒，你快來，這時屠耐貞一掀帘子闖出來，門外那名匪黨也聽到張璧的喊聲，在倉促之間，他那能辨別出是怎麼一件事，答應着一拉風門闖了進來，他往屋中一進，屠耐貞已到，一抬手，這一匕首刀正扎入這匪徒的胸膛內，往起把刀尖子一揚，已經把這匪徒胸膛挑開，死屍倒栽出門去，屠耐貞招呼了聲：「爹爹你快來！我得手了」，老鏢頭屠金榜在從窗外看得清清楚楚，從後屋面翻過來，闖進屋中，這屠耐貞是一身血跡，也要橫刀自刎，一進屋就伸手把她腕子抓住道：「好孩子，大仇已報，官兵已然剿山，你還不跟老爹走麼？」屠耐貞淚流滿面的道：「爹爹你不用就心，我一定要跟爹爹回去的。」說到這句，驚訝的哦了一聲道：「爹爹你聽，淫賊的氣還沒斷，好！我正要他別這麼痛快死了，太便宜他了。」老鏢頭屠金榜道：「耐貞，算

了吧，他不會活了，事已緊急，在此就擱下去，我們爺兒兩個可就走不脫了，事到今日，我們若落在官人手內，只怕是百口難辯，既或是把我們洗刷出來，好孩子，難道你不爲老爹爹稍留臉面麼。」屠耐貞此時面色鐵青，見老爹爹也面色慘白，明白他的心意，他不願意把這件事張揚在外人的面前，把他一生的臉面完全斷送在這個現世的女兒之手，何況他爲了女兒還擔着個刼牢犯獄的罪名，自己也太對不起他了，不過事情逼迫到這步田地，也實沒有兩全的辦法，唯有狠着心腸不顧一切，咬牙切齒的說道：「爹爹，你放心，咱們走的了，你容我再和他說幾句話，說到這兒，不顧一切，轉身進了屋中，只見那飛天虎張璧，竟自倒在血泊中，不住的呻吟着，屠耐貞把桌上的臘台端起，到了張璧的面前，用燈影向他臉上幌了一下，却連連招呼：「張璧，張璧。」這時飛天虎張璧真個倦眼微睜，他已看到了屠耐貞，口角一咧，似乎還要說話，可是已經沒有那種氣力了，屠耐貞却厲聲說道：「張璧，你這淫徒，不顧傷天害理，爲了你一人的獸慾，竟忍心殺害我全家，把我霸佔在你手中，你也是綠林道一個成名的好漢，你也懂得天理的循環報應，你這麼殘毒忍惡，你就忘了有今日了，我屠耐貞忍辱偷生，瞎了你的狗眼，真把我當作水性楊花的婦人，甘心順從你這萬惡淫賊，你可知屠耐貞出身善良人家的女兒，我爹爹屠金榜，是鏢行中成名的人物，我焉能就那麼下流，我苟活了這些日，正是等待我那忘恩負義無恥的丈夫，我不見他一面，至死不能瞑

目，張嬖，屠家的姑奶奶今夜算是把事情全作到了，我那萬惡的丈夫，羞憤自殺，我更能手戮了你這賊子，若叫國法處置了你，屠耐貞就白現這回世了，張嬖，現在趁着你這口氣沒斷，我要告訴你，要叫你受到一刀之苦，那也未免太便宜了你，我還要找你要一點東西，並且要明白的說與你，也叫你明白明白，人世上這麼任意作惡，傷天害理，貪淫好色，臨死時要給你個好好的結果，我公婆全是一生忠厚的老實人，養了這個不孝兒子，娶了我這禍水的兒媳，把他們的命送掉，我那小姑子更是清白的女兒，也死在你們這般羽黨之手，我親生的女兒，已被我殺戮，他們冤魂不散，我要用你這份狼心狗肺祭奠，他們死去的冤魂，張嬖你聽兒了沒有，「飛天虎張嬖雖則這口氣沒斷，但是也不過是遲延時間而已，他的身軀倒在床角下，此時却掙扎着，似乎說出一個「好」字，更努着最後的力量，向屠耐貞點點頭，那老鏢頭屠金榜不住的向門外探望着，恨不得立時逃開這裏，因為這時形勢越發不好了，在堂屋中跺着腳，招呼道：「耐貞，你可真把我急死了，老爹爹這條命非送在你手中不可，屠耐貞此時聽到爹爹的招呼，耳中也更聽到四外的殺聲，她也明知道就讓此時真想逃走，也不容易出這五丈嶺了，何況他安心是不想走，雖則對於老爹爹這樣辦，問心有愧，太對不起他，可是想到對的起他，又該如何，所以屠金榜那麼着急的招呼，屠耐貞却假裝沒聽見，把蠟台往桌上一放，一伸手把飛天虎張嬖胸前的衣服抓住，嘩的一聲，完全扯開，胸口敞露，屠耐

貞却用這把手叉子，照定了飛天虎張璧的心窩上扎進去，這才聽到張璧最後一聲慘嚎，屠耐貞腕子往下一坐，把張璧就算閉了賬，堂屋中老鏢頭屠金榜却嘆息一聲道：「完了」，砰的一聲，把外面的門關閉，向裏間招呼道：「屠耐貞，你不想走也就不用了，老爹爹總算對得起你這女兒，我幹了一輩子鏢頭，臨完叫我落個賊黨二字，屠耐貞已然一身血跡的從屋中縱出來，一把抓住屠金榜道：「爹爹，你只管放心，女兒不能叫你背上賊黨二字，一切事自有我承當，跟着外面一陣脚步的聲音，竟有許多匪黨經這裏逃出去，官兵已然隨着追了進來，有人嚷着趕緊把這屋子包圍，看看裏面還窩藏着匪黨沒有，銅笛一陣陣的連響着，所有剿山的官兵，把這後山要緊的地方，算完全佔領，執着火把的官兵，已然把各處出路全把守住，這時屠耐貞把老爹爹屠金榜往旁一推，猛然把門開了，竄出屋去，高聲招呼道：「請你們帶兵的到這裏答話，關中五惡的飛天虎張璧，已被我擒獲了，四下裏官兵在火把光下，見從這屋中闖出一個滿身血跡的女人，全是一驚，可是在這匪巢中時時得隄除着匪黨的狡詐，這時弓箭刀槍四下裏先把屠耐貞包圍上，屠耐貞可把門擋住，不容他們往裏闖，這般官兵中因為他們帶兵全在前山，趕緊打發人前去報告，工夫不大，一對官銜燈引導着，一位守備到來，許多弁勇保護着，四面包圍的官兵，略往旁撤了撤，這位守備大人看了看屠耐貞，厲聲喝問道：「你是什麼人，為何一身血跡，一個女流，窩藏在匪巢中，不問可知，你是匪首們的眷



屬了。」屠耐貞抬頭看了看，絲毫沒有懼却畏縮的情形，向這位守備大人說道：「大人，民婦有滔天的冤枉，求大人把手下的眼線打發來，到屋中看一下，關中五惡最厲害的那個飛天虎張璧，已被我親手殺戮了，屋中還有我老爸爸，爲得救我未能逃出去，未奉大人的命令，不敢出來，求大人恩施格外，驗看明白了，屋中被殺的果是那飛天虎張璧，民婦再求大人昭雪我一身冤枉，這位守備大人見事出離奇，不過因爲他是一個女流，現在這五丈嶺匪巢已被挑了，匪首于震已經被擒，鄧七當場斃命，內中在逃的只有兩人，現在飛天虎張璧已死在這裏，匪黨們死傷逃亡，已然把五丈嶺肅清，不怕再生別的事來，遂嘴問：「你姓什麼，是那裏的人，你父親叫什麼名字，趕緊叫他出來。」屠耐貞答道：「民婦蔣屠氏，闔名耐貞，我老父屠金榜，保鏢爲業，因爲民婦被飛天虎張璧擄劫，我爹爹也聞信在今夜趕來，身入匪巢，想把民婦救出虎口，也是惡賊惡貫滿盈，正赶上大人們帶兵剿山，民婦趁機下手，把這惡賊殺死在屋內。」說到這兒却招呼了聲：「爹爹，你趕緊出來吧，匪黨已經被官兵斬殺盡淨，這止是我父女重見天日之時了。」屠金榜這才從屋中出來，跪在了屋門前，向守備大人叩頭，這位守備見屠金榜已經七十多歲的年紀，更兼這時赤手空拳，也不再疑心他，遂吩咐手下弁勇把被擒的匪黨提一名來，到屋中去查看，先有官兵進去把裏面搜尋一下，見飛天虎張璧死得十分慘，被擒的匪黨提到，守備大人令他認過死尸，果然是飛天虎張璧，更有

他所有的金銀細軟，打點好的包裹，全叫官兵扯到前面去，只是看到屠耐貞這種全身血跡，面色鐵青，這位守備是個很有經驗的人，雖則沒細問他一切情形，可看出是一個烈性的婦女，恐生意外的情形，遂用好言安慰着，叫他們父女要跟隨到大散關，因為關中五惡，案情太重，守備是奉命剿山，沒有權處理被擒的匪黨，以及被擄劫的良民，可是屠耐貞却在聽到守備大人這樣吩咐之下，他方才跪在這位大人的面前，叩頭說道：「民婦有一件事請求，望大人無論如何，多恩典民婦那種請求，我把全家遭遇，以及被擄劫的情形，詳細稟報與大人，不過求大人得答應難婦，我要把這匪賊的心肝取出來，在這五丈嶺把我一家慘死的人靈位供上，我用惡賊的心肝祭奠一番，叫屈死的冤魂，也知道我屠耐貞並不是甘心從賊，我是早具復仇之心，大人若不允許，我決不願再活着離開五丈嶺，大人你無論如何礙難，也得担当這件事，這位守備大人遂把屠耐貞帶到前面，叫他把被擄劫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隨着他口述，叫人把這些事全錄下來，聽得這位守備全有些不忍了，及至說到他丈夫蔣鵬飛，本來這件案子已經傳遍了大散關一帶，中郎驛所出的這件盜殺重案，始終還是懸案，想不到生死不明蔣家的兒媳，竟落到匪巢，不過蔣鵬飛是已經打上盜案的官司，賊獄脫逃，被人救去，屠耐貞此時可是一口咬定說是他實他自己設法逃出獄來，並沒有人去救他，守備大人見屠耐貞以死要求，他是一個被難的婦人，又不能當犯人看待，倘若他真個自殺，自己也不好交

待，遂答應了他的請求，屠耐貞親自叫官兵們給預了紙筆墨硯，把蔣守義，婆母蔣陳氏，小姑子慧珠，女兒鳳霞，全寫成了靈位，這時天光已亮，屠耐貞被官兵跟隨着，他却親自到後面把飛天虎張璧的心肝取出來，用布包裹着，他更指定了到後面片松林中，我到蔣鵬飛的尸身那裏去祭奠，這位守備認爲此次剿山，把歷年沒除的大害一夜之間給清除了，自己總算有功，所以對於屠耐貞一切的請求，盡力統權，心念中也爲是對於這種被難的人，多做一分好事。遂帶着手下的官兵，跟隨着他父女到後面松林內，守備大人看到那蔣鵬飛撞得腦漿迸裂，地上的血跡已變成黑色，那屠耐貞把所寫的靈位全擺在那兒，這匪巢中沒地方找那香燭供品，屠耐貞却把那血包袱打開，自己一擦衣裳，把那把手叉子拔出來，守備大人却厲聲喝他道：「蔣屠氏，我格外恩典你，你怎麼身藏凶器，竟不交出來。」屠耐貞俯身萬福道：「大人自管放心，民婦收藏着殺仇人的凶器還要用他一下，好祭奠亡魂，別無他意，回頭就交與大人。」說話間，用這手叉子把飛天虎張璧的心肝挑起，血跡淋漓向那紙牌上滴滴點點的洒着，却哭着招呼道：「公公婆婆，死去的妹妹，我那可愛的鳳霞，還有那狗彘不如的丈夫，今日叫你們看到了屠耐貞忍辱蒙羞，叫張璧這淫賊霸佔了多日，婆家娘家的臉面被我一人丟盡，不過我只等待的是有今日，居然把這淫賊親手殺戮，我把他心肝摘下來，陰魂有知，我總算是給蔣家報了這種大仇，只是對不過我這年邁爹爹，我這麼個不乾淨的女人，我再

沒有臉見人了，好在蔣家的後代沒絕，我慧娥妹妹帶着桂兒逃出手去，姓蔣的死的活的我全對的起來，只有害了我老爹爹一人。說到這兒，他猛然把手叉子扎着的心肝，往蔣鵬飛尸身上一甩，一反腕子，竟向自己心口上猛戮進去，跟着這把手叉子却甩出去，屠耐真的死尸往地上一倒，他胸頭所噴出來的血，全洒在那紙龕位上。屠金榜哎喲一聲，喊道：「好孩子，你可坑死了我。」一跺腳，一頭向樹上撞去，已被那守備一把把屠金榜抓住，老英雄急怒悲痛之下，暈絕過去，所以這官人們看到這情形，無不落淚，守備吩咐人趕緊把尸身遮蓋上，把屠金榜搭到前面去，自己不能捱待這種人事，更不忍叫尸體盡白暴露着，派人看守，連屠金榜也帶回大散關，稟明了鎮守大散關的提督，會合府縣，把舊案翻出，果然知道這姓蔣的一家慘死，這種烈婦復仇，雖是失身從賊，他的情形可憫，遂由官家把剿匪所得來那不義之財，把屠耐真從優殮葬，更樹起一幢碑來，在這大散關前，詳記屠耐真殺賊復仇的經過，屠金榜劫牢犯獄，縣衙中差役雖有知道的，全是憐念到老鏢頭是迫不得已，屠耐真忍辱殺仇，雖還肯再給他張揚劫牢犯獄的事，府縣官吏以善言開導，老鏢頭不要過事悲傷，蔣氏全家遇禍，逃走了慧珠姑娘，保全了桂兒，給蔣家留了一傑後，以老鏢頭孤苦無依之身，正可把愛女之心移到外孫兒身上，把慧珠姑娘也過繼在金鏢頭身旁，一舉兩得，府縣官一力這麼主張，曉以大義，還把慧珠和桂兒從殷家給我回來，官家更把抄山所得除了撫恤隔亡官兵之外

全贈與了屠老鏢頭，作爲撫養桂兒和慧珠出嫁之資，以慰屠耐貞魂於地下，老鏢頭遂帶着慧珠桂兒回轉長安，至今大散關那幢貞孃復仇碑尙存在着後人的憑吊。

（完）

鄭證因著：天南逸叟	二冊
鄭證因著：子母金梭	一冊
鄭證因著：大漠驚鴻	一冊
鄭證因著：五英雙豔	一冊
鄭證因著：巴山劍客	印刷中
鄭證因著：貞娘屠虎記	一冊
鄭證因著：鷹爪玉全書	不日出版
鄭證因著：武林俠踪	四冊
白羽著：俠隱傳技	一冊
白羽著：秘谷俠隱	一冊
王度廬著：鶴驚崑崙	二冊
王度廬著：寶劍金釵	二冊
王度廬著：劍氣珠光	印刷中
王度廬著：鐵騎銀瓶	印刷中
王度廬著：臥龍藏虎	印刷中
王度廬著：紫鳳鏢	二冊
王小厂著：俠骨柔情	二冊
徐春羽著：碧血驚鴻	已出七冊
徐春羽著：屠沽英雄	二冊

勵力出版社出版

~~~~~ 翻印必究 ~~~~~ 版權所有 ~~~~~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版

武俠  
長篇 貞娘屠虎記

全書一冊實價

著作者 鄭 證 因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發行者 劉 彙 臣

上海北京路 協和書局

上海山東中路 匯文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百新書局

上海山東中路 正氣書局

青島莘縣路 新明書報社

漢口洪益巷 青黎書局

北平楊梅竹斜街 新華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